

第 01 章

滕翼听罢，整个人呆若木，良久说不出话来。

面对善柔时，确是没有人不头痛，可是自她离开後，又没有人不苦苦牵挂着她。

她却在芳华正茂的时间惨遭不幸。

善柔是这时代罕有独立自主的女性，坚强而有勇气，只要她想做的事，不达目的誓不干休。

而她正是为自己的心愿而牺牲了！

项少龙双手捧脸，默默流下了英雄热泪，却没有哭出声来。

这时有手下要进来报告，给滕翼喝了出去，吩咐铁卫不许放任何人进来。

滕翼伸手拍着项少龙肩头，沉痛地道：「死者已矣，现在我们最重要是如何为她报仇！」

我的亲族等若死在田单手里，这两笔账一起和他算吧！」

当项少龙冷静了点，滕翼道：「你猜田单会否把这事告知吕不韦，又或直接向储君投诉，所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秦人势不能坐视田单被人袭杀。」项少龙悲戚地道：「不知是否善柔在天有灵，在我想到她自杀之时，脑筋忽地变得无比清晰，在刹那间想到了所有问题，才有此豪语。」

顿了顿续道：「秦人就算派兵护送田单离去，只是限於秦境，一出秦境，就是我们动手的良机。问题是我们先要弄清楚田单的实力，在秦境外有没有接应他的军队，这事只要我找龙阳君一问，立可尽悉详情。」

沉吟半晌後，叹道：「田单可说是自作孽独善其身，没有参加最近一次的合从。赵人固因上趟他密谋推翻孝成而对他恨之刻骨，韩人则因与赵国太后关系密切，不会对他特别优容。在这种种情况下，他只有取魏境或楚国两途，前者当然近多了，却不及楚境安全，若我猜得不错，他会偕同李园一齐离开，那麼我的安排就似乎应万无一失了。」

滕翼愕然道：「若他在秦境有秦人保护，楚境有楚人接应，我们那还有下手之机？」

项少龙露出一个冷酷的笑容，淡淡道：「为了善柔和二哥的深仇，我将不会不择手段去对付这恶人，首先我要设法把李园迫离咸阳，田单总不能未和吕不韦谈妥便匆匆溜走。」

滕翼皱眉道：「先不说你有甚麽方法迫走李园，你是如何知道吕不韦和田单尚未谈妥呢？」

项少龙道：「这只是一种直觉。一来昨晚宴会时两人仍不断交头接耳；又因他想借善柔威胁我去为他做事，凡此种种，均显示他仍有事未曾办妥。现在多想无益，让我们去分头行事，二哥负责查清楚田单身边有多少人，我则去找龙阳君和太子丹，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滕翼愕然道：「太子丹？」

项少龙道：「在咸阳城内，没有人比他更该关心田单的生死了，不找他找谁呢？」

再轻轻道：「派人告诉致致，今天我实在难以抽出任何时间了。」在这一刻，他下了决心永远都不把善柔的遇害告诉赵致。

龙阳君见项少龙来找他，喜出望外。把他引到行府幽静的东轩，听毕後为他很感难过，安慰了几句，知是於事无补，转入正题道：「齐国最近发生马瘟，我看他只是想你给他一、二千匹上等战马，以济燃眉之急吧！当然，他也有可能要你做些损害吕不韦的事；对吕不韦，他比对秦人更顾忌。只看吕不韦上场不到叁年，竟为秦人多取得叁个具有高度战略性的郡县，可知道吕不韦的厉害，若秦国变了吕家天下，谁都要饮恨收场。」

项少龙沉声道：「君上会否反对我杀死田单呢？」

龙阳君摇头道：「不但不会，高兴还来不及。你猜得对，田单将取道楚境返齐。有支一万人的军队，由他的心腹田荣率领，正在那里等他。你须在他们会合之前，发动袭击。除秦国外，对我们最大的威胁就是齐人，若可除去田单，叁晋无人不额手称庆。上趟独他不加入合从军，早惹起公愤，他分明是想坐收渔人之利。」

旋又叹道：「只恨我们现在的兵力都集中防守魏秦边境，实难抽调人手助你，大王更未必答应。不过我可使人侦查楚境齐军和楚人的虚实，保证准确妥当。」

项少龙感激道：「这帮我很大的忙了。我有把握凭自己手上的力量教他死无葬身之地，不知田单今次来了多少人？」

龙阳君道：「在城内约有叁百许人，城外驻有一支齐国骑兵，人数在千人之间，是齐军的精锐，若加上李园的人，总兵力将超过叁千人。少龙万勿轻敌，尤其你只能在他们离开秦境始能动手，一个不好，就要给田单反噬一口。」

项少龙道：「我当然知道田单的厉害，但我也有些能耐是他梦想难及的。」龙阳君怎知他指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战术和技术。还以为他有足够实力，顺口道：「少龙你有王命在身，怎可随便溜开几个月呢？」

这又是难以解释的事，难道告诉他自己和储君关系特别吗？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我会有办法的。」

商量了联络的方法後，项少龙告辞离去，把疾风和铁卫留在龙阳君处，徒步走往隔

太子丹寄住的行府，向门卫报上官衔名字，不到片刻功夫，太子丹在几名从人簇拥下，亲身出迎。

项少龙暂时搁下徐夷乱两次偷袭他的恩怨，施礼道：「丹太子你好，请恕项少龙迟来问候之罪。」

见到他不由想起了荆轲。

若没有刺秦一事，恐怕自己不会知道有太子丹这麽一号人物。

风度绝佳的太子丹欣然施礼，道：「项将军乃名震宇内的人物，燕丹早有拜会之心，只恐将军新拜要职，事务繁忙，才拟苦待至田猎之後，始登门造访，将军现在来了，燕丹只有倒屣相迎。」

抢前拉着他的手，压低声音道：「说句真心话，燕丹对纪才女花归项府，实在妒忌得要命。」

言罢哈哈大笑起来。

项少龙陪他大笑，心中有点明白，为何荆轲会甘心为他卖命了。

能名垂千古的人物，均非简单的人。

太子丹又把身旁诸人介绍他认识。

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叁个人。第一个是大夫冷亭，此君年在四十许间，

样貌清隽，一对长目闪动着智慧的光芒，身量高颀，只比项少龙矮上两寸许，手足特长，予人静如处子，动若脱兔的感觉，应是文武兼资的人物。

接着是大将徐夷则，只听名字，当是徐夷乱的兄弟，叁十来岁，五短身材，但头颅特大，骨骼粗横，是擅於徒手搏击者最顾忌的那种体型。兼之气度沉凝，使人不敢对他稍生轻忽之心。

另一个则是像太子丹般风度翩翩公子哥儿模样的尤之，介绍时燕丹尊之为先生，此人只比太子丹大上两叁岁，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给人极佳的印象。但项少龙却看穿他是太子丹的首席智囊。

客气话後，太子丹把他引进大厅内。

分宾主坐下後，两名质素还胜吕不韦送出的燕国歌姬的美女，到来侍候各人，奉上香茗。

随燕丹陪坐厅内的除刚才叁人外，还有燕闾和燕军这两个应属燕国王族的将军，侍从都撤往厅外。

项少龙呷了一口热茶後，开门见山道：「小将想和太子说几句密话。」

太子丹微感愕然，挥退了两名美女後，诚恳地道：「这些都是燕丹绝对信任的人，项将军无论说的是甚麽事，都可以放心。」

项少龙心中再赞太子丹用人勿疑的态度。在六对眼睛注视下，若无其事道：「我想杀死田单！」

太子丹等无不骇然一震，目瞪口呆。只有尤之仍是那从容自若的态度。

项少龙盯着太子丹，细察他的反应。

太子丹眼中射出锐利的光芒，与他对视了一会後，惊魂甫定地道：「将军有此意不足为奇，只是为何要特别来告诉我。」

项少龙虎目环扫众人，缓缓道：「在解释之前，先让我项少龙把太子两次派徐夷乱偷袭小将的事一笔勾销，俾可衷诚合作，不须互相隐瞒。」

这几句话更如石破天惊，连六人中最冷静的尤之亦禁不住露出震骇神情，其他人更不用说了。

到此刻太子丹等当然知道董匡和项少龙二而为一，是同一个人了。

双方间笼罩着一种奇异的气氛。

好一会後，燕丹一声长叹，站了起来一揖道：「项兄请勿怪燕丹，为了敝国，燕丹做了很多违心之事。」

项少龙慌忙起身还礼，心庆没有挑错了人。假若太子丹矢口否认，他以後都不用理这个人了。

两人坐下後，气氛已大是不同。

冷亭眼中闪过欣赏之色，点头道：「到这刻我才明白，为何将军能纵横赵魏，在秦又能与吕不韦分庭抗礼了。」

尤之淡然道：「项将军知否要杀田单，实乃难比登天的事，且将军身为秦将，此事不无顾忌。」

项少龙知道他在试探自己的底细，若他只是想借燕人之手去除掉田单，自己则躲在背後，自然会教这六个人看不起他。

说到底这仍是一宗交易，事成与否完全关乎利益的大少。

项少龙微笑道：「现在李园和田单狼狈为奸，前者通过乃妹李嫣嫣，生下王储，若孝烈归天，李园这新

之人，不得不借助齐人之力，对付在楚国根深蒂固的春申君；田单则要借助李园之力，拖着叁晋，好让他能向

邦拓展势力。故要对付田单，不得不把李园计算在内。至於秦国军方，除吕不韦外，我均有妙法疏通，各位可以放心。」

太子丹吁出一口长气道：「到现在燕丹才亲身体会到项兄的厉害，对各国形势洞察无遗。我不再说多馀话，请问项兄如何解决楚人的问题。要知田单若与李园同行，实力大增，到楚境时又有双方大军接应，可说是无懈可击，我们纵有此心，恐怕亦难达致目的。」

项少龙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意，从容自若道：「李园的事，包在小将身上，我会教他在田猎之前，离秦返楚，破去两人联阵之势，李园乃天性自私的人，自顾不暇时，那还有空去理会自己的拍档。」

各人听得一头雾水。

徐夷则忍不住道：「项将军有甚麽锦囊妙计呢？」

项少龙油然道：「请恕我卖个关子，不过此事在这两天内将可见分晓，若我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到，也无颜来见诸位了。」

太子丹断然道：「好！不愧是项少龙，假若李园果然於田猎前溜回楚国，我们便

手合作，使田单这狗贼永远都回不了齐境。」

项少龙早知这结果。

燕齐相煎，一向水火不容，互谋对方土地，加上燕人曾入侵齐国，被田单所破，致功败垂成，自对田单恨之入骨，若有除去田单的机会，那肯放过。

对他们来说，最顾忌的就是李园。

若把李园一并杀死，等若同时开罪了齐楚两个都比燕人强大的国家，可不是说着玩的一回事。

现在若少了对楚人这顾虑，事後又可把责任全推在项少龙身上，此事何乐而不为。

项少龙与太子丹握手立誓後，匆匆赶往找鹿公，推行下一步的大计。

自出使归来後，他还是如此积极的去办一件事。

至此他才明白自己是如何深爱着善柔。

项少龙沉声道：「我要杀死田单。」

鹿公吓了一跳，骇然道：「你说甚麽？」

这已是项少龙今天第五次说要杀死田单。第一次是当着田单本人说，接着是对滕翼、龙阳君、太子丹，现在则在鹿公的内轩向这秦国军方第一把交椅的上将军说出来。

如此明目张胆去杀一个像田单这种名震天下的人物，若非绝後，也应是空前了。

项少龙以充满信心和说服力的语调道：「这是唯一破去秦廷变成吕家天下的手段。」

鹿公大惑不解道：「这与田单有甚麽关系呢？」

项少龙淡淡道：「东方诸国最近一趟合从攻我大秦，为何独缺齐国呢？」鹿公露出思索的神色，好一会後才道：「少龙是否指吕不韦和田单两人互相勾结？」

项少龙胸有成竹道：「以前吕不韦最怕是没军功。现在先後建立东方叁郡，功勋盖天，阵脚已稳，又受到五国联军的深刻教训，故眼前要务，再非往东征伐，而是要巩固在我大秦的势力，郑国渠的事只是他朝这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鹿公闻言动容。

这两天他曾多次在徐先和王等军方将领前发牢骚，大骂吕不韦居心叵测，为建渠之事如此劳民伤财，损耗国力，阻延统一大业。

项少龙知他意动，鼓其如簧之舌道：「所以现在吕不韦连楚结齐，孤立叁晋和燕人，为的就是由外转内，专心在国内建立他的势力，如若成功，那时我大秦将会落入异国外姓人手里了。」

这一番说话，没有比最后一句更能对鹿公这大秦主义者造成更大的震撼了。鹿公沉吟半晌后，抬起头来，双目精芒闪动，一瞬不瞬地瞪着铜铃巨目看着项少龙，沉声道：「在谈此事前，我想先要少龙你解开我一个心结，为何你那么有把握认为政储君非是吕不韦的野种呢？」

项少龙心中暗喜，知道鹿公被自己打动了，所以才要在此刻弄清楚这问题，方可以决定是否继续谈下去。

坦诚地望着他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对此事亦有怀疑，故在吕不韦的心腹肖月漂临终前问起此事，他誓言政储君千真万确是先王骨肉，在那段成孕的日子里，姬后只侍候先王一人。」

鹿公皱眉道：「我知肖月潭是谁，他应是知情者之一，只是他既为吕不韦心腹，至死为他瞒着真相，乃毫不稀奇的事。」

项少龙两眼一红，凄然道：「肖月潭临死前不但不是吕不韦的心腹，还恨他入骨，因为害死他的人正是吕不韦。」

鹿公并没有多大震骇的神情，探出一手，抓着项少龙的肩头，紧张地道：「这事你有否人证物证？」

项少龙悲愤摇头。

鹿公放开了他，颓然道：「我们曾对此事作过深入调查，可是由於活着返来的对此事均一无所知，屈斗祁和他的人则不知所钟，所以虽是疑点重重，我们仍奈何不了吕不韦。不过只看你回来后立即退隐牧场，便知不妥。」

叹了一口气后续道：「我深信少龙之言不假，看来再不须滴血认亲了。」

项少龙坚决地摇头道：「不！此事必须照计划进行，只有这样，才可肯定储君乃先王的骨肉。」

鹿公深深地看着他道：「我喜欢少龙这种态度。昨天杜壁来找我，说你在先王临终前，曾在他耳旁说了一句话，先王就去了，当时少龙说的是甚麽呢？」

项少龙心知肚明杜壁是由秀丽夫人处得知此事，毫不犹豫道：「我告诉先王，假若他是被人害死的，我就算赴汤蹈火，亦要为他报仇。」

原本的话当然不是这样，项少龙故意扭曲少许，避了吕不韦的名字，又变成了只是「假设」。

鹿公霍地立起，两眼射出凌厉的光芒，跺足仰天一阵悲啸，歇下来时暴喝道：「好！少龙，你须我鹿公如何助你。」

项少龙忙陪他站起来，恭敬地道：「吕不韦现在权势大增，为了避免内乱，首先要破他勾引外人的阴谋，若能杀死田单，不但对我大秦统一天下大大有利，还可迫使吕不韦穷於应付外患，以保东方叁郡，那时我们就可逐步削除他在国内的势力了。」

鹿公显然心中愤然，抓着项少龙的手臂，来到后花园里，紧绷着老脸，咬牙切齿道：「我们何不召来大军，直接攻入吕不韦的老巢，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呢？只要储君点头，我可轻易办到此事。」

项少龙低声道：「千万不可，现在吕不韦颇得人心，若漏出风声，给他先发制人，就大事不妙，说不定储君太后都给害了。其次即管成功了，成虫乔和高陵君两系人马必乘势争夺王位，秦室若陷此局，再加东南六国煽风点火，大秦说不定分崩离析，叁家分晋，正是可的前车。」

鹿公容色数变後，有点软弱地按在项少龙肩头上，低声道：「说吧！要我怎样助你呢？」

项少龙涌起狂喜，知道鹿公这麼的点了点头，田单至少有半条命落入了自己的掌握之内。

第 02 章

离开上将军府，项少龙马不停蹄，幸好琴清府在同一条的王宫御只二十多座王侯将相的府第。

此时由於不想那麼惹人注目，铁卫们早被他遣回都骑卫所，疾风也随之回去。

为了方便走路，他脱下了笨重的战甲，改穿一般的武士服，不过由於他体型异於常人，说不惹人注目只是伪话，但在心理上总安心一点。

此时太阳逐渐往西山落下去，道上行人车马疏落，项少龙想起善柔，不由涌起凄凉悲痛！

只有不断地去为她的大仇努力奔走布置，始能舒缓心中的悲郁苦楚。

蹄声骤响。

一队十多骑，由前方疾驰而至。

项少龙警觉性极高，定睛一看，立时愕然。

原来竟是一队全女班的骑士，五颜六色、争妍斗丽的武士服，把这批美娘子衬得像一团彩云，由长街远处飘了过来。

她们像在比拚车速骑术，逢车过车，遇骑过骑，瞬眼间来至近前。

项少龙想起昌平君说起以乃妹嬴盈为首的女儿军，禁不住好奇心，用神打量。

一马当先的是位身穿黄白色夹杂武士服的少女，生得美赛天仙，比之吕娘蓉亦毫不逊色。策马疾驰，更尽显她的青春和活力。

她有一对赵致般的长腿，娇美处可与乌廷芳争一日之短长，肤色雪白晶莹有如纪嫣然。

腰身纤幼美好，但胸脯胀鼓丰腴，非常诱人，活色生香，是拥有魔鬼身材的美丽天使。

项少龙不由心中喝采。

随行的女儿军队员，比起她来逊色多了。

最特别处是她秀美的俏容常挂着一丝既骄傲又自得的笑意，像是世上所有男人，只配给她作踏脚的马蹬，引人之极。不过街上的男人看到她，都纷纷垂下目光，不敢行注目之礼。

项少龙差不多可肯定这使人瞩目的美女便是嬴盈时，她也看到了他，一对亮如夜空星辰的点漆美眸，立时亮了起来。

项少龙吓得垂下头去，避开她的眼光。

嬴盈一声娇叱，整队十五人的女儿军如响斯应，一起勒马停定，整齐一致，比训练有素的军队不遑多让。

项少龙心知不妙，低头疾走，同时颇感茫然。

难到这批女儿军恶至随街挑选像样的男人寻乐吗？

这想法仍在脑海中盘旋时，风声响起，羸盈的马鞭在头上旋了一圈，在蓄满力道时，照着他的厚背挥打过来。

项少龙心中大怒。

这刁蛮女真是太过霸道，自己与她不但无怨无仇，还互不相识，竟见人便打。

听准鞭势，反手一抓，鞭端落在手上。

若对方是男子，他会用力反拉，让对方翻跌马下，当场出丑。但对方是如此娇美动人的青春玉女，怜香惜玉之心使他手下留情。

羸盈娇呼一声，用力回扯。

项少龙转过身来，用力相抵。这美娇娃的力道可不赖，马鞭挺得笔直时，两人打了个照面，目光交击，相隔只有六尺，是马鞭加上两条手臂的长度。

街上行人纷纷避难似的逃开去。

那批女儿军娇叱声中，散开了扇形围了上来，把项少龙迫在墙角处。

羸盈嘴角露出一丝满足的甜美笑容，另手一抽马，战马如臂使指，往後退去。

项少龙心中暗赞，放开鞭梢。

「铿锵」声中，众女同时拔剑，在马背上遥指项少龙，娇呼叱骂，其中竟夹杂了几声「狗杂种」「你的娘」那类只有市井之徒才说的粗话。

项少龙大感头痛，才知遇上了古时代的「飞女党」。

羸盈收回马鞭，大感得意，又冲前少许，向众女喝道：「想杀人吗？快把剑收起来！」

项少龙和众女同时大惑不解，後者们听话得很，长剑回到鞘内去。

羸盈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道：「果然了得！好家伙！乖乖的随本姑娘来，让我试试你的剑法。」

项少龙愕然道：「姑娘知我是谁吗？」

羸盈不耐烦地道：「你又没有告诉我，谁知道你是那里来的不识抬举的狂妄之徒？」

众女这时看清了他的英伟模样，见他傻楞楞的样子，敌意大减，开始对他评头品足。

项少龙听她口气，似是曾与自己有点瓜葛，可是遍搜枯肠，却想不起任何事，歉然道：「对不起，在下身有要事，请恕不能奉陪。」

羸盈不屑地翘起可爱骄傲、棱角分明的小嘴，冷笑道：「敬酒不吃吃罚酒，人来！给我把他拿下！」

项少龙对着这刁蛮女，哭笑不得时，众女儿军已奉命出手，其中两女挥手一扬，两张捕兽网当头罩下，其他诸女剑再出鞘，迫了过来。

远处虽有围观的人，不过可能平时领教惯这些刁蛮女的霸道手段，又不清楚项少龙是谁，没人敢干涉。

项少龙哈哈一笑，滚倒地上，恰恰在网沿外逸去，来到羸盈的战马蹄前。战马受惊下跳起前蹄，眼看再踏下时要蹬在项少龙身上，项少龙一个前翻，到了马侧处。

羸盈反应神速，手中马鞭没头没脑的往项少龙抽下来。

项少龙大喝一声，弹了起来，移到马尾处，避过鞭抽。

岂知赢盈穿上长靴的美腿由马蹬处脱了出来，往後一伸，撑往项少龙胸口处。

项少龙那想得到她如此了得，一时轻敌下，勉强侧退少许，但左肩已给她的靴底擦过，留下了一小片污渍。

其他女儿军大为兴奋，呼啸追来。

项少龙见势不妙，抢过车道，挤入了对面正四散「逃命」的看热闹人群中，由一条横巷趁「兵荒马乱」之际溜走了。

到了琴清的府第时，项少龙仍有啼笑皆非的感觉，开始有点明白昌平君两兄弟的感受。

管家方叔来到厅中，把他领往内轩去。

琴清和纪嫣然两人正在厅中抚琴弄箫，乐也融融。

乌廷芳、赵致、田贞田凤等和琴府的十多个婢女，则聚在轩外的大花园里，在夕阳的馀晖下，轮流抱着已懂走上几步的项宝儿千秋，不时传来欢乐的笑声。

只恨项少龙想到的却是善柔，眼前欢乐的情景，适足使他更添创痛。

他先到园里与乌廷芳和赵致打了个招呼，抱着项宝儿了几下千秋，才回到轩内，迳自坐到两女同一席上，只隔了张长几，免去了一切礼数。

琴清欣然道：「宝儿玩了整天，不肯睡午觉，真奇怪他撑得住。」

项少龙凝望着窗外的夕照，听诸女逗玩宝儿的娇笑声，有感而发道：「孩童的想像力最是丰富，甚麽东西落到他们眼里，都通过想像把它们转化成多采多姿、妙境无穷的事物。所以在我们大人看来平平无奇的东西，他们都可乐而不疲。只恨日後长大了，想像会被残酷的现实代替，那或者就是认识到现实必须付出的代价了。」

两女对望一眼，均被他这番发人深省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一时说不出话来。项少龙收回目光，移到两女处，立时看呆了眼。

她们宛若两朵争妍斗丽的鲜花，谁都不能压倒对方。

纪嫣然娇艳，与琴清的雅秀，确是人间极品。

琴清俏脸微红，垂下螭首，轻柔温婉地道：「项先生终找到时间来探看妻儿了吗？」话完後才知出了语病，玉脸更红了。

纪嫣然向项少龙使了个暧昧的眼色，低声道：「项郎为何满怀感触呢？」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

琴清识趣的借口溜出了花园，让他们说话。

项少龙沉声道：「还记得春申君写给赵穆的那封信吗？你能否着你的家将照笔法弄一封出来呢？」

纪嫣然道：「这个没有问题，他们中有此能手，但内容写甚麽呢？」

项少龙道：「那是春申君给李园的密函，通知他楚王病危，着他立即赶返楚都，但却千万要瞒着秦人，以免秦人知道楚政不稳，其他词语，由你斟酌吧！」

纪嫣然愕然道：「发生了甚麽事？」

项少龙的热泪不受控制的涌出眼角，沉痛地道：「善柔死了！」

小盘在寝宫接见他，挥退宫娥内侍後，讶道：「发生了甚麽事？」

项少龙把对鹿公说的那一套搬了出来，特别强调吕不韦勾结齐楚的害处。

小盘沉吟半晌，皱眉道：「可是远交近攻的政策，一向是我大秦的国策，

吕不韦只是循着这条路线发展，理应没有不妥当的地方。」

项少龙这时清楚体会到小盘再不是个任人摆布的孩子，点头道：「储君说得不错，但问题是吕不韦另有居心，若让他稳住了国外的形势，他便可以专心国内，诛除异己，若有一天鹿公、徐先等大臣都给他害死，那时我们还凭甚麽和他斗争呢？」

小盘一震道：「最怕师傅都给他害死了。」

项少龙倒没想过自己。

虽说他要杀死田单，主要因善柔而起。但他对吕不韦的怀疑，却非是无所放矢。

试过五国合从军迫关之祸後，吕不韦调整了他的策略，转而谋求巩固在国内的势力。

庄襄王对他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反成为障碍，这无情无义的人便下毒手把他除去，好扶植以为是亲生子的小盘。

现在他须要的是喘一口气的时间。

若与东方六国仍处在交战的状态，他绝不敢动摇秦国军方的根本，例如撤换大批将领，改为起用无论声望或资历经验全部欠奉的自己人。

可是若能稳住东方六国，只要有几年时间，他便可培植出心中理想的人选，在文武两方面都把秦国控制在手内。那时他就算要把秦国变作吕家的天下，亦非没有可能的事。

而对东方六国，叁晋由於有切肤之痛，吕不韦不论用那种怀柔手段，均不会生效。所以他索性置诸不理，只联齐结楚，订立以例如燕归齐、魏归楚，而赵韩归秦一类的密约，那他就可放心对付国内所有反对势力了。

经过一番解说，小盘终幡然大悟。

由此可看出，项少龙和小盘的关系已不同了。

换了以前，无论项少龙说甚麽，小盘只有听命的份儿。现在他开始会由自己以君主的角度，去考虑和决定。

他愈来愈像历史上的「秦始皇」了。项少龙赶到昌平君兄弟的将军府，比约定时间迟了半个时辰，不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他现在的心情下，能来赴约已是对他们兄弟相当不错了。

他抱着丑妇必须见赢盈的心情，带着肩膀那点许她靴底留下的污渍，在下人引领下，举步进入正举行晚宴的大厅，立时吓了一跳。

那非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厅内左右两旁的十席里，只有昌平君、昌文君和安谷奚叁个男人，其他是清一色的女将。

门卫宣布「都骑统领项少龙到」时，原本吵得像把墟市搬了来的大厅，立时静得落针可闻。

昌平君跳了起来，迎出大门，先把项少龙扯了出去，愁眉不展道：「我也想不到舍妹竟召来了大批女儿军，把其他的客人都吓得逃命去了，只有小安还算老友。唉！若非他是今天的主宾，恐怕也溜掉了。幸好你今晚来了，否则唉！来！进去再说。」

今次轮到项少龙一把扯着他，吁出一口凉气道：「她们来干甚麽？」

昌平君道：「还不是要见你这红人。」

项少龙嗫嚅道：「她们是谁？」

昌平君低声道：「都是未出嫁的闺女，没有一个年纪超过十八岁的，最厉害的就是舍妹赢盈和鹿公的宝贝孙女鹿丹儿。若不能教她们满意，今晚你

休想脱身。」

项少龙正想问怎样才能教她们满意时，赢盈娇甜的声音在昌平君身後响起道：「大哥啊！你不是想教项统领临阵逃走吧？」

她的视线被昌平君挡着，一时间看不清楚项少龙模样，说完这句话後，才与项少龙打了个照面，一对美目立时亮了起来，娇叱道：「原来是你！」

项少龙微笑道：「不就是小将吗？」

昌平君讶道：「你们认识的吗？」

赢盈跺足道：「他就是那个在市集出手抱不平，後來又不肯留步一见的可恶家伙了。」

项少龙这才恍然。

那天来请他去见主人的家将，口中的小姐原来就是这刁蛮贵女，尚幸没有见到自己和图先在一起，否则可要糟透了。难怪今天一见自己即动手拿人。

昌平君倒没有怀疑，笑道：「那好极了，舍妹回来後，虽恼你不肯见她，可是……」

赢盈起蛮腰，大怒道：「你敢再说下去！」

昌平君吓了一跳，陪笑道：「不说便不说。来！我们进去喝杯酒，以前的事，全是误会。」

赢盈雀跃道：「快来！」喜孜孜的在前领路。

项少龙看着她美丽的背影，特别是这时代罕有的修长玉腿，禁不住有点意乱情迷。

忽然间，他再不感到要应付这批女儿军是件苦差事。

在某一程度上，他有点怕回到家里，见到任何与善柔有关的人和事。

自知道善柔凶多吉少後，他不住找事情来做，就是要麻醉自己，以最刺激的方式来令自己没情去痛苦。

直至善柔死了，他才知道她在他心中占了多麼重要的一个席位。

那是赵倩之死後，对他最严重的打击！

第 03 章 女儿兵团

在近百位少女注目礼的迎接下，项少龙与昌平君随在赢盈粉背之後，进入大厅里。

项少龙那堪称是当代最完美的体型，一身素淡洒逸的武士服，偏是肩头处有小片碍眼的污渍，右手握在剑柄上，左手随意在另一旁摆动著，就像是首席模特儿正步过天桥，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今天有份对他动粗的，见到原来他就是打动了咸阳城所有女性芳心的项少龙，都看呆了眼。

赢盈迳自往自己的席位走去，与她同席的绝色美女，不待她回席便奔了出来，拉著她边耳语，边归席。

项少龙与昌平君，先来到昌文君、安谷奚摆满酒食的长几前，昌平君叹道：「少龙终於来了，总算我们这两个做哥哥的，可以交差了。」

昌文君失望地道：「少龙为何不带纪才女来给我们一开眼界，大兄又说

曾提醒过你了。」

安谷奚失笑道：「少龙！现在你该知这两个家伙的烦厌了，幸好小弟远行在即，忍受他两兄弟的责任，惟有卸在项兄的肩头上了，真是万二分的抱歉。」

项少龙纵有千般烦恼，万种伤心，在这充盈著火热青春的地方，面对著眼前这三位相识未久，但已弥漫著真诚味儿的朋友，听著後方有若捣破了蜂巢的嗡嗡少女耳语声，整天绷紧著的神经，倏地放松下来，随手抓起个酒杯时，後面传来赢盈的娇笑道：「千万别喝酒！否则项统领输了时，会硬不认账了。」

项少龙愕然凝住，拿著酒，转过身去，大惑不解道：「喝酒和输赢有何关系？」

大厅静了下来。

赢盈和与她同席的美丽少女，并肩来到项少龙身前，一副挑衅惹事的刁蛮样儿。

安谷奚在後面叹道：「少龙现在该知道这群丫头的厉害了，若她们明刀明枪的来，胜败分明，要宰要抢，小弟认命。偏是这麼多古灵精怪的主意，教人防不胜防。」

那美丽的少女杏目一瞪，接著又笑靥如花，嘴角挂著一丝得意洋洋的表情，淡淡道：「刚升了官发了财的安将军啊！我们本来也算你在咸阳城算是个人物！哼！从少到大都是那样，输了便赖账，项统领才不会学你那样，连接受评选的勇气都欠缺。」

项少龙别回头去，与安谷奚对视无奈苦笑时，昌平君凑到他耳旁低声道：「她们自封为内王廷，举凡外王廷，嘿！即不是她们闹著玩的那个王廷封出来的将军，都须经她们作二度评选，以决定是否有那个资格。」

赢盈不耐烦地道：「少说废话，项少龙你快出来和丹儿比拚谁好酒量。」说到「丹儿」时，神气地翘起拇指，朝身旁的美少女指点著。

项少龙的眼睛不由落到鹿丹儿的俏脸上，首次凝神打量这鹿公的刁蛮孙女儿。

鹿丹儿亦起眼睛对他行注目礼，嘴角笑吟吟的，美目则闪著兴奋、爱闹和骄傲的神色。

不过她确生得很美，年纪绝不超过十六岁，在这时代来说，刚到了出嫁的年龄，可是只要看到她野在骨子里的厉害样儿，少点斤的丈夫恐怕难制得住她。

比起赢盈，她矮了小半个头，可是身段均匀，腰肢因大量运动的关系，没有半点多余脂肪，见到他的男人若不涌起搂上手温存一下的冲动，就不是正常的了。

她和赢盈都是浑身青春火热、活力无限、皮肤吹弹得破，白里透出娇艳健康的酡红，诱人至极。

比下赢盈稍胜秀气，她却多了一份艳媚。

看戏看全套，项少龙惯性地目光下移，落在她傲然耸挺的酥胸上。

正暗赞「秦女丰隆」时，鹿丹儿粉脸微红，垂下了目光。

安谷奚正筹谋反击之法，见状大笑道：「哈！丹儿害羞脸红了，这真是咸阳最罕有的异事。」

赢盈愕然往身旁的拍档望去，跺足嗔道：「丹儿！」

鹿丹儿狠狠瞪了令她失态的项少龙一眼，昂然道：「谁脸红？只是天气太热吧！拿酒来！」

项少龙这时已摸清楚这批女儿军，只是咸阳城爱玩闹事，来自各王族大臣的贵女团，由於她们身分均非同小可，又被宠纵惯了，故能「横行无忌」，弄致人人头痛。

当下拥出了十多个嘻嘻哈哈的女孩子军，搬来长几酒坛，准备战场。

安谷奚来到项少龙旁，笑道：「你的酒量如何？这妮子的酒量可不是说著玩的。」

项少龙奇道：「为甚麽要斗酒呢？」

赢盈踏前两步，兴奋地道：「凡你们男人自以为胜过我们女子的，我们都要和你拚个高低，明白了没有？」

安谷奚发出一连串嘲弄的「啐啐」声，晒道：「神气甚麽？不过是想灌醉项统领後，再趁他醉时迫他比试，胜了便可到处宣扬了，这种诡计，我安谷奚大把的有得出卖。」

鹿丹儿正心嗔安谷奚揭破了她失态的事，以令人恨得牙痒痒的揶揄神态笑嘻嘻道：「败军之将，何足言勇？那趟射箭比输了，不怪自己学艺不精，只懂赖在别人身上，真没有出息。」

安谷奚向项少龙苦笑道：「现在你该明白了。」

项少龙惟有以苦笑回报。

赢盈威风凛凛地指挥道：「除比试者外，其他人全给回席。」带头领著手下女儿兵们，返回席位去。

昌平君在项少龙耳旁道：「好自为之了！」与昌文君和安谷奚返席去也。

鹿丹儿有点怕项少龙的眼光，坐了下来，取起放在她那方的酒道：「我们先喝掉一坛酒，然後到後园在月色下比箭术，快点啊！究竟你是否男人，扭扭拧拧的！」

女儿军那里立时爆出一阵哄笑，交头接耳，吵成一团。

项少龙摸摸肚皮，暗忖自己由今早到现在，没有吃过半点东西，空肚子喝酒乃是大忌，自己又非豪饮之人，比试下必败无疑，把心一横道：「女娃娃这麽没有耐性，只是这项，已输了给我。」故意狠狠盯了她胸脯一眼，往独占一席的赢盈走去，在她对面坐下，踞几大嚼起来。

赢盈蹙起黛眉道：「你饿了多少天哩？」

众女孩又是一阵震天娇笑。

项少龙懒得理会她，自顾自狼吞虎咽，同时心中奇怪，安谷奚乃好酒量的人，为何竟喝不过一个年轻女娃娃。

忽地灵机一触，想起二十一世纪的酒吧女郎，喝的都是混了水的酒，既可避免喝醉，又可多赚点钱。

想到这里，长身而起，回到「战场」处，在鹿丹儿对面坐了下来，顺手把身旁那酒坛拿起放到这刁蛮女身前几上，指了指她抱著的那坛道：「我喝你那酒，你喝我这！」

全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

鹿丹儿方寸大乱，娇嗔道：「那一坛都是一样，快给本小姐喝！」

安谷奚哈哈大笑跳了起来，捧腹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难怪我上趟竟比输了！」

鹿丹儿气得俏脸通红，怨怼地横了项少龙一眼，旋又「噗哧」娇笑，放

下坛子，溜了开去。

昌平君等一声欢呼，拥出来把项少龙这大英雄迎回席内，比打了场胜仗更兴高采烈。

众女全笑弯了腰，一点没有因被揭破奸谋感到羞愧。

赢盈与鹿丹儿一轮耳语後，走过来道：「这个算两下扯平吧！」

昌文君奇道：「明明是少龙赢了，怎来个两下扯平？」

赢盈不屑地道：「二哥有眼无珠，连统领肩上被本小姐的靴底印下的坭渍都看不到，怎麽不是两下扯平？要定胜负，还须重新比过。」

安谷奚奇道：「这是甚麽一回事！」

赢盈横蛮地道：「是好汉的就不准赖账，来！我们现在比力气。」

项少龙愕然道：「比力气！」

赢盈娇笑道：「当然甚麽都要比，看你们还敢否整天说『弱质女流』这类不自量力的气人话儿。」言罢返回己方去。

昌平君向项少龙道：「千万不要轻敌，男婆子天生蛮力，咸阳城没有多少人斗得赢她。」

这时项少龙看到对席走了个生得比男人还要粗壮的女子出来，另有人取出长索，又画地为界，显是要来一次拔河竞赛。

项少龙心中奇怪，无论女人生得如何粗壮，总受先天所限，或可胜过一般男人，但怎都不能压倒像昌平君这类武技强横之辈，不由朝她的鞋子望去，又见地上铺上了层滑粉一类的粉末状东西，登时心中有数，昂然步出场心，向男婆子道：「为了防范舞弊营私，我提议双方脱掉鞋子，才作比拚！」

众娘子军静了下去，无不露出古怪神色。

赢盈像首次认识到他般，呆瞪了一回後，跺足嗔道：「又给你这家伙看破了，你让人家不可以吗？」那种娇憨刁蛮的少女神态，连她两个兄长都看呆了眼。

话尚未完，众女笑作一团，嘻哈绝倒，充满游戏的气氛。

项少龙啼笑皆非的回到席上，三位老朋友早笑得东翻西倒。

安谷奚喘著气辛苦地道：「今晚的饯行宴真是精采，甚麽气都出了。」

鹿丹儿在那边娇呼道：「不准笑！」

双方依言静了下来。

昌平君道：「看你们还有甚麽法宝？」

项少龙此刻才明白到这批女儿兵，只是一群爱闹的少女，终日千方百计的去挫折男人的威风，其实并无恶意，故此人人都对她们爱怜备致，任她们胡为。

鹿丹儿道：「假功夫比过了，算项少龙你过关，现在我们来比真功夫。」

安谷奚哂道：「还有甚麽好比，你们能赢得王翦吗？少龙至少可与老翦平分秋色，你们还是省点功夫算了。来！丹儿先唱一曲我安大哥听听，看看有没有进步？」

鹿丹儿扮了个鬼脸，不屑道：「我们刚才只是要试试项统领是否像你那般是个大蠢蛋吧！现在却是来真的。」

安谷奚为之气结。

项少龙笑道：「比甚麽都可以，但题目要由我来出，否则拉倒算了。」

鹿丹儿娇媚地道：「先说来听听！」

赢盈再不敢小觑项少龙，扯了扯鹿丹儿的衣袖。

鹿丹儿低声道：「不用怕他！」

今次轮到安谷奚等爆出一阵哄笑，气氛热闹之极。

项少龙取起酒盅，喝了两大口。

火辣的酒灌入喉嘴里，不由又想起善柔，心中一痛，叹了一口气。

昌文君凑到他耳旁道：「少龙是否有心事呢？」

项少龙摇了摇头，勉力振起精神，朝鹿丹儿道：「首先我要弄清楚，你们派何人出战，不过无论是谁，我都当她代表你们全体，输了就是你们全体输了，以後再不能来缠我比这比那的。」

众女聚在一起，低声商议起来，对项少龙再不敢掉以轻心。

项少龙向挤在他那席的三人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们看著吧！」

安子赞叹道：「少龙真行，为我们咸阳城受尽欺压的男儿汉吐气扬眉。」

众女这时已有定计，赢盈站了起来，挺起耸弹的酥胸，昂然道：「若是动手过招，由本小姐一应接过。不过你只可以设法打掉我的剑，不可以碰到我身体，免得伤了我时，你负担不起那罪责。」

项少龙早领教够了她们为求得胜，不讲道理和公平的蛮来手段，不以为怪道：「由你来与我动手过招吗？好极了！让我们先摔个跤玩儿看！」

众女一起哗然。

赢盈气得脸也红了，怒道：「那有这般野蛮的。」

昌平君等则鼓掌叫好。

安谷奚显然与她们「怨隙甚深」，大笑道：「摔完跤後，盈妹子恐要退出女儿兵团，嫁入项家了，否则那麽多不能碰的地方给人碰过，少龙不娶你，怕才真承担不起那罪责呢？」

项少龙切身体会到秦人男女间言笑不禁的开放风气，禁不住有点悔意，若如此挑动了赢盈的芳心，日後将会有一番头痛。

另一方面却大感刺激，似是回到了二十一世纪，与浪女们调笑挑逗的狂野日子里。

鹿丹儿「仗义执言」道：「若是征战沙场，自是刀来剑往，拚个死活，但眼前是席前比试，难道大夥儿互相厮扭摔角吗？当然要比别的哩！」

众女哗然起，自然是帮著赢盈，乱成一片，吵得比墟市更厉害。

项少龙一阵长笑，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後，从容道：「战场之上，无所不用其极，例如要擒下敌酋，有时自然要借助其他手段，难道告诉对方，指明不准摔跤才动手吗？」

众女听得好笑，一时忘了敌我，哄堂娇笑，气得鹿丹儿跺脚娇嗔，才止住笑声，不过间中忍俊不住的「噗哧」失笑，却是在所难免。

项少龙步步进迫道：「给我拿席子来，你们既说男人能做到的，你们女儿家都可做到，便莫要推三推四，徒教人笑掉牙齿。」

赢盈先忍不住笑了起来，白了他一眼道：「算你厉害，不过此事尚未完结，我们暂时鸣金收兵，迟些儿再给你见识我们大秦女儿家的厉害。撤退！」

在四人目定口呆中，众女转瞬走得一乾二净，不过没有人泛上半点不愉之色，都是嘻嘻哈哈的，显是对项少龙大感满意。

四人大乐，把酒谈心。

直至两更天，才依依不舍地结束了欢聚。

项少龙与安谷奚一道离开，走在街上时，项少龙收拾情怀後正容道：「有

一事想请安兄帮忙！」

与他在夜静的街道上并骑而行的安谷奚笑道：「我和少龙是一见如故，唤我作谷便成了，说出来吧！只要力所能及，我定会为少龙办妥。」

项少龙见前後侍卫都相隔不远，压低声音道：「我想谷你为我封锁与楚境连接的边防，任何想与那边通信的齐人，都给我扣留起来。」

安谷奚微震道：「少龙想对付田单吗？」

只此一个反应迅捷的推断，就知安谷奚能当上禁军统领，绝非侥幸。

项少龙低声道：「正是如此，但真正要对付的人却是吕不韦。储君和鹿公均知此事，不过此乃天大秘密，有机会安兄不妨向他们求个证实。」安谷奚道：「何须多此一举，少龙难道会陷害我吗？这事可包在我身上。」

沉吟片晌又道：「我有方法可令现时驻於楚国边疆的齐楚两军，後撤十多里，这样做会否有用处呢？」

项少龙奇道：「谷奚怎能做到此事？」

安谷奚胸有成竹道：「我们和楚人的边境，是山野连绵的无人地带，谁都弄不清楚边界在那里，大约以河道山川作分野。只要我泡制几起意外冲突，再找来齐楚将领谈判，各往後撤，那田单离开我境後，仍要走上大段道路才可与己方人马会合，那时就算楚境的齐人收到风声，迫近边界，我仍可借他们违约之实，把他们围起来或加以驱赶，方便少龙行事。嘿！我们大秦怕过谁来？」

项少龙大喜，与他拟定了行事细则後，才依依分手。

回府途中，项少龙又生出来到这时代那种梦境和真实难以分辨的感觉。

想起自己由一个潦倒街头的落泊者，变成了秦始皇身边的首席红人，又与权倾大秦的吕不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现在还用尽了手上筹码，与名震千古的田单展开生死之争，不由百感丛生。

命运像一只无形之手，引导他以与史书上的事实吻合无间的方式，创造著历史。

可是史书上明明没有他项少龙这号人物，这笔账又该怎麼算呢？

他的下场又是如何？他禁不住糊涂起来了。

第 04 章 有情无情

回到乌府，滕翼仍未睡觉，一个人在厅中独自喝闷酒，却没有点灯。

项少龙知他仍在伤痛善柔的噩耗，坐到他身旁，默然无语。

滕翼把酒递给他道：「田单今天到相府找吕不韦，直至午饭後才离开，应是向吕不韦告你的状了。後来田单又找了李园，三弟一句话，就吓得田单屁滚尿流了。」

项少龙灌了一口酒下肚，泪水又不受控制地淌下来，沉声道：「那就最好不过了。吕不韦为了安他的心，必然告诉他会在田猎时把我除去，那样纵使李园先一步回楚，田单亦不会离开，因为他怎也要待我被害身亡後，才放心经楚返齐。」

滕翼酒气薰天地道：「我倒没有想到这点，可见柔儿在天之灵，正在冥

冥中向这奸贼索命。」

项少龙问道：「嫣然那封假信起草了吗？」

滕翼点头道：「收到了，我立即以飞鸽传书，寄返牧场，据嫣然说。只须一晚工夫，清叔等便能依据那封春申君给赵穆的旧信，假冒一封出来，保证李园看不出任何破绽。」

飞鸽传书，是项少龙引进到乌家兵团的秘密武器之一，使讯息能在牧场和咸阳乌府间传递，最近才实际应用。

项少龙默默再喝了两口酒後，抹掉眼泪沉声道：「告诉了荆俊吗？」

滕翼叹了一口气道：「明天吧！总要给他知道的，他得了那燕女後心情大佳，就让他多快乐一天吧！」

旋又问道：「李园接信後，真的会立即赶返楚国吗？」

项少龙冷笑道：「李园之所以拿美丽的妹子出来左送右送，就是为了效法吕不韦女色夺权，异曲同工。若闻得考烈垂危，那还有空理会田单，吕不韦更会怂恿他立即赶回去，进行奸谋，不过今次他要杀的却是自以为是第二个吕不韦的春申君，此君真是既可怜复可笑。」

滕翼叹道：「三弟你愈来愈厉害了。每一个环节都照顾得到，丝毫不漏。」

项少龙冷笑道：「为了善柔和二哥的血仇，我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和田单分出生死。而能否杀死莫傲，乃事情关键所在。否则若有此人出主意，我们可能会一败涂地，被吕不韦借田单来反咬我们一口。」

滕翼道：「这正是我担心的问题，若吕不韦派出人马，护送田单往楚境与齐军会合，事情势将非常棘手。」

项少龙胸有成竹道：「记得我和二哥说过高陵君嬴与赵将庞暖暗中勾结吗？若我猜得不错，这两人应会在田猎这段时间内发动叛变，那时吕不韦自顾不暇，怎还有空去理会田单，只要我们令田单觉得咸阳是天下间最危险的地方，他惟有立即溜往楚境，那时我们机会就到了。」

说到这里，天色逐渐亮了起来，两人却半点睡意都欠奉。

项少龙长身而起道：「不知如何？我心中很挂著嫣然她们，趁天色尚早，我到琴府去探望她们，二哥好应回去陪嫂子了。」

滕翼哂道：「你去便去吧！我还想思索一些事情。」

琴清正在园内修理花草，见项少龙天尚未全亮，便摸上门来，讶异地把工具小心翼翼地放入一个精致的铜盒子里，著下人拿回屋内，淡然道：「她们尚未起榻，听说项统领有夜睡的习惯，累得然妹等都惯了迟登榻，不若陪我走两步好吗？」

项少龙难道可说不行吗？惟在陪著她在这花香满溢、处处奇花异卉的大花园里，漫步於穿林渡溪、连亭贯榭、纵横交错的小道上。

鸟鸣蝉叫中，园内充满生机。

琴清神色漠然地领著路，带点责怪的口气道：「项统领头发蓬乱、衣冠不整、肩带污渍，又两眼通红，满身酒气，是否昨晚没有阖过眼呢？」

项少龙倒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愕然道：「你只偷瞥了我一眼，竟能看出这麽多事来？」

琴清别过俏脸，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人用词既无礼又难听，谁偷瞥你了？」

项少龙听她嗔中带喜，知她并非真的怪责自己，苦笑道：「我现在的头脑仍不大清醒，唉！我这样子实不配来见琴太傅，免得我的酒臭，污染了太

傅的幽香哩！」

琴清倏地止步，转过身来，尚未有机会说话时，宿酒未消，失魂落魄的项少龙撞入了她怀里。

两人齐声惊呼，往後退开。

看著俏脸火炙的琴清，项少龙手足无措道：「唉！真的对不起！是我糊涂！有没有撞痛你呢？」说这些话时，琴清酥胸那充满弹跳力和软如绵絮的感觉，仍清晰未褪地留在他胸膛处。

琴清狠狠横了他一眼，回复淡然的样儿，轻轻道：「大家都是无心之失，算了吧！不过旧帐却要和你计较，一个守礼的君子，怎能随便提及女儿家的体香呢？」

项少龙搔头道：「我根本就不是甚麽君子，亦没有兴趣做君子，坦白说！我真有点怕见琴太傅，因怕犯了无礼之罪，自己还不知道哩！」

琴清俏脸沉了下来，冷冷道：「是否因为怕见我，所以才劝琴清到巴蜀去，好来个眼不见为净呢？」

项少龙大感头痛，投降道：「只是说错一句话吧！琴太傅到现在仍不肯放过在下吗？不若我跪下叩头谢罪好了。」

琴清大吃一惊，忙阻止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哼！你在耍无赖。」

项少龙伸了个懒腰，深吸了一口气後，离开小路，越过花丛，到了附近一条小桥下的溪流旁，跪了下地，用手掬起清水，痛快地敷上脸孔。

琴清来到他身後，皱起眉头看著他粗放豪迈的动作，俏目却闪著大感有趣的光芒。

项少龙又用水湿了头发，胡乱拨了几下，精神大振地站了起来，仰望天上的蓝天白云，举手嚷道：「今天是我项少龙余下那半生开始的第一天，我定不可辜负它。」

琴清细念了两遍，才把握到他的意思，娇躯轻颤道：「难怪孀然常说你是个深不可测的人，随口的一句话，都可启人深思，回味无穷。」

项少龙灼灼的目光打量了她一会後，笑道：「想不到无意中竟得到与琴太傅一席话的机会，可惜我有要事赶著去办，不过已心满意足了。」

琴清绽出一个罕有清甜亲切的笑容，柔声道：「是琴清的荣幸才对，其实我是有事想和项统领商量，统领可否再拨一些时间给琴清呢？」

项少龙其实并没有甚麽迫切的事，只是怕对著她久了，忍不住口花花出言挑逗，惹来烦恼。琴清魅力之大，可不是说笑的一回事。现在看到她那似有情若无情的动人神态，心中一热，冲口而出逗她道：「原来是另有正事，我还以为琴太傅对我是特别好了一点。」

琴清立时玉脸生霞，杏目圆瞪，娇嗔道：「项统领！你怎可以对琴清说这种轻薄话儿哩？」

娇羞中的琴清，更是使人心动。

项少龙虽有点悔意，又大感刺激。

换了以前的琴清，听到这番话，必会掩耳疾走，以後都不会再见他，但现在琴清似嗔还喜的神态，适足以挑起因昨夜的情绪波动和失眠，仍是如在梦中的他的灵觉。

幸好尚有一丝理智，项少龙苦笑道：「琴太傅请勿生气，是我糊涂，致口没遮拦吧！」

琴清平静下来，低声道：「昨天太后向我提及储妃的人选问题，还询问

我意见。」

项少龙清醒过来，微震道：「太后有甚麽想法？」

琴清移前少许，到离他探手可及处俏生生立定，美目深注地道：「她说吕不韦力陈储君迎娶楚国小公主的诸般好处，可破东方六国合从之势，只是因以鹿公徐先等为首诸大臣的反对，才使她有点犹豫难决。」

项少龙不自觉地朝她移近了点，俯头细审她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清丽容颜，沉声道：「琴太傅给了她甚麽意见呢？」

琴清显然受不住他那「侵略性」的距离，挪後了小半步，垂头轻轻道：「琴清对她说，政储君年纪虽少，但很有主意和见地，何不直接问他呢？」

项少龙鼻端处满是由她娇躯传过来的芳香，神魂颠倒地再踏前半步，柔声道：「我猜太后定会拒绝询问储君的意见。」

琴清再退後了少许，讶道：「你怎猜得到的呢？」

项少龙忽然很想看到她受窘的羞嗔样子，不能控制地迫前了少许，使两人间达致呼吸可闻的近距离，有点放肆地巡逡著她起伏转快的酥胸，因低垂著头，由後衣领似天鹅般探了出来优美修长的粉颈，轻轻道：「这叫作贼心虚，这些天来，她都尽量避免面对政储君。」

今趟琴清再没有移後躲避，但连耳根都红透了，低声道：「琴清最怕酒气哩！」

项少龙一震下醒了过来，抹了一额冷汗，知道自己差点情不自禁侵犯了她，歉然退後两步，赧然道：「我还是告退好了。」

琴清起霞烧双颊的玉脸，美目闪动著前所未有的异采，默默地凝视著他，却没有说话。

项少龙立时招架不住，手足无措道：「嘿！琴太傅为何这样看著我？」

琴清「噗哧」娇笑道：「我想看看你为何话尚未说完，又像以前般嚷著要走呢？是否也是作贼心虚哩！」

项少龙暗叫了声「我的妈啊！」

这与纪嫣然齐名的美女，不但丰姿独特、高贵优雅，最引人的却是她的内涵，每与她多接触一次，愈觉得她美丽诱人，难以自持。

他今天晨早到这里来，是要借纪嫣然等的魅力来冲淡心中的伤痛，而潜意识中亦有点希望见到琴清。那是一种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心态。

正如纪嫣然所说，琴清乃秦人高高在上的一个美的典范，玉洁冰清的象徵，是沾惹不得的绝世佳人。

但偏是她这特别的地位和身分，却使他有著偷吃禁果那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刺激。

对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那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

琴清并非属於秦人，而只是属於她自己。

项少龙勉强压下内心的冲动，口上仍忍不住展开反击，潇洒地耸肩摆手道：「我尚未偷过任何东西，何来心虚的问题哩？」

琴清显是控制情绪的绝顶高手，回复了止水不波的雅淡，若无其事道：「项统领问心无愧就成了！怎样哩？你仍未表示对秦楚联婚的意见啊！」

项少龙苦恼地道：「对这种事我不大在行，琴太傅可否点醒末将其中关键所在呢？」

琴清嗔道：「你这人有时精明厉害得教人害怕，像是有先见之明的异能；有时却糊涂得可以。储妃的问题，自是关系重大，徐先王均属意鹿公的孙女

鹿丹儿，好使未来的太子能有纯正的血统，而吕不韦则蓄意破坏他们这愿望，因为他本身并非秦人，故望能借此事来击破我们秦人这心态上的堤防，项统领明白了吗？」

项少龙恍然大悟。

说到底这仍是来自大秦的种族主义和排外的微妙情绪，对他这「外人」来说，自是没有相干。但对秦人来说，却是代表秦族的坚持，及与吕不韦的斗争，一个不好，会使小盘陷进非常不利的处境。

琴清叹道：「我劝太后切勿仓卒决定，至少要待一段日子，看清形势，才可以定下储妃的人选。」

项少龙道：「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那鹿丹儿确长得很美，但却是头雌老虎，非常厉害。」

琴清失笑道：「你终遇上那批红粉兵团了！」

项少龙苦笑道：「那是昨晚的事。」

琴清白了他一眼道：「你不是陪她们通宵达旦吧！」

项少龙淡淡道：「我那来这样的闲情呢？」

琴清低声道：「那究竟发生了甚麽事故，昨夜嫣然独自一人在园内弄箫，箫音凄怨激愤，令人闻之欲泪。是否仍把琴清当作外人，不肯说出来让人家为你们分忧？」

项少龙凄然道：「这是因刚接到故人的噩耗，不过此事只有嫣然知晓，琴太傅」

琴清点头道：「明白了！项统领要不要去看看嫣然她们呢？该起来吧！」

项少龙摇头道：「我想先回衙署打个转，若有时间再来看她们吧！」

琴清道：「统领最好和政储君谈谈关于储妃的事，我相信他有能力作出最好的决定。」

项少龙点头答应，告辞去了。

心中却多添了一种没法说出来的怅惘。

但其中又隐隐然夹杂著难以形容的刺激和兴奋。

无论是他自己又或琴清，均知道两人正在一条「非常危险」的路上偷偷的著，而双方都快没有自制的能力。

第 05 章 巧布圈套

项少龙回到都骑衙署时，脑际仍充满了对琴清的甜美回忆。

亦在生著自己的气。

不是打定主意再不涉足情关吗？

但偏在善柔噩耗传来，心情恶劣、彻夜无眠、宿酒未醒这种最不当的时候，反情不自禁，有意无意地挑惹琴清，真是没来由之极。

人确是难解的动物，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莫明其妙。

假若琴清摆起一向的架子，直斥己非，那倒「相安无事」，偏是这以贞洁美行名著天下的绝代佳人，也是神态暧昧。

似嗔还喜、欲迎还拒。

两人间现在那种微妙的关系，本身已具有最强大的诱惑力。

神思恍惚时，在大门处撞上荆俊，这小子神秘地道：「三哥！昨夜钓到了一条大鱼！」

项少龙一呆道：「甚麽大鱼？」

荆俊得意洋洋道：「你听过吕邦这人吗？」

项少龙清醒了点，低声道：「是否吕不韦的人？」

荆俊道：「不但是吕家贼子之一，还是吕雄的宝贝儿子，这家伙不知如何，看上了人家美丽的娇妻，竟当街调戏，刚好徐先路过，才解了围。那知这小子心有不甘，人家小夫妻已离城避开他了，这色鬼仍锲而不舍，漏夜率领十多家将追出城去，截著人家，打伤了男的，正要对女的行淫时，给我及时赶到，将他和一众从犯当场逮著。哈！你说这条鱼够大吗？」

项少龙讶道：「你怎能去得那样及时呢？」

荆俊更是眉飞色舞，笑道：「这全赖陶公的情报组，知道了此事後，立即通知小弟。我最清楚吕邦的性格，他看上了的东西，从不肯罢休。於乎著人监视著他，这小子果然给逮著。今趟确是万分精采，秦人对奸淫之徒，刑法严峻，只要将吕邦解送都律所，他怎样都逃不了刑罚，最好给他来个阉刑，只要想想吕雄那心痛的样子，就可为倩公主她们稍出一口恶气了。」

项少龙思索半晌後，问道：「现在吕邦等人被扣押在那里，相国府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吗？」

荆俊拉著他穿过衙堂，往後堂走去，兴奋地道：「昨夜我把有关人等，包括那对年轻夫妇，全部秘密运到这里来，吕邦和他的人给关在牢里。唉！不过却有个头痛的问题，这小子当然矢口不认，推得一乾二净，最糟糕是那对受害的小夫妻，知道吕邦是相国府的人後，慌了起来，不肯挺身作证，只是求我放他们走，说以後再不想踏足咸阳城了。」

项少龙立即头痛起来，若没有人证，给吕邦反咬一口，可能会弄到周身是蚁。问道：「二哥呢？」

荆俊叹道：「他今早的心情看来不佳，问了吕邦没够两句，就赏了他一个耳光，现在去了对那小夫妻软硬兼施，真怕他会忍不住揍人。」

项少龙最明白滕翼现时的心情，忙道：「先去看二哥再说！」

加快脚步，随荆俊往扣押那对小夫妻的内堂走去。

尚未跨过门槛，传来了滕翼闷雷般的喝骂声，守在入门处的乌言著等人，都是一面无奈的神色，不用说是到现在尚没有结果。

项少龙步进等若办公室的内堂，与那对呆立在滕翼跟前的年轻夫妇打个照面，同时愕然。两人叫道：「恩公！」

项少龙暗忖又会这麽巧的，原来是那天赴图先约会时，在市集遇到给恶汉追打的那对夫妇，当时项少龙不但给他们解了围，还义赠了他们一笔钱财。

滕翼愕然道：「你们认识项大人吗？」

项少龙诚恳地道：「这事迟点再说！贤夫妇差点为奸人所害，何故却不肯指证他们？岂非任由恶人逍遥法外。说不定很快又有别的人遭他们的毒手了。」

周良和娇妻对望一眼後，毅然道：「只要是恩公吩咐，愚夫妇纵使为此事送命，亦不会有半点犹豫。」

滕翼大喜道：「两位放心，事後我们会派人送两位离去，保证没有人能

伤害你们。」

项少龙淡然道：「最迟明天早上，贤伉俪应可远离险境了。」

就在这刻，他拟好了对付吕雄的整个计划。

赵倩等人之死，吕雄是主要帮凶之一，现既有此千载一时的报复良机，他肯放过吗？

小盘听毕整件事後，皱眉道：「犯事的只是吕邦，况且他又没有真的奸淫那妇女，只可将他重重打上几杖，很难真的拿他怎样。」

李斯笑道：「微臣看项统领胸内早有奇谋妙计了！」

项少龙失笑道：「想瞒过李大人确是难比登天，我现正安排把消息巧妙地传入他爹吕雄的耳内，骗吕雄说他的宝贝儿子犯了奸杀良家妇女的头等大罪，只要他情急下闯进都骑衙署来要人，我或有方法教他入彀。」

小盘深思熟虑地缓缓道：「吕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项少龙和李斯对望一眼，交换了心中惊异之意。

这政储君愈发不简单了，开始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见地。

项少龙从容道：「此人其实只是个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庸材，自到秦国後，便以吕不韦之下吕族中的第二号人物自居，气焰迫人，据闻今趟他虽当上都卫副统领，却是非常不服气给管中邪骑在头上，见到他都不肯致敬施礼。」

小盘讶道：「项卿怎能对相府的事如此清楚？」

项少龙当然不会把图先这大内鬼抖露出来，轻描淡写道：「吕不韦可以收买我的人，臣下自不会对他客气了。」

小盘沉吟片晌，思索著道：「吕雄若是这麽一个人，确是可以利用。」

转向李斯道：「李卿家立即使人把吕不韦、鹿公、徐先、王、蒙骜、蔡泽、王绾等数人召入宫来议事，寡人务要令吕雄求助无门，好教他鲁莽行事。」

李斯欣然领命去了。

小盘等书斋内只剩下他和项少龙後，才露出兴奋之色道：「此事闹得愈大愈好，我可借此立威，一杀吕不韦的气焰，这奸贼最近得到太后的支持，更是趾高气扬，竟向太后进言，要正式把他策封为摄政大臣，确是无耻之尤。」

项少龙皱眉道：「太后怎麽说呢？」

小盘忿然道：「太后给那毒迷得神魂颠倒，除了在师傅的事上不肯让步外，对他总是言听计从，曾两次找我去说这件事，唉！为了这事，我两晚睡不安寝了。」

项少龙想起在电影里的吕不韦，人称「仲父」。「仲」喻指的是春秋时齐国的一代贤相管仲，又含有是另一个父亲的意思，乃吕不韦自比贤如管仲、又俨然以储君父亲身分自居之意。忍不住笑了出来道：「那不如给他打个折扣，只封他为仲父，顺便害害他了。」

小盘精神大振，连忙追问。

项少龙道：「此事必须在滴血认亲後才可进行，否则会招来反效果。」

於是把「仲父」的喻意说了出来，又解释了这称谓的另一意思。

小盘皱眉道：「那我岂非真的认贼作父了吗？」

项少龙轻松地道：「这只是个虚衔，全无实质的权力，但却有两个好处。首先是安了这奸贼的心，教他再难提出更狂妄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可使鹿公等对他更是不满，由於有滴血认亲这如山铁证，鹿公等大臣只会认为是吕不韦硬把自己捧作『假王父』，使他更是位高势危，没有好日子过。」

小盘大讶道：「师傅为何竟能随意想出这么特别的名衔呢？」

项少龙有点尴尬地道：「我也不知道，只是脑海里忽然冒出了这个名词。」

小盘看了他好一会后，徐徐道：「此事待我想想，师傅啊！我并非不采纳你的意见，只因事关重大，还该听听李斯的想法。」

项少龙欣然道：「储君开始有自己的灼见，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会不高兴呢？看著你长大成人，已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起立告退道：「吕雄应接到消息了，我该回去应付他。」

小盘站了起来，有点难以启齿地低声道：「师傅可否见见母后，只有你才可使母后脱离毒的控制。」

项少龙苦笑道：「看看怎办吧！」

刚离开书斋，立即给昌文君截著，这家伙道：「少龙先原谅我泄露你行的过错，舍妹正在宫门处候你，嘿！你该知她不会有甚麽好事做出来的了。」

项少龙急著赶回都骑署对付吕雄，闻言吓了一跳，道：「那我只好由别处溜走了。」

今次轮到昌文君吓了一跳，道：「万勿如此，那样她就知是我泄露了她的技俩，你还是去敷衍敷衍她吧！就当是卖个人情给我，今晚我来找你去喝酒，以作赎罪。」

项少龙失笑道：「我听过有对子女二十四孝的老爹，似你般对妹子二十四孝的亲兄，就从所未闻了。」

昌文君以苦笑回报，低声道：「我看舍妹对少龙很有好感，当然哩！她嘴上怎也不肯承认，但只要看到她昨晚见过你后兴奋雀跃的样子，便瞒不过她哥哥我这对锐利的眼睛。哈！」

她算不错吧！」

项少龙摇头苦笑道：「莫要说笑了，先让我去看她又有甚麽耍弄我的手段吧。」

两人谈笑著往正宫门走去，穿廊过殿，转入正门广场前，昌文君才溜掉。

项少龙硬著头皮往正守待著他的十八铁卫走过去，隔远看到赢盈和鹿丹儿这两个刁蛮秦女，正在试骑他的爱骑疾风，旁边乌舒等铁卫对她们没有半点办法。

赢盈隔远看到了他，一抽马缰，朝他奔来，笑意盈盈地道：「项将军你好，我们姊妹不服气，又来找你较量了。」

看著她那刁蛮可爱、充满青春活力的诱人样儿，项少龙真想跳上马背，箍著她的小蛮腰，靠贴香背，绕城痛快地驰上一个大圈，可惜此事只能在脑中想想，苦笑道：「这事何时才能完结呢？」

疾风在他旁停下，伸长马颈，把头凑过来和他亲热。

项少龙爱怜地搂拍疾风，拉著它和桌上的赢盈朝鹿丹儿等人走去，苦笑道：「我认输投降好了，大小姐可否高抬贵手，放过在下。」

赢盈不悦道：「那有这么无赖的，项少龙你是否男子汉大丈夫？我不管你，快随我们到城外去先比骑术，再比其他的。」

鹿丹儿笑著迎上来道：「是否又多了个胆怯没用的家伙哩！」

项少龙为之气结，忽地心中一动道：「算我怕了你们，比甚麽都可以，但我要先返衙署，处理了一些事后，才陪你们玩耍。」

赢盈矫捷地跳下马来，嗔道：「谁要和你玩耍？只是见你还勉强像点样

儿，本姑娘才有兴趣秤秤你的斤。」

鹿丹儿接口道：「男人都是这样，给点颜色便当作大红，嘿！臭美的！」

项少龙摆出毫不在乎的高姿态道：「不让我回去衙署便拉倒，你们不稀罕就算了！」

两女失声道：「稀罕？」

大笑声中，项少龙跃上马背，大嚷道：「不管你们要怎样也好！弟兄们，我们回署去了。」

轻夹疾风，箭般往大门驰去。

项少龙和两个刁蛮女跳下马来时，无不感受到衙署内有股特别的气氛。

大堂处挤满了都骑军，人人脸露愤慨之色，堂内隐约传来喝骂的吵声。

项少龙心中暗喜，领著两女往大门举步走去，挤在入口处往里望的都骑军，见项少龙回来，忙让出路来，有人低声道：「统领，都卫的人来闹事了。」

「统领大人到」的声音响起时，项少龙在开始感到有趣的两女陪伴下，昂然进入大堂。

堂内壁垒分明。

一端是以滕荆两人为首的十多个都骑军高级将领，另一边则是吕雄和二十多名都卫亲兵。

项少龙使个眼色，乌舒等十八铁卫扇形散开，包围了吕雄等人的後方处。

吕雄头也不回，冷笑道：「可以说话的人终於回来了。」

这句话配合著吕雄的神态姿势，可看出他不但不将项少龙当作高上两级的上司，甚至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

嬴盈对秦国军制相当熟知，把小嘴凑到项少龙耳旁低声道：「都卫不是你辖下的人吗？」

给她如兰的芳香口气吹进耳内，又痒又舒服，项少龙柔声道：「你两个乖乖留在这里，不要让他们知道，好给我作个见证。」

两女更是兴奋，并不计较项少龙吩咐的口吻，挤在入门处看热闹。

布置妥当，项少龙来到滕荆两人中间，对著脸如火炭般的吕雄故作惊奇道：「吕大人口中那个『可以说话的人』，未知指的是何人呢？」

滕翼和荆俊为了挑起他的怒火，故意哄笑起来，其他都骑军也合拍地附和著。

吕雄眼中闪过充满杀机的怒火，一字一字地道：「指的当然是项统领，你不是可以话事的人吗？」

项少龙目光一凝，毫不留情喝道：「好胆！」

堂内的细语和笑声，立时敛去，变得鸦雀无声，气氛更趋紧张。

吕雄想不到项少龙竟敢对自己这个相府红人如此不客气，脸色大变，但又知自己确是说错了话，逾越了身分，一时间失了方寸，不知如何应付。

项少龙淡淡道：「吕雄你见到本将军，不施军礼，已是不敬，还口出狂言，没有上下尊卑，是否知罪？」

吕雄自有他的一套，傲然冷笑道：「统领若认为我吕雄犯错，大可向吕相投诉。」

在场的都骑将士，全体哗然。

荆俊嬉皮笑脸道：「异日吕雄你若被派往沙场，是否亦只听吕相一人的话，只有他才能管你呢？或事事都要派人回咸阳找吕相评理呢？」

都骑军又发出一阵哄笑，夹杂著嬴盈和鹿丹儿的娇笑声。

吕雄被人连翻晒笑，面子那挂得住，勃然大怒道：「荆俊你算甚麽东西，竟敢」

滕翼截断他晒道：「他若不算东西，你更不算东西，大家都是副统领，说起来荆副统领还比你高上半级。」

这些话出来，登时又是哄堂大笑，两女竟然鼓掌叫好，一副惟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吕雄和他的手下们的脸色更难看了。

项少龙不容他有喘息定神的机会，大喝道：「吕雄你太放肆了，给我跪下！」

堂内外双方近七十人，立时静了下来，屏息以待。

吕雄愕然退後一步，声色俱厉道：「项少龙你莫要迫人太甚？」

滕翼知是时候了，下令道：「人来，给项统领把这违令狂徒拿下！」

众都骑军早摩拳擦掌，登时扑出了十多人来。

吕雄目的本是来要回被扣押的宝贝儿子，岂知在项少龙等蓄意挑惹下，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兼又一向恃著吕不韦这大靠山，看不起任何人，此时怎容给人当犯人般拿著，「锵！」的一声拔出佩剑，失了理智的狂嚷道：「谁敢动手？」

他的随从都是来自吕族的亲兵，平时横行霸道，心想有吕不韦作後盾，那怕你小小一个都骑统领，全体亮出兵器，布阵护著吕雄。

项少龙与滕荆两人交换了个眼色後，先喝止了不知应否动手的都骑兵，摇头叹道：「吕副统领若不立刻放下手中兵器，跪地受缚，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吕雄狞笑道：「你能拿我怎样呢？」

项少龙从容一笑，打出手势。

十八铁卫敏捷一致地解下背上的弩弓，装上劲箭，抢往战略性的位置，瞄准敌人，把吕雄一众硬迫往一边墙壁处。

到退无可退时，吕雄醒觉过来，喝止了手下们示弱的行为，厉声道：「项少龙！你这是甚麽意思？」

荆俊怪笑道：「你手上的长剑是甚麽意思，我们手上的弩箭就是那种意思，你说是甚麽意思了？」

由於气氛有若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没有人敢弄出任何声音来，只有赢盈和鹿丹儿两女那理得这麽多，给荆俊的语调说话逗得「噗哧」娇笑。

今趟吕雄当然察觉到她们的存在，往入门处望去，沉声道：「这两个女娃儿是谁？」

其中一个都骑军的校尉官叱喝道：「连这两个鼎鼎有名的女英雄赢盈小姐和鹿丹儿小姐都不识芳驾，吕雄你还当甚麽都卫副统领。」

吕雄总算有点小聪明，闻言脸色剧变，大感不妥。

若没有都骑军以外的人在场，无论他犯了甚麽错误，事後总可推个一乾二净，但现在当然不是那麽一回事了。

项少龙监貌辨色，知他生了退缩之意，岂容他有反悔机会，大喝道：「吕雄你若不立即弃剑下跪，我会教你後悔莫及！」

他始终坚持吕雄下跪认错，就是要教他难以接受。

吕雄犹豫了片晌，尚未有机会答话，项少龙下令道：「射脚！」

机括声响，十八枝弩箭电射而出。

在这种距离和室内的环境里，根本避无可避，吕雄的手下登时倒下了十八个人，都是给劲箭透穿了大腿。

弩箭再次上弦架好。

吕雄虽没有受伤，不过已锐气全消，更怕项少龙公报私仇，愤然掷下长剑，厉声道：「算你狠！我倒要看看你怎样向吕相交待。」

他身後七名尚未受伤的手下，纷纷弃剑投降。

赢盈和鹿丹儿想不到项少龙真敢痛下辣手，都看呆了美丽的大眼睛。

项少龙打了个手势，都骑军拥了上去，把吕雄等八个没有受伤的人绑个结实，硬迫他们跪了下来。

在咸阳城里，都骑军一向自视高於都卫军，怎受得这种闲气。项少龙这种敢作敢为的手段，正大快他们心怀。

项少龙不理那些倒在血泊里呻吟的人，来到吕雄面前，淡淡道：「吕副统领，这是何苦来由？令郎只不过是打伤了个人，为何要闹得动刀动枪的呢？」

吕雄剧震

头，失声道：「甚麽？」

项少龙柔声道：「你听不清楚吗？不过甚麽都没有关系了。现在我就和你到吕相处评理，看看是谁不分尊卑？是谁以下犯上？」

吕雄脸上血色尽退，刹那间，他知道一时不慎下，掉进了项少龙精心设计的陷阱里。

第 06 章 始皇立威

咸阳宫西殿的议政厅中，小盘高踞三级台阶最上一层的龙席，负责文书纪录的李斯的席位设於他後侧处。

次一层坐著太后朱姬。

其他大臣分列两旁，席地而坐。

一边是吕不韦、蔡泽、王绾和蒙骜，另一边是徐先、鹿公、王三人。

当讨论到郑国渠一事时，昌平君神色凝重地进来禀告，说项少龙有急事求见，众人大感愕然。

小盘自然心中有数，立即命昌平君把项少龙召入来。

项少龙昂然进厅，行过君臣之礼後，把整件事陈说出来，然後道：「此事本属臣下职权范围内的事，可是吕雄口口声声说要由吕相评理，由於事关吕相清誉，臣下不敢私自处理，故报上来望由储君、太后和吕相定夺。」

吕不韦气得脸都青了，大怒道：「这混账家伙现在那里？」

只看这麼一句话，就可知吕不韦的专横。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身为储君的小盘表示意见後，才轮得到其他人说话，吕不韦如此霸气迫人地发言，实犯了不分尊卑先後之罪。

而他虽表示出对吕雄的不满，却仍是以家长责怪下辈的口气，非是秉公处理的态度。

小盘早有准备，从容道：「右相国请勿动气，首先让我们把事情弄个一

清二楚。」

转向朱姬道：「太后！王儿这么做对吗？」

朱姬望著阶下傲然挺立的项少龙，凤目射出无比复杂的神情，又瞥了正瞪著她打眼色的吕不韦，幽幽叹道：「照王儿的意思办吧！」

在这种情况下，她只有支持自己的爱儿。

鹿公徐先等露出讶异之色，想不到这年轻的储君，竟有应付复杂危机的大将之风。

任何明眼人都可看出，此事牵涉到吕不韦和项少龙的斗争，事情可大可小。

小盘压下心中兴奋，不理吕不韦，向项少龙平静地道：「吕邦所以尚未犯下淫行，只是因及时被人揭发，不能得手，此乃严重罪行，不知项卿家是否有人证？」

项少龙道：「那对夫妇正在厅外候命，可立即召来，让储君问话。」

蔡泽插入道：「储君明监，此等小事，尽可发往都律所处理，不用劳神。微臣认为当前急务，应是弄清楚吕副统领是否因出於误会，一时意气下与项统领发生冲撞，致冒犯了项统领。都骑都卫两军，乃城防两大支柱，最重要是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请储君明察。」

这番话自是明帮吕雄。

蔡泽乃前任宰相，地位尊崇，换了在一般情况，小盘会给他一点情脸，但现在当然不会就此了事。

本要发言的徐先和鹿公，一时间只好把到了咽喉的话吞回肚内去。

吕不韦容色转缓，当其他人除李斯和项少龙外，均以为小盘会接受蔡泽的提议时，这未来的秦始皇一拍龙几，昂然长身而起，负手步下龙阶，到了朱姬席前，冷然道：「蔡卿家此言差矣！我大秦自商鞅变法，最重将遵军法，禀守尊卑之序，故能上令下行，士卒用命，使我军纵横无敌，称雄天下。」

再移前步下最低一级的台阶，锐目环视众臣，从容自若道：「若有人违反军法，公然以下犯上，而我等却视若罔见，此事传了开去，对军心影响之大，谁能估计？故对此事寡人绝不会得过且过，如真证实吕副统领确有犯下此等重罪，定须依军法处置，不可轻饶。」

厅内人人听得目定口呆，想不到这仍是个大孩子的储君，能如此侃侃而论，言之成理，充满一代霸主的气概。

吕不韦和朱姬像是首次认识到小盘般，愕然听著。

只有俯头作卑微状的李斯眉飞色舞，因为这两番话的撰稿人就是他。

鹿公振臂喝道：「好！不愧我大秦储君，军令如山，赏罚分明，此正是我大秦军屡战不败的凭依。」

小盘微微一笑後，见人人目光全投在自己身上，不由一阵心怯，忙回到龙席坐下，稍有点泄气地道：「众卿有何意见？」

蔡泽被他间接骂了一顿，还怎敢作声？嚟若寒蝉地垂下了头。

吕不韦虽心中大怒，对这「儿子」又爱又恨，终还是不敢当著众人公然顶撞他，而事实上他亦心知肚明这小储君言之有理，惟有往朱姬望去，希望由她解围。

朱姬明知吕不韦在求她相帮，若换了不是项少龙，她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现在只好诈作视如不见了。

蒙骜乾咳一声，发言道：「少龙和吕副统领，均是微臣深悉的人，本不

应有此事发生。

照微臣猜估，其中可能牵涉到都骑都卫两军一向的嫌隙，而由於两位均上任未久，一时不察，致生误会，望储君明监。」

朱姬終於点头道：「蒙大将军之言有理，王儿不可鲁妄行事，致伤了军中和气。」

吕不韦见朱姬终肯为他说话，松了一口气道：「这事可交由本相处理，保证不会轻饶有违军法的人，储君可以放心。」

小盘、项少龙和李斯三人听得大叫不妙时，一直没有作声的徐先长身而起，来到项少龙旁，淡然道：「微臣想和少龙到外面走一转，回来後始说出心中的想法，请储君赐准！」

除了项少龙三人外，其他人都大为错愕，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甚麽药。

项少龙欣然随著徐先去了後，王绾待要趁机说话，给小盘挥手阻止道：「待左相国回来後再说吧！」

王绾想不到小盘如此威霸，只好把说话吞回肚内去。

议政厅在奇异的静默里。

众人都不由把眼光投到小盘这未来的秦始皇身上，像首次认识他般打量著。

他仍带童稚的方脸露出冷静自信的神色，坐得稳如泰山，龙目生芒，教人摸不透他心内的想法。

朱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长大了。

这些天来，她正如项少龙那久旱逢甘露的形容般，与毒如胶似漆，旦旦而伐，极尽男欢女爱，好借情欲来麻醉自己，避开这冷酷的现实。

在她传奇性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四个男人就是庄襄王、吕不韦、项少龙和眼前的爱儿，但命运却使她与他们形成了复杂难言的关系。

尤其是吕不韦下毒手害死了庄襄王，使她不知如何自处，令她愧对小盘和项少龙。最要命的是切身的利益迫得她不得不与吕不韦联成一气，力保自己母子的地位。

只有毒能令她忘掉了一切。

在这刹那，她直觉感到与儿子间多了一道往日并不存在的鸿沟，使她再难以明白自己的储君儿子了。

吕不韦则更是矛盾。

一直以来，他都和小盘这「儿子」保持著非常亲密的关系，对他戮力栽培，望他成材，好由父子两人统治大秦，至乎一统天下，建立万世不朽的霸业。

这亦是他要不择手段置项少龙於死地的原因，他绝不容任何人分薄了小盘对他的敬爱。

可是他却从未想过小盘会因王权而与他发生冲突，在这一刻，他却清楚地感觉到了。

他此时仍未看破整件事是个精心设计的布局，只以为小盘在秉公处理这突发的事件。

吕雄的无能和愚蠢，他早心中有数，否则就不会以管中邪为主，吕雄为副了。

诸萌命丧於项少龙之手，对他的实力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使他在人手上的安排阵脚大乱。现在终给吕雄搅出个难以收拾的局面来。

他此际心中想到唯一的事，就是杀死项少龙，那他的霸业之梦，才能不受干扰。

至於蔡泽和王绾这两个倾向吕不韦的趋炎附势之徒，则有如给当头棒喝般，首次认识到小盘手上操纵著的王权，始终是凌驾於吕不韦之上，非是由太后和权相操纵。随著他的成长，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主事的君王。

蒙骜的想法却较为单纯。

他之所以有今天，是拜吕不韦所赐，对吕不韦可说是死心塌地，现时他手中兵权之大，比之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了吕不韦手上最大的筹码。无论发生了甚麽事，他都只会向吕不韦效忠。

王的想法则比他复杂多了。

这位秦国的大将军是个扩张主义者和好战的军人。

只有南征北讨，方可使他感到生命的意义。这令他逐渐靠向吕不韦，因为在吕不韦胆大包天的冒险精神下，正好能使他尽展所长，东侵六国。

但忽然间，他体会到这尚未成年的储君，已隐焉表现出那种胸怀壮志，豪情盖天的魄力和气概，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鹿公这军方最德高望重的人，是个拥护正统的大秦主义者，从一开始便不喜欢吕不韦这外人。且由於项少龙的关系，使他释去了怀疑，深信小盘乃庄襄王的骨肉，现在见到小盘表现出色，更是打定主意，决定全力扶助这未来的明主。

殿内众人各想各的，一时间鸦雀无声，形成了怪异的气氛和山雨欲来前的张力。

顷刻後徐先和项少龙回来了。

项少龙到了王旁止立不前，剩下徐先一人来到龙阶之下。

徐项两人施礼後，徐先朗朗发言道：「禀告储君太后，微臣可以绝对保证，此事非关乎都骑都卫两军下面的人的派系斗争，致生误会冲突。」

吕不韦不悦道：「左相国凭何说得这麽有把握呢？」

徐先以他一向不亢不卑、潇洒从容，令人易生好感的神态道：「吕邦在咸阳街头，曾当众调戏人家妻子，为微臣路过阻止，还把吕邦训斥了一顿，当时已觉得吕邦心中不服。刚才微臣往外走上一转，就是要看看那对小夫妻，是否乃微臣见过的人，现经证实无误，可知此事有其前因後果，非是都骑里有人诬害吕邦，制造事端。至於吕雄硬闯都骑衙署，强索儿子，先拔刀剑，以下犯上一事，更是人证俱在，不容抵赖。」

众人至此才明白他要往外走一转的原因，连蒙骜也哑口无言。

吕不韦则恨不得亲手捏死吕邦，经徐先的警告後，这小子仍是色胆包天，干出这种蠢事来。

小盘冷哼一声道：「吕邦定是想在事後杀人灭口，才敢如此不把左相国的说话放在心上。」

众人心中一寒，知道这年轻储君，动了杀机。

这正是整个布局最微妙的地方，由於有徐先的指证，谁都不会怀疑是荆俊蓄意对付吕雄父子了。

朱姬蹙起黛眉，沉声道：「吕邦是蓄意行事，应无疑问；可是左相国怎能肯定吕雄确是首先拔剑，以下犯上呢？」

徐先淡淡道：「因为当时嬴盈和鹿丹儿均在场，可作见证。」

鹿公一呆道：「小丹儿怎会到了那里去？」

吕不韦冷笑一声道：「这事真是奇怪之极，不知少龙有何解释？」

众人的眼光，全集中到立於左列之末的项少龙处。

徐先道：「这事微臣早问过少龙，不若把昌文君召来，由他解说最是恰当。」

小盘下令道：「召昌文君！」

守门的禁卫立时将上谕传达。

候命厅外的昌文君走进殿来，下跪禀告，把赢盈和鹿丹儿守在宫门，苦缠项少龙比斗一事说了出来。

吕不韦的脸色变得难看之极，扑了出来，下跪道：「储君明监，吕雄如此不分尊卑上下，违抗上级命令，微臣难辞罪责，请储君一并处分。」

今次连项少龙都呆了起来，不知应如何应付，吕不韦这样把事情揽到身上，朱姬怎也不会容小盘令吕不韦难以下台。

朱姬果然道：「相国请起，先让哀家与王儿说几句话，才决定如何处理此事。」

吕不韦心知肚明朱姬不会容许小盘降罪於他，仍跪在地上，「痛心疾首」地道：「太后请颁布处分，微臣甘心受罚！」

朱姬见他恃宠生骄，心中暗骂，又拿他没法，低声对小盘道：「右相国於我大秦劳苦功高，更由於日理万机，有时难免管不到下面的人，王儿务要看在相国脸上，从宽处理此事。」

小盘脸无表情的默然不语，好一会後才在众人期待下道：「既有右相国出面求情，吕雄父子死罪可免。但今趟之事关系到我大秦军心，凡有关人等，包括吕雄在内，全部革职，永不准再加入军伍。吕邦则须当众受杖五十，以儆效尤。管中邪身为吕雄上级，治下无方，降官一级，至於统领一位，则由项卿家兼任。右相国请起。」

朱姬固是听得目定口呆，吕不韦亦失了方寸，茫然站了起来，连谢恩的话也一时忘了。

项少龙趋前跪倒受命，暗忖这招连消带打，使自己直接管治都卫的妙计，定是出自李斯的脑袋。

小盘猛地立起，冷喝道：「这事就如此决定，退廷！」

众人忙跪倒地上。

小盘把朱姬请了起来，在禁卫和李斯簇拥下高视阔步的离开。

项少龙心中涌起怪异无伦的感觉，同时知道厅内这批秦国的重臣大将，如他般终於真正体会到「秦始皇」睥睨天下的气魄和手段。

而他却只是个未成年的大孩子。

项少龙为了怕给鹿丹儿和赢盈再次缠著，故意与鹿公、徐先、王等一道离开。

踏出殿门，吕不韦和蒙骜正在门外候著，见到项少龙出来，迎过来道：「今趟的事，全因吕雄而起，储君虽赦了他的死罪，本相却不会对他轻饶，少龙切勿把此事放在心上。」

鹿公等大为讶异，想不到吕不韦如此有度量。

只有项少龙心知肚明因吕不韦决意在由後天开始的三天田猎期内，务要杀死自己，才故意在众人前向他示好，好让别人不会怀疑他的阴谋。当然，那个由莫傲和管中邪两人想出来的杀局，必定是天衣无缝，毫无破绽痕迹可寻。

项少龙装出不好意思的样儿，歉然道：「这事小将是别无他法，吕相请勿见怪。」

吕不韦哈哈一笑，与鹿公等闲聊两句后，亲热地扯著项少龙一道离宫，气得守在门外的鹿丹儿和嬴盈只有乾瞪眼的份儿。

看著吕不韦谈笑自若，像没有发生过甚麽事的神态表情，项少龙不由心中佩服。

笑里藏刀才最是厉害！

第 07 章 绝处逢生

吕不韦坚持要送项少龙一程，后者欲拒无从下，惟有坐上他的豪华座驾。

车子经过已大致完成，只欠些修饰的新相国府时，吕不韦踌躇志满地指点著道：「田猎大典后，我会迁到这风水福地来，这是咸阳地运的穴眼，不过邹老师却说由於天星转移，八年後地气将会移进咸阳宫去，哈！那正是储君加冕的时刻。多麽巧！」

项少龙对风水一窍不通，但对历史却有「未卜先知」的能耐，闻言呆了起来，对邹衍的学究天人，更是惊叹。

吕不韦伸了个懒腰，笑道：「有八年当头的鸿运，可给我完成很多事了！」

项少龙不由心中佩服，吕不韦刚打了一场败仗，眼下却像个没事人般，一副生意人的本色，不怕赔本的生意，只要能从别处赚回来就行了。

吕不韦忽然探手亲切地搂著他的肩头，微笑道：「新相府万事俱备，只欠了位好女婿，少龙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你见过娘蓉了，还不错吧！我吕不韦最疼惜就是这宝贝女儿了。」

项少龙心中暗叹，这可说是最後一次与吕不韦修好的机会了。

这以大商家出身的秦室权相，最初是因利益与他拉上关系，亦因利益而要以辣手对付他，现在再次把他拉拢，仍是「利益」这两个字。

他可说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只论利害关系，其他的都可以摆在一旁。

换了别人，遭到刚才那种挫折，多少会有点意气用事，他却毫不计较，反立即对项少龙示好。

如此类推，即使成了他的女婿，又或像小盘的「亲生骨肉」，在利害关系下，他亦可断然牺牲，吕雄正是个例子。

项少龙直觉感到，吕不韦不但要通过小盘，把秦国变成他吕家的天下，说不定还会由自己来过过做君主的瘾儿。

吕不韦见他没有断然拒绝，只是沉吟不语，还以为他意动，拍了拍他肩头道：「少龙考虑一下吧！下趟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答案。无论如何，吕雄这蠢材的事不用放在心上了。」

马车停了下来，原来已抵达衙署正门。

项少龙道谢后走下马车。心里明白，吕不韦将会於田猎时再问他一趟，若答案是「否」的话，就会照原定计划在田猎时对付自己了。

回到衙署，人人对他肃然致敬，项少龙才想到今趟不但小盘立了威，自

己亦在都骑军内立了威，以後指挥起这些出身高贵的都骑时，试问谁敢不服？

滕翼和荆俊早回到署内，三人相见，禁不住大笑一番，畅快至极。吕雄的政治前途就此完蛋，实比杀了他更令这满怀野心的人更难过。

滕翼笑罢，正容道：「今次连带将管中邪都给害了，这小子必定心中大恨。」

项少龙苦笑道：「有一事将会使我和他更是势成水火，因为吕不韦刚向我重提婚事，限我在下趟见他时答覆。」

荆俊眨眼道：「这吕娘蓉可算美人胚子，不若把她娶过来玩玩，先报点仇也好。」

滕翼怒喝道：「你当你三哥是甚麽人？」

荆俊立时闭口。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这事确令人头痛，坦言拒绝的话，吕不韦可能受不了，不过亦顾不得那麽多了。」

滕翼待要说话时，近卫来报，赢盈和鹿丹儿又找上门来了。

项少龙与两女放骑驰出城门，沿著官道奔下山坡，来到一望无际的平原处，际此仲春时节，漫野翠绿，又有这两位刁蛮的美女作伴，不由烦忧尽去，心怀大放。

赢盈兴奋地来到他旁，指著地平处一座小山峦道：「那是著名的『歇马坡』，山上有株参天古柏，旁有清泉，我们就以那里为目标，谁先抵达，就算谁赢了，以後见面，都要执下属之礼，为期三个月。」

另一边的鹿丹儿娇笑道：「当然不止是比赛马力那麽简单，比赛者可以用任何方法，阻止对手得胜，但可不准伤害对手或马儿，明白了吗？」

项少龙愕然道：「马儿跑得那麽快，那来余暇对付别人呢？」

赢盈横了他媚态横生的一眼，长腿一夹马腹，驰了开去，娇笑像春风般吹回来道：「那我们便知道了！」

鹿丹儿同时驰出。

项少龙惯了她们的「不择手段」，更没有时间计较两女「偷步」，策著疾风，箭般追去。

说到骑术，项少龙属半途出家，比起王翦这种似可在马背上吃饭睡觉的人，当然万万不及。但若只比速度，凭著疾风，应该不会输於任何人，问题是念在两女在倒吕雄一事上帮了个大忙，今趟好应让她们赢回一仗，好哄两位小姐开心。在美女前认认低威，可视为一种乐趣。

有了这想法後，再无争雄斗胜之心，作个样子，远远吊著两女的马尾，朝目的地轻松驰去。

草原山野在蹄起蹄落间往後方退去。

项少龙不由想起了赵雅。

假若真能成功杀了田单为善柔报仇，回来时她应抵达咸阳了。

经过了这麽多波折，他定要好好待她，使她下半生能过点舒适幸福的日子。

前方两女没进了一片疏林里。

项少龙的思索又来到了琴清身上。

感情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往往愈是克制，诱惑力便愈强大，他和琴清间的情况就是这样。根本不用男欢女爱，只要两人相对时那种微妙的感觉，已有偷吃禁果的动人滋味。假设能永不逾越那道无形的界限，这种形而上之

的精神偷情，实在更是美丽。问题是若有某一刹那忽然一发不可收拾，就糟糕透了。

假若仍在二十一世纪，有人告诉他自己会在美色当前时苦苦克制，他绝不会相信，但现在终于发生了，可知他的转变是多麼厉害。

神思飞越中，林木掩映间，人马闯进了疏林内。

两女的背影在疏林深处时隐时现。

这时代的女子出奇地早熟，或者是由於十四岁已可嫁人的关系，风气如此，像赢盈和鹿丹儿才不过十五、六岁，已是盛放的鲜花，更因自少学习骑射剑术，体态健美，比之别国美女，多添了一份矫捷轻盈的味儿，要说她们不诱人，只是扞著良心说谎话。

但项少龙却绝不想招惹她们。

一来是因既无暇亦无心於搅新的男女关系，尤其是鹿丹儿，更是储妃人选之一，若他拈手，就是与小盘争风了，这是他绝不肯做的事。

这并非二十一世纪，一夕之缘後大可各散东西。特别是这些有身分地位的贵女，弄上手必须负上责任，而他项少龙现在最怕的就是对美女负责任，只是个琴清，已使他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善处了。

正思索间，忽感不妥。

眼角黑影一闪，项少龙警觉望去，一面网子似的东西迎头罩来，撒网的人却躲在一丛矮树後。

项少龙本能地拔出血浪，一剑劈去。

岂知网子倏地收紧，把血浪缠个结实，还往外猛扯。

项少龙心中暗笑，尽管两女加起上来，恐仍难敌自己的神力。

想都不想，用力抽剑，还使了下巧劲，欲顺势把这特制的怪网割断。

岂知一股无可抗拒的大力狂扯而来，项少龙大惑不解时，连人带剑给拉下马去，跌了个四脚朝天。

疾风空马驰出十多步後，停了下来，回头奇怪地瞪著他。

对方扯力不断，项少龙无奈下惟有放手，任由从未脱手的配剑被人夺走。

两女的娇笑声立时由草丛後传来。

项少龙心中明白，对方必是借马儿之力，以巧计夺剑，为之气结，索性躺在草地上，看著树顶上的蓝天白云。

不旋踵，两女的如花玉容出现在上方处，俯头往他这败将看下来，笑得花枝乱颤，得意洋洋。

赢盈雀跃道：「原来你是这般不中用，以後我们再没有兴趣理会你了。」

项少龙感受著疲倦的脊骨，平躺地上那舒服入心的滋味，微笑道：「真不再理我吗？那真是求之不得了。」

鹿丹儿把夺得的血浪插在他脸旁，不屑道：「臭美的男人，人家稀罕你吗？真不明白纪嫣然为何要嫁你，连佩剑都保不住。」

赢盈跺足嗔道：「丹儿！你还要和他说话吗？你是否耳朵聋了，听不到他说恨不得我们不理睬他。走吧！以後我都不再见到他了。」

鹿丹儿略作犹豫时，早给气苦了的赢盈硬扯著去了。

待蹄声远去後，疾风驰了回来，低头察看主人。

项少龙苦笑著坐了起来，暗忖这样也好，怕只怕这两个刁蛮女仍不肯放过他。

赢盈这麼受不了他的说笑，其实正因是稀罕和看重他，故份外下不了气。

就在此时，疾风露出警觉的神色，竖起了两只耳朵。

完全基於战士的直觉，项少龙一掌拍在疾风的马股上，大喝道：「走！」疾风与他心意相通，放开四蹄，往前奔去。

同一时间，项少龙扑地滚入刚才两女藏身的矮树丛中。

机括声响。

十多支弩箭劲射入树丛里。

此时项少龙已由另一边滚了出来，横移到一颗大树後，顺手由腰内拔出两枚飞针。

对方应是一直跟在他们身後，俟两女离开，才现身施袭。

他没有防范之心，皆因吕不韦理该不会在这种微妙的时刻使人袭击自己。因为若他遇袭身亡，最大的凶嫌自是非他莫属了。

风声响起，一支弩箭由左侧树後电射而来。

项少龙猛一闪身，弩箭贴脸而过，插在身後树上，其险至极。

他一个翻腾，就地向箭发处滚了过去。

树後的蒙面敌人正要装上第二支弩箭时，项少龙的血浪已透腹而入。

眼角人影闪掠，项少龙连转头看一眼的时间也欠奉，挥手掷出飞针，两声惨叫，先後响起。

项少龙知道不可停下来，又就势滚往一堆草丛里，刚才立身处掠过了四支弩箭，可见敌人的凶狠和必要置他於死地的决心。

足音由後方响起，来犯者不会少於二十人。

项少龙收起长剑，左右手各握著两枚飞针，凭声往後连珠掷出，又横滚开去。

一声凄厉的惨叫由後方传来，四枚飞针，只有一枚建功。

敌人纷纷找寻隐起身形的战略地点。

直到此刻，敌人仍只是以弩箭对付他，幸好敌人对他的飞针非常顾忌，不敢强攻，否则他早已送命。

不过这并非办法，敌众我寡下，只要敌人完成包围网，他将必死无疑。

他唯一的优点，就是驱走了疾风，只要再翻上马背，便有希望逃生了。

项少龙再往前滚去，快要来到另一株大树时，大腿火辣般剧痛，一枝弩箭擦腿而过，连裤子带走了大片皮肉，鲜血立时涔涔淌下。他闷哼一声，移到树後。

步声骤响。

项少龙探头後望，只见一个蒙面大汉，正持弩弓往他扑来，忙掷出飞针。

那人脸门中针，仰後翻倒，弩箭射到了半空。

三枝弩箭由树後疾射而至，幸好他及时缩了回来。

鲜血不受控制地狂流出来，剧痛攻心。

项少龙知道这是关键性的时刻，振起求生的意志，勉力往前滚去，躲到一堆乱石之後，头脑一阵晕眩，知是失血过多的现象，忙拔出匕首，割下了一截衣袖，紧在腿伤处。

敌人处传来移动时带动草叶的响声。

项少龙心中大愁，现在他的行动力因腿伤而大打折扣，更无力在偷袭者完成包围网前，逃出去与疾风会合。

就在此时，他看到了前方两树间连接著一条绊马索。

项少龙心念电转，明白了这是赢盈和鹿丹儿两女布下对付他的第二重机

关。再环目一扫，竟发现另外还有两条绊马索，把前方去路拦著。

足音再次迫来。

项少龙又气又喜，暗忖幸好疾风没有经过此处，亦知道这是目下唯一的逃生机，精神大振，跳了起来，往前狂奔而去，同时嘴唇发出尖锐呼唤疾风的哨声。

风声劲起。

项少龙飞身扑过绊马索，翻滚而去。

劲箭在头顶呼啸而过。

他再弹起来时，疾风的蹄声由远而近。

後方一声呼啸，敌人再顾不得隐起身形，扇形般狂追而来。

项少龙在树丛间左穿右插，把速度提至极限，引诱敌人发放弩箭。

要知为弩弓装上弩箭，是既费力又耗时的事，很多时还要借助脚力，所以发放了一箭後，敌人若不想让他溜走，就必须暂时放弃装上弩箭，好全力追赶他。

少了弩箭的威胁，比的就是脚力了。

疾风此时出现在左前方百丈许外，全速奔来。

项少龙由於腿伤的关系，走得一拐拐的，愈来愈慢，幸好不出所料，弩箭攻势停了下来，只余下敌人急骤的奔跑声。

接著是惊呼倒地的叫响，当然是给绊马索摔倒了。

项少龙趁机大叫道：「敌人中伏了！快动手！」

後方一阵混乱。

这时疾风奔至身前，项少龙扑上马背，打横冲出。

顺势回头瞥了一眼，只见蒙面敌人翻倒了七、八个在地上，未倒下的仍有六、七人，其中一人的身形非常眼熟，正掷出手中长剑，往疾风插来，手劲与准绳，均无懈可击。

项少龙挥剑横格，同时大笑道：「旦楚将军不愧田相手下第一猛将！」

一夹疾风，像一片云般飞离险境。

第 08 章 纠缠不清

乌府内，滕翼亲自为他包伤口，骇然道：「这箭只要歪上一寸，三弟莫想能逃回来。」

荆俊此时回来道：「查过了！旦楚仍没有回来，那两位刁蛮小姐早安全归家了。」

项少龙皱眉苦思道：「我敢肯定今日有份与会的大臣里，必有人与田单暗通消息，否则他怎能把握到这麽好的时机。」

一旁的陶方点头道：「假若少龙遇害，人人都会以为是吕不韦下的手，那时秦国就有难了。」

荆俊插口道：「会不会真是吕不韦通过田单向三哥下毒手，事後大可推说是别人陷害他哩！」

滕翼道：「应该不会，对方摆明连赢盈和鹿丹儿都不放过，只因她们走

早了一步，才没遇上旦楚和他的人吧！」

项少龙暗吁出一口凉气，刚才情况的凶险，乃平生仅遇，若非因两女布下的绊马索，再诈得敌人阵脚大乱，现在休想能安坐在此。

陶方道：「幸好箭上没有淬毒，可见由於事起仓卒，旦楚等亦是准备不足，否则结果就完全两样了。」

顿了顿又道：「只要我们查出有那位大臣，离开议政厅後立即找田单，就知是谁与田单暗中勾结。一天找不出这人来，始终是心腹之患。」

项少龙道：「我看不会那麽容易查出来吧！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有一套秘密的联络手法，不愁被别人看破。」

滕翼接入道：「只凭他能猜到赢盈和鹿丹儿会缠你到城外较量，就知此人不但深悉咸阳城的事，还须是与赢盈等相当接近的人。若这立论正确，吕不韦蒙骜均该与此事无关。」

荆俊正想发表高见时，乌舒奔进来道：「牧场有信来了！」

项少龙大喜，取过竹筒，拔开盖子，把一封帛书掏了出来，果然是那封冒充春申君写给李园的伪信。

众人看过，都叹为观止。

陶方道：「少龙准备怎样把这封伪信交到李园手上？」

项少龙微笑道：「备车，今趟要由你们扶我去见鹿公了。」

步下马车时，项少龙才领教到滋味，当受伤的左腿踏到地上去时，伤口像裂了开来般痛入心脾。

乌言著和另一铁卫荆别离，忙左右扶持著他，朝鹿公将军府的主宅走去。门卫都讶然看著他。

项少龙报以苦笑，登上门阶，到厅内坐下，才令两人到门外等候他。

俏婢儿来奉上香茗，瞪著好奇的大眼偷瞥著他，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儿。

项少龙心中奇怪，想问她时，一团黄影，旋风般由内进处冲了出来，到了他几前坐了下来，得意洋洋地看著他，原来是闻风而至的鹿丹儿。

只见她小嘴一翘，神气地道：「想不到堂堂都骑大统领，只不过摔了一跤，就那麽跌断了狗腿子，真是笑死天下人，羞家极了。」

项少龙看著她娇俏的模样，苦笑道：「你们不是打定主意不理睬我这没用的手下败将吗？为何丹儿小姐又这麽有兴致了？」

鹿丹儿微一愕然，接著大发娇嗔道：「谁理睬你了，只是你摸上门来吧！还要说这种话？」

项少龙微笑道：「算我不对好了，丹儿小姐请勿动气。」

鹿丹儿气鼓鼓地瞪著他，向身旁掩嘴偷笑的美婢道：「看甚麽！给滚入去！」

吓得那小俏婢慌忙溜掉。

此时气氛颇为微妙，两人都不知说些甚麽话才好，这刁蛮美丽的少女更是进退两难，项少龙心中一软，为她解围道：「後天就是田猎大典了，丹儿小姐作好了准备吗？」

鹿丹儿爱理不理地道：「谁要你来管我的事。哼！你这人最不识举，累得盈姐哭了，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项少龙失声道：「甚麽？」

鹿丹儿愈想愈气，怒道：「甚麽甚麽的？你当自己是甚麽东西？我们要来求你吗？我恨不得一剑把你杀了。」

项少龙暗自心惊，眼前的鹿丹儿，乃咸阳琴清外绝对碰不得的美女，因为她正是储妃人选之一。

爱的反面就是恨。

像赢盈和鹿丹儿这种心高气傲的贵女，份外受不起别人的冷淡，尤其这人是她们看得上眼的人。

正不知说甚麽时，鹿公来了。

鹿丹儿低声道：「项少龙！我们走著瞧吧！」一阵风般溜了。

鹿公在上首坐下时，摇头叹道：「这小娃子很难侍候，我也拿她没法儿。」

项少龙惟有以苦笑回报。

鹿公正容道：「你的腿是甚麽回事？不是给丹儿弄伤了吧。」

项少龙低声把遇袭的事说了出来。

鹿公勃然大怒道：「田单真是好胆，到了这里仍敢行凶，真是欺我秦国无人耶？」

项少龙道：「这事很难追究，吕不韦亦会护著他。」由怀里掏出那封伪造的书信，交给鹿公过目。」

鹿公看後，点头道：「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会在今晚把信送到李园手上，最近有位原本在春申君府作食客的人来投靠我，就由他作信使好了，保证李园不会起疑心。」

项少龙大喜道：「这就最好了！」

鹿公沉吟片晌後，有点难以启齿地道：「小丹真令我心烦！」

项少龙讶道：「令孙小姐有甚麽问题呢？」

鹿公道：「你不知道了，这几天小丹除了你外，还找上管中邪，对他的剑法和人品气度赞不绝口，这小子又懂讨女儿家的欢心，你说我应否心烦？」

项少龙听得心中一沉，皱眉道：「婚嫁之事，不是由你老人家作主吗？」

鹿公摇头道：「我大秦族自古以来，一直聚族而居，逐水草以为生计。男女自幼习武，更有挑婿的风俗，任由女子选取配得上自己的情郎，有了孩子才论婚嫁。自商鞅变法後，情况虽有改变，但很多习惯仍保留下来，所以若丹儿真的看上了管中邪，老夫也很难阻止。」

今次轮到项少龙大感头痛。

这可说管中邪打进秦人圈子的最佳方法，若给他把鹿丹儿弄上了手，成了鹿公的孙女婿，不但使鹿丹儿当不成储妃，亦使他的身分地位大是不同，对付起来困难多了。

这种男女间的事，外人根本无权过问。

管中邪无疑是很有魅力的人，就算自己亦没有把握能在这方面胜得过他。

苦笑道：「鹿公不是有意把孙小姐嫁入王宫吗？」

鹿公叹道：「这是徐先和腾胜的主意吧了！丹儿往时也有入宫陪储君读书，这两天缠上了管中邪後，便失去了这兴致。吕不韦这招真辣，使我再不敢向太后提出丹儿的婚事。」

鹿公双目闪过杀机，沉声道：「我派人警告了管中邪，若他真的敢碰丹儿，就算有吕不韦作他靠山，我也要找人把他生了，但问题是几乎每趟都是丹儿自己送上门去找他，教我无计可施。」

顿了顿忽道：「少龙和他交过了手吗？」

项少龙摇头表示尚未交手。

鹿公道：「此人剑术非常厉害，昨晚在送别龙阳君的宴会上，大展神威，连败各国著名剑手，连田单的贴身卫刘中夏都败在他手上，大大的露了一手。现在咸阳已有传言，说他的剑法在你和王翦之上，嘿！好小子！」

项少龙动容道：「鹿公看过他出手，觉得怎样？」

鹿公沉声道：「他的剑法非常怪异，以缓制快，以拙克巧，比起你的剑法，可说各擅胜场，但我却怕你在膂力上逊他一筹。」

项少龙开始感到管中邪对他的威胁，而这种形势，极可能是那莫傲一手营造出来的，此人不除，确是大患。

假若嬴盈和鹿丹儿两位咸阳城的天之骄女，都给他弄了上手，那他将会融入秦人的权力圈子里，对他项少龙更是不利。

只要吕不韦派他再打两场胜仗，立下军功，就更加不得了。

想深一层，如果自己拒绝了吕娘蓉的婚事，肯定吕不韦会把爱女嫁给管中邪，而此君将会成为吕不韦手下的第二号人物。

是否该把他干掉呢？那会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或者要和他来一趟公平的决战，不过只是想起他比得上魏牟的神力，胜过连晋的剑法，项少龙便心中打鼓，难以坚持这「解决」的方法。

离开上将军府後，他强烈地思念著妻儿和爱婢，不过碍於那拐行的左脚，怕她们担心，才放弃了这冲动。

而他内心深处，隐隐知道自己其实很想再见到琴清，纵使没有肉体的接触，只要能看到她的音容笑貌，雅致的丰姿，已是最大的享受。

回到乌府後，项少龙向滕荆两人告知了鹿公府之行的情况，提到了鹿丹儿和管中邪的事，叹道：「吕不韦这一招实令人难以招架，男女间的事谁都插手不得，最糟是秦女风气开放，又可自选娇婿，连父母都管她不著。」

荆俊听得心痒痒地道：「鹿丹儿和嬴盈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女，若全被管中邪弄上手，令人想起都心中不服气，唉！我说起来都是个堂堂副统领，为何她们不来寻我开心呢？」

滕翼沉声道：「不要说这些无聊话了，在现时来说，我们根本没有余暇去理这方面的事，亦不到我们理会，还有一天就是田猎大典，我们要拟好计划，好对付那莫傲，同时要应付吕不韦的阴谋。」

项少龙道：「小俊摸清楚了田猎场的环境吗？」

荆俊兴奋起来，取出一卷帛图，摊在几上，陶方这时刚好返来，加入了他们的密议。

荆俊解释道：「田猎场占地近百里，界於咸阳和梁山之间，一半是草原和纵横交错的河流，其他是山峦丘谷，营地设在田猎场最接近咸阳城的东端一处高地上，泾水由东而来，横过北方，检阅台就设在营地下方的大草原处，分早猎和晚猎，如要动手，当然是在有夜色掩护时最佳了。」

陶方担心道：「少龙的腿伤，多少会有些影响。」

项少龙道：「这事是斗智而非斗力，而且坐在马背上，腿伤应没有太大影响。」

滕翼道：「田猎有田猎的规矩，首先是禁止使用弩弓，亦不准因争逐猎物而进行私斗，人数方面也有限制。最受人注目是第三天的晚猎，由狩猎最丰的单位派出人选，到西狩山行猎较量，该处盛产虎豹等猛兽，谁能取回最多的兽耳，就是胜利者。」

所谓单位，指的是军中的单位，例如禁卫军、都骑军、都卫军便是三个

独立的单位，其他如上将军府、左右丞相府，都是不同的单位，用意是提拔人材，就像一场比拚骑射的考试。

为了展示实力和激励斗志，像田单这些外人亦会被邀参加，好比拚高低。

荆俊道：「布置陷阱并不困难，问题是如何把莫傲引到那里去，这家伙的坏心术最多，恐怕很难令他上当。」

项少龙道：「有些甚麽陷阱，可否说来听听？」

荆俊精神大振道：「其中一著手段，就是把一种取自蜂后的药液沾点在莫傲身上，只要他经过蜂巢附近，保证可要了他的命。」

陶方皱眉道：「若他穿上甲冑，恐怕只手脸有被螫的可能，未必能致他於死地。」

滕翼道：「陶公有所不知了，在西狩山一处斜坡旁的丛林里，有十多巢剧毒的地蜂，只要叮上十来口，人就要昏迷，多几口的话，神仙怕都难打救，问题就是怎样诓他到那里去，因为他只是文官，不会直接参与狩猎，这计划对付管中邪反容易一点。」

陶方色变道：「这麽说，吕不韦对付少龙亦应不是太困难的了。」

项少龙苦笑道：「只要想想那毒计是由莫傲的脑袋里走出来，便知非是易与，看来我可暂且拖著吕娘蓉的婚事，待杀了莫傲後，才与他计较，始是聪明的做法。」

滕翼叹道：「三弟肯这样做吗？」

项少龙双目神光一闪道：「兵不厌诈，否则就要吃大亏，或者佯作答应後我们再利用管中邪，破坏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此事随机应变好了。」

陶方省起一事道：「我差点忘了，图先著你明天黄昏时分去会他，应有新的消息。」

滕翼长身而起道：「夜了！少龙早点休息吧！若仍走得一拐一拐的，怎样去与图先会面。」

项少龙在两人扶持下，朝寝室走去。

心中一片茫然。

由与吕不韦斗争到现在，虽然不断落在下风，但从没有像这刻般的心乱如麻，无论是吕娘蓉、鹿丹儿又或赢盈，每个都令他大感头痛，有力难施。

他清楚地感觉到，即管成功除去了莫傲，这个管中邪仍有可能使他一败涂地。

这刻他只希望能搂著纪嫣然她们好好睡一觉，自己未来的命运实太难以逆料了。

第 09 章 拒婚之恨

翌日起床时，腿伤疼痛大减，伤口处还消了肿。

项少龙大赞滕翼的山草药了得，滕翼警告道：「这两天你绝不可作激烈的动作，否则伤口爆裂时，手尾就长了。」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我想到最佳应付莫傲和管中邪阴谋的方法了，就是因伤退出狩猎，横竖说起打猎，我比你们差远了。」

滕翼笑道：「那会使很多人失望了。」

吃早点时，吕不韦忽然派人召他往见。

项少龙想起吕娘蓉的事，大感头痛，无奈下只好匆匆赶往相府。

在府门处遇上前往南门都卫衙署的管中邪，後者全无异样神态地向他执下属之礼，笑道：「这几天很想找项大人喝酒聊天，只恨公私两忙，抽不出时间来，今天出门遇贵人，相请不若偶遇，不如今晚由我请客，加上昌文君兄弟，大家欢叙一夜。」

由於两人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反使项少龙难以拒绝，无奈答应後，装出抱歉的神态道：「因吕雄的事，累得管大人降官一级，我」

管中邪哈哈一笑，拉著他走到一旁低声道：「项大人勿将此等小事放在心上，吕雄是自取其咎，怨不得任何人。小弟降职亦是难卸罪责。」

项少龙听得心中生寒，这人城府之深，确教人心中凜然。

定下了今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後，项少龙才往书斋拜见吕不韦。

吕不韦正在吃早点，著项少龙坐下与他共进早膳後，肃容道：「听城卫的报告说，少龙昨天黄昏在城外遇袭，受了箭伤，这究竟是甚麽一回事，知否是谁人做的？」

项少龙道：「他们都蒙著了头脸，不过假若我没有猜错，其中一人应是田单手下的猛将旦楚。」

吕不韦脸色微变，借吃糕点掩饰心中的震荡。

项少龙明白他动容的原因，因为假设田单成功了，最大的嫌疑者将是他吕不韦本人，那等若田单在陷害吕不韦。

项少龙索性坦然道：「田单已识破了我董马痴的身分，由於我有位好朋友落到他手上，他竟以此威胁我，幸好当时给我看穿那位朋友早给他害了，所以一时气愤下，当著他的脸说要杀他报仇，他自然要先发制人了。」

吕不韦沉吟不语，好一会才道：「他怎能把握时间得这天衣无缝，就像我为了吕雄这蠢材的事，心怀不忿，派人去找你算账的模样。幸好当时我是和你一道离开，在时间上赶不及遣人吊著你和那两个刁蛮女，否则我也脱不了嫌疑。」

项少龙心中佩服，吕不韦无论气魄风度，均有使人为之慑服，甘心向他卖命的魅力，像眼前这番说话，便充满推心置腹的坦诚味道。

项少龙道：「当日在邯郸时，田单曾暗示在咸阳有与他勾结的人，还表示蛮有对付我的把握，那人当然不应是指吕相，该是昨天与会的其他六位大臣之一。」

吕不韦点头道：「鹿公、徐先、王和蒙骜四人都应该没有问题，余下的就只有蔡泽和王綰两人，其中又以蔡泽嫌疑最大，说到底他仍是因我而掉了宰相之位，哼！竟然摆出一副依附於我的模样，看我如何收拾他吧！」

项少龙吃了一惊道：「还是查清楚一点才决定吧！」

吕不韦冷笑道：「这事我自有分寸，是了！娘蓉的事你决定好了吗？」

项少龙想起「无毒不丈夫」这句话，把心一横道：「吕相如此看得起我项少龙，我怎敢不识举，此事」

就在此时，窗外传来一声娇叱道：「且慢！」

两人同时吓了一跳时，爱穿红衣的吕娘蓉像一团烈焰般推门而入，先对吕不韦道：「爹不要怪守卫有疏职守，是我不准他们张声的。」

项少龙忙站起来行礼。

吕不韦皱眉道：「爹和项统领有密事商量，蓉儿怎可在外面偷听？」

吕娘蓉在两人之前亭亭玉立，娇憨地道：「只要是有关娘蓉的终生，娘蓉就有权来听，入乡随俗，秦人既有挑婿的风俗，娘蓉身为堂堂右相国之女，自应享有这权利，娘蓉有逾礼吗？」

吕不韦和项少龙脸面相觑，都不知应如何应付这另一个刁蛮女。

吕娘蓉眼神移到项少龙脸上，露出不屑的神情，傲然道：「若想娶我吕娘蓉为妻，首先要在各方面都胜得过我，才可成为我吕娘蓉的选婿对象之一。」

吕不韦不悦道：「蓉儿！」

吕娘蓉跺足嗔道：「爹！你究竟是否疼锡女儿？」

吕不韦向项少龙摊摊手，表示了无奈之意，柔声道：「少龙人品剑术，均无可挑剔，还说爹不疼爱你吗？」

项少龙却是心中暗笑，刚才他并非要答应婚事，只是希望以诈语把事情拖到田猎後才说，亦好使吕不韦不疑心是他杀死莫傲，岂知这位曾被他拒婚的三小姐竟躲在窗外偷听，现在到来一闹，反是正中他下怀。

吕娘蓉莲步轻摇，婀娜多姿地来到项少龙身前，仰起美丽的俏脸打量他道：「我并没有说一点都不喜欢他呀！只是有人更合女儿心意，除非他能证明给我看他才是更好的，否则休想女儿会挑他为婿。」

她对著项少龙，却是只与她爹说话，只是这态度，就知她在有冤报冤，向项少龙讨回曾被拒婚的屈辱。

她虽是明媚动人，但由於与吕不韦的深仇，项少龙对她并没有爱的感觉，微微一笑道：「三小姐心中的理想人选是谁呢？」

吕娘蓉小嘴微翘，恼恨地白他一眼道：「我的事那到你来管，先让我看看你在田猎的表现吧！」

项少龙向吕不韦苦笑道：「那恐怕要教小姐失望了。」

吕不韦皱眉道：「蓉儿不要胡闹，少龙受人暗算，伤了大腿，明天」

吕娘蓉不屑地道：「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有甚麽资格作女儿的丈夫，爹！以後都不可再提这头婚事了，女儿宁死都不会答应。」

娇哼一声，旋风般去了。

项少龙心中大喜，表面当然装出失望的神态。

吕不韦著他坐下後叹道：「这女儿是宠坏了，少龙不须放在心上，过几天我再和她说说看。」

项少龙忙道：「一切听吕相吩咐！」心中却在想要设法使管中邪知道此事，他会有方法使吕娘蓉不对他「变心」，例如把生米煮成熟饭那类手段，那自己就可化解了吕不韦这一招了。

吕不韦沉吟片晌後，低声道：「少龙是否真要杀死田单？」

项少龙苦笑道：「想得要命，只是相当困难，当时是气愤冲口而出，事後才知太莽撞了。」

吕不韦点了点头，苦思顷刻，待要说话时，下人来报，李园有急事求见。

吕不韦大感愕然，长身而起道：「此事容我再想想，然後找你商议，我要先去看看李园有甚麽事？」

项少龙忍住心中喜意，站了起来。

李园终於中计了。

离开相府，项少龙立即入宫谒见小盘，这大秦的小储君在寝宫的大厅接

见他。

侍候他的宫女均年轻貌美，有两三个年纪比小盘还要少，但眉目如画，已见美人儿的坯形。

小盘和他分君臣坐好後，见他对她们留神，低笑道：「这都是各国精挑来送给我的美人儿，全都是未经人道的上等货色，统领若有兴趣，可挑几个回去侍候你。」

项少龙想起当日自己制止他非礼妮夫人的侍女，不禁感触丛生，摇头道：「储君误会了，我只是怕你沉迷女色，伤了身体。」

小盘肯定地道：「统领放心好了。」伸手挥退众宫娥，才凄然道：「自母亲受辱惨死後，我曾立誓把心神全放在复仇之上，再不会把精神荒废在女人身上了。」

项少龙暗忖这或者是小盘能成为一统天下的霸主原因之一，环顾其他六国君主王太子，谁不耽于酒色逸乐，只有小盘因母亲妮夫人之死，立下复仇壮志，视身旁美女如无物。

点头道：「女人有时亦可调剂身心，但最紧要有节制。」小盘道：「受教了，琴太傅亦常提醒我这方面的事。」

顿了顿道：「听昌文君说你受了箭伤，去探你时师傅却早睡了觉，害得我担心了一晚，究竟是甚麽一回事呢？」

项少龙把事情说出来後，小盘亦想到吕不韦指出的问题，动容道：「这事必有内奸，否则不会晓得那两个女娃子会缠你出城比斗？」

项少龙道：「这事交由吕不韦去烦恼吧。是了！昨天你摆明不听你母后的话，事後她有没有责怪你。」

小盘冷笑道：「她自搭上了毒後，就有点怕我，教训是教训了几句，还著我借田猎的机会，把管中邪升回原职，我已答应了，犯不著在这种小事上和她争。」

提起管中邪，项少龙记起了鹿丹儿的事，说了出来。

小盘眼中闪过森寒的杀机，冷然道：「吕不韦真胆大包天，竟敢派人来和我争女人，看他日後有甚麽好下场。」

项少龙暗忖：当然是给你迫死了。顺口问道：「你欢喜那鹿丹儿吗？」

小盘笑道：「那是估相当难服侍的丫头，若论美丽，我身边的女人比得上她的大有人在，只不过非是鹿公的孙女吧！哼！我不欢喜任人安排我的婚姻，话事的人该是我这储君才对。」

项少龙皱眉道：「我看太后是不会由你自己拿主意的。」

小盘得意地道：「我早有应付之策。」

项少龙待要追问，李斯捧著大卷宗公文来了。

行礼後，李斯将文件恭敬地放到几上，道：「储君在上，微君幸不辱命，赶了两晚夜，终弄好了外史的职权，请储君过目。」

项少龙才省起这外史是自己根据包公想出来给内史腾胜的新职位，想不到牵涉到这麽繁重的文书工作。

小盘欣赏地望著李斯道：「那个燕国美女是否仍是完璧？」

李斯偷看了项少龙一眼，尴尬地道：「微臣这两天连看她一眼的时间都找不到。」

项少龙听得一头雾水时，小盘欣然道：「大前天吕不韦送了个燕女来给寡人，寡人遂转赠李卿家，那知李卿家为了公事，竟可视美色如无物，寡人

非常欣赏。」

李斯忙下跪谢小盘的赞语，感动之情，逸於言表。

至此项少龙才明白有明君才有明臣的道理，换了别人，怎会从这种地方看出李斯的好处。

坐定後，小盘伸手按著几上的卷宗道：「这就是寡人和太后的交易了，我送她的奸夫一个大官，又附赠大屋，她自然要在寡人的婚事上作出让步。那个楚国小公主，寡人可收之为妃嫔，至於谁作储妃，则要待寡人正式加冕再作决定。」

项少龙心叫厉害，秦始皇加上李斯所产生的化学作用，确是挡者披靡，至少历史已证明了这是「天下无敌」的组合。

李斯关心地道：「听说项大人受了箭伤哩！现在见到你才安心点。」

小盘插入道：「项卿不若由御医检视伤口好吗？」

项少龙婉言拒绝了，正要说话时，昌文君来报，吕不韦偕李园求见。

三人心知肚明是甚麽一回事，项少龙遂与昌文君一道离开，李斯则留下陪小盘见客。

溜出後殿门，来到御园里，昌文君把项少龙拉到一角，不安道：「都是我妹子不好，扯了你到城外，累少龙遭人暗算了。」

项少龙笑道：「怎可错怪令妹，这种事谁都想不到呀！」

昌文君道：「我本想找你去逛青楼，才知你受伤後提早就寝。今晚由我请客，管大人说你已答应了。哼！若让我找出是谁做的，保证他人头落地。」

项少龙道：「不要说得这麼口响，敢对付我的人不会是善男信女，嘿！你的好妹子怎样了？」

昌文君叹道：「昨天由城外回来後，就关上门大发脾气，又不肯吃饭，你也知我们兄弟俩公务繁忙，爹娘又早死，我们那来这麼多时间去哄她。」

接著有点难以启齿道：「究竟发生了甚麽事？」

项少龙苦笑道：「我只是承认被打败了，请她们高贵手再不要理会我，令妹便大发娇嗔，扯著鹿丹儿走了。」

昌平君喜上眉梢道：「看来她真的喜欢上了你，嘿！你对她有意思吗？」

项少龙叹道：「自倩公主惨遭不幸後，我已心如死水，只希望能专心为储君办事，再不愿有感情上的风波。」

昌平君同情地道：「三年前我的一名小妾因病过世，我也有你这种心情，不过男人就是男人，很快就会复原过来，或者少龙需要多点的时间，只要你不是对她全无意思就成了。不过我最明白赢盈的性格，报复心重，她定会弄些事出来，使你难过，唉！我也不知该怎麽说了。」

今趟轮到项少龙来安慰他。

昌平君把项少龙送至宫门，两人才分手。

项少龙返回衙署，滕荆两人均到了西郊去，联同昌文君布置明天田猎大典的事宜。

他处理了一些文书工作後，有人来报，周良夫妇求见。

项少龙还以为他们今早已被送离咸阳，至此才知他们仍留在衙署里，忙著人把他们请进来。

坐定後，项少龙讶道：「贤夫妇为何仍留此不去呢？」

周良不好意思地道：「小人和内人商量过了，希望能追随项爷办事，我家三代都是以造船为业，不知项爷有否用得著小人的地方？」

项少龙凝神打量了两人，见他们气质高雅，不似普通百姓，禁不住问道：「贤夫妇因何来到咸阳呢？」

周良道：「实不相瞒，我们原是宋国的贵族，国亡後流离失所，她」看了乃妻一眼後，赧然道：「她并非小人妻子，而是小人的亲妹，为了旅途方便，才报称夫妇。今次到咸阳来是碰碰运气，希望可以弄个户籍，干点事情，安居下来。」

项少龙为之愕然。

周良的妹子垂首道：「小女子周薇，愿随项爷为奴为婢，只希望大哥有出头的日子。」

项少龙细审她的如花玉容，虽是不施脂粉、荆钗布裙，仍不掩她清秀雅逸的气质，难怪吕邦不肯放过她，心中怜意大起，点头道：「贤兄妹既有此意思，项某人自会一力成全，噢！快起来！折煞我了。」

两人早拜跪地上，叩头谢恩。

项少龙这二十一世纪的人最不惯这一套，忙把他们扶了起来。

深谈了一会後，手下来报，太子丹来了，项少龙著人把周良兄妹送返乌府，由陶方安置他们後，才到大堂见太子丹。

与太子丹同来的还有大夫冷亭、大将徐夷则和那风度翩翩的军师尤之。

命亲卫退下後，项少龙微笑道：「太子是否接到消息了？」

太子丹佩服地道：「项统领果有惊人本领，李园真个要立即赶返楚国，不知统领使了甚麽奇谋妙计呢？」

项少龙避而不答道：「些微小事，何足挂齿，只不知太子是否决定与项某共进退呢？」

太子丹识趣地没有寻根究底，把手递至他身前。

项少龙伸手和他紧握了好一会，两人才齐声畅笑，两对眼神紧锁在一起，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对太子丹来说，眼前最大的威胁，并非秦国，而是田单这充满亡燕野心的强。

放开手後，太子丹道：「此事我不宜出面，若我把徐夷乱的五千军马，交与统领全权调度，未知统领是否觉得足够呢？」

尤之接入道：「鄙人会追随统领，以免出现调度不灵的情况。」

项少龙喜出望外，想不到太子丹这麼爽脆和信任自己，欣然道：「若是如此，田单休想能保著项上人头。」

又商量了行事的细节後，太子丹等才告辞离去。

项少龙心情大佳，忽然强烈地思念著娇妻爱儿和田氏姊妹，遂离开衙署，往琴府去也。

第 10 章 东郡民变

赶到琴府，寡妇清在大厅接待他，道：「嫣然妹她们到了城外试马，准备明天田猎时一显身手，我有点不舒服，所以没有陪她们去。」

项少龙关心地道：「琴太傅没有事吧？」表面看来，她只是有点倦容。

琴清垂首轻摇道：「没有甚麽！只是昨夜睡不好吧！」

起头来，清澈若神的美目深深注视著他道：「我有点担心，昨天黄昏时我由王宫返来，遇上到咸阳来参加田猎的高阳君，打了个招呼，他表现得很神气，真怕他会弄出事来。」

高陵君就是因华阳夫人看上了庄襄王，致王位被夺的子了。项少龙吃了一惊，知道由於自己忙於对付田单，把这个人忽略了。龙阳君曾说高陵君与赵使庞暖有密谋，当时并不太放在心上，究其原因，皆因没有把庞暖当是个人物，现在给琴清提醒，不由担心起来。

琴清道：「或者是琴清多疑吧！有你保护储君，我还有甚麽不放心哩！」

项少龙暗忖：若要公然起兵叛变，怎也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最怕是阴谋诡计，防不胜防吧！唔！这事应该通知吕不韦，分分他的心神，对自己亦是利无害。他应比自己更紧张小盘的安危。

琴清见他沉吟不语，幽幽一叹道：「昨天陪太后共，那讨厌的毒整天在身旁团团转，恶形恶状，真不明白太后怎会视他如珠如宝。」

项少龙苦笑道：「他是名副其实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可惜没有多少人能像琴太傅般，可看穿其中的败絮。」

琴清娇躯微颤，秀眸亮了起来，讶然道：「难怪嫣然妹说和你交谈，永远都有新鲜和发人深省的话儿，永远都不会听得厌倦哩！」

项少龙心中一热，忍不住道：「琴太傅是否有同感呢？」

琴清俏脸一红，赧然白了他一眼後，垂下螓首，微微点头。那成熟美女的情态，动人至极。

项少龙的心神被她完全吸引，但又有点後悔，一时间无以为继，不知说甚麽话才好。

顷刻的静默，却像世纪般的漫长。

琴清低声道：「项统领吃过了饭吗？」

项少龙冲口而出道：「吃过了！」

琴清「噗哧」娇笑，横了他风情万种的一眼道：「终给我抓著统领说的谎话了，现在才是巳时，那有这麽早开午饭的？不想陪琴清共膳，找个甚麽公务繁忙的藉口，便不用给琴清当场揭破了。」

项少龙大感尴尬，期期艾艾，一张老脸火烧般红了起来。

琴清出奇地没有丝毫不悦，盈盈而起道：「我没时间理你了，现在琴清要把膳食送往城外给你的众娇妻们，项统领当然没有空一道去吧！至少要抽空去吃饭啊！」

项少龙愈来愈领教到她厉害起来时咄咄逼人的滋味，囁嚅道：「确是有些事嘿！琴太傅请见谅则个。」

琴清绽出个含蓄但大有深意的笑容後，看得大开眼界的项少龙失魂落魄时，又回复了一贯清冷的神情，淡淡道：「项统领请！」竟是对他下逐客令。

项少龙随著她手势的指示，往大门走去，琴清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後，默不作声。

项少龙涌起恶作剧的念头，倏地停了下来，琴清那想到这一向谨守礼数的人有此一著，娇呼一声，整个娇躯撞在他背上。

那感觉要怎样动人就那麽动人。

项少龙在这刹那回复了初到贵境时的情怀，潇洒地回身探手挽著她不盈一掬的小蛮腰，凑到她耳旁低声道：「琴太傅！小心走路了。」

琴清也不知多久没有给男人的手探到身上来，浑体发软，玉颊霞烧，像受惊的小鸟般抖颤著，两手便来推他。

项少龙不敢太过分，乘机放开了她，一揖到地说：「请恕项少龙无礼，琴太傅不用送客了。」

在琴清一脸娇嗔，又恼又恨的表情相送下，项少龙心怀大畅的离开了。

在这一刻，他恢复了浪子的心情。

由於缚手缚脚的关系，这些日子来他给琴清、赢盈、鹿丹儿诸女弄得左支右绌、晕头转向、反击无力。

到现在才有出了一口气的感觉。

想起刚才搂著她纤柔腰肢的享受，一颗心登时跃动起来。

这或者就是情不自禁了。

忽然涌起的冲动，最是难以控制啊。

项少龙来到相府，接见他的是图先，後者道：「平原郡发生民变，相国接到消息後，立即赶入王宫见太后和储君。」

项少龙心中一凛，平原郡是由赵国抢回来的土地，在这时候发生了事情，极可能是庞暖一手策划的，其中有甚麽阴谋呢？

吕不韦的反应，当然是立即派出大军，赶往维护自己一手建立出来的郡县，否则说不定连毗的上党和三川两郡，会有样学样，同时叛变，再有韩赵等国介入时，形势可能一发不可收拾，那东方这三个战略重镇，就要化为乌有，白费心血了。

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吕不韦必须把可以调动的军队全部派往平原郡镇压民变，那时咸阳就只剩下禁卫、都骑、都卫三军了。

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是三军已有足够力量把守咸阳城，但若在田猎之时，朱姬和小盘都到了无城可恃的西郊，就是另一回事了。

假设高陵君能布下一支万人以上的伏兵，又清楚兵力的分布和小盘的位置，进行突袭，并非没有成功的机会。

愈想愈心寒，又不便与图先说话，遂起身告辞。

图先把他送出府门，低声提醒了他到那间民房见面後，项少龙忙朝王宫赶去。

快到王宫时，一队人马迎面而至，其中最触目是赢盈和鹿丹儿两女，左右伴著管中邪。

项少龙虽对两女没有野心，但仍禁不住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两女若论美色，可说各有千秋，但赢盈的长腿、纤幼的腰肢和丰挺的酥胸，却使她更为出众，诱人之极。

两女见到项少龙，都装出与管中邪亲热的神态，言笑甚欢，对项少龙当然是视若无睹。

管中邪自不能学她们的态度，隔远领著十多名手下向他行礼致敬。

项少龙回礼後，管中邪勒马停定，道：「平原郡出了事，储君太后正和吕相等举行紧急会议。」

两女随著管中邪停了下来，摆出爱理不理的气人少女神态，不屑地瞪著项少龙。

项少龙心中好笑，先向她们请安，才说：「管大人要到那里去？」

管中邪从容潇洒地道：「两位小姐要到西郊视察场地，下属陪她们去打个转，顺道探访昌文君他们，天气这麽暖，出城走走亦是乐事。」

项少龙哈哈笑道：「有美相伴，自然是乐事了！」不待两女有所反应，策骑去了。

唉！若非与吕不韦如此关系，管中邪应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那时他只会为朋友有美垂青而高兴。但现在却感到棋差一著，给管中邪占了上风，而他则是束手无策。

抵达王宫时，会议仍在议政厅内进行著。

昌平君把项少龙拉到一角道：「你见到嬴盈吗？」

项少龙点了点头。

昌平君道：「是否和管大人在一起。」

项少龙再点头，道：「听说是要到西郊视察田猎场的地势。」

昌平君叹了一口气道：「今早我给左相国徐大将军找了去训话，要我管教妹子，不要和吕不韦的人这么亲近，今趟我是左右做人难，项大人能否救救我？」

项少龙当然明白这小子的意思，苦笑道：「你该知管中邪是个对女人很有办法的人，本身条件又好，无论体魄外貌剑术谈吐，均无可挑剔，明刀明枪我亦未必胜得过他，何况现在贵妹子视我如大仇人，这事还是听天由命罢。」

昌平君愕然道：「怎能听天由命，我们这一辈的年轻将领，最佩服就是徐先的眼光，他看的事绝错不了，若嬴盈嫁了给管中邪，将来受到株连怎才好。吕不韦现在的地位还及不上以前的商鞅君，他不是也要给人在闹市中分了尸吗？外人在我大秦没多少个能有好收场的，官愈大，死得愈惨。」

项少龙倒没从这角度去想这个问题，一时间哑口无言。

两兄弟之中，以昌平君较为稳重多智。昌平君则胸无城府，比较爱闹事。

昌平君叹道：「现在你该明白我担心甚麽了，问题是与管中邪总算是谈得来的朋友，难道去执著他胸口，警告他不可碰嬴盈，但又交待不出理由吗。」

项少龙为之哑然失笑，昌平君说得不错，难道告诉管中邪，说因怕他将来和吕不韦死在一块儿，所以不想妹子和他好？

昌平君怨道：「枉你还可以笑出来，都不知我是多麽烦恼。」

项少龙歉然道：「只是听你说得有趣吧了！说到婚嫁，总要你们两位兄长点头才能成事，管中邪胆子还没有那麽大吧。」

昌平君忿然道：「像你说得那麽简单就好了，假若吕不韦为管中邪来说亲，甚或出动到太后，我们这两个小卒儿可以说不吗？」

项少龙一想也是道理，无奈道：「你说了这麽多话，都是想我去追求令妹吧了！何不试试先行巧妙及婉转点地警告管中邪，鹿公已这麽做了。」

昌平君苦笑道：「鹿公可倚老卖老，不讲道理，四十年後我或者可学他那一套，现在却是十万个行不通。嘿！难道你对我妹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吗？在咸阳，寡妇清外就轮到她了，当然，还有我们尚未得一见的纪才女。」

项少龙失笑道：「你倒懂得算账。」

昌平君伸手拿著他手臂道：「不要顾左右而言之了，怎麽样？」又看著他手臂道：「少龙你长得非常粗壮。」

项少龙心中实在喜欢昌平君这朋友，无奈道：「我试试看吧！但却不敢担保会成功。」

昌平君大喜，此时会议结束，吕不韦和蒙骜、王神色凝重地步下殿门，边行边说著话。

吕不韦见到项少龙，伸手召他过去。

项少龙走到一半时，吕不韦已与蒙王两人分手，迎过来扯著他往御园走去，低声道：「少龙该知发生了甚麽事，现经商议後，决定由蒙骜率兵到平原郡，平定民变。王则另领大军，陈兵东疆，一方面向其他三川、上党两郡的人示威，亦可警告三晋的人不可妄动。」

顿了顿再道：「这事来得真巧，仓卒间驻在咸阳的大军都给抽空了，又碰上田猎大典，少龙你有甚麽想法？」

项少龙淡淡道：「高陵君想谋反了！」

吕不韦剧震道：「甚麽？」

项少龙重复了一次。

吕不韦回过神来，沉吟顷刻後，来到御园内一条小桥的石栏坐了下来，示意他坐在对面後，皱眉道：「高陵君凭甚麽策反了平原郡的乱民呢？」

项少龙坐在另一边的石栏处，别过头去看下面人工小河涓涓流过的水，隐见游鱼，平静地道：「高陵君当然没有这本领，但若勾结了赵将庞暖，便可做到他能力以外的事。」

吕不韦一拍大腿道：「难怪庞暖葬礼後急急脚的溜了，原来竟有此一著。」

接著双目闪过森寒的杀机，一字一字缓缓道：「高陵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再转向项少龙道：「他若要动手，必趁田猎这大好良机，这事就交给少龙去处置，若我猜得不错，高陵君的人将会趁今明两天四周兵马调动的混乱形势，潜到咸阳附近来，高陵君身边的人亦不可不防，但那可交给中邪去应付。」

项少龙心中暗笑，想不到高陵君竟无意中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吕不韦怎麽蠢也不会在这微妙的形势下对付自己，这当然亦因他似是答应了吕娘蓉的亲事有关系。

吕不韦站了起来道：「我要见太后和储君，少龙要不时向我报告，使我清楚情况的发展。」

项少龙扮出恭敬的样子，直至他离开後，才策马出城，往西郊赶去。

第 11 章 识破阴谋

项少龙偕十八铁卫抵达西门处时，刚好遇上纪嫣然等回城的车队。

马车在宽敞的西门大道一旁停下，项少龙跳下马来，先到乌廷芳、赵致、田氏姊妹和项宝儿所乘坐的马车前问好。

乌廷芳等都是俏脸红扑扑的，使项少龙感觉到她们因大量运动带来的活力。

项宝儿见到项少龙，挥著小手唤爹。

赵致怨道：「你这几天很忙吗？」

项少龙陪笑道：「田猎後我找几天来陪你们吧！」

乌廷芳娇憨道：「致姐莫要管他，我们和清姐游山玩水，都不知多麽写

意。」

项少龙伸手入窗拧了她和项宝儿两张同样嫩滑的脸蛋，又关心地与田氏姊妹说了几句话後，才往後面一辆马车走去。

帘子掀了起来，露出纪嫣然和琴清的绝世容姿，後者俏脸微红，狠狠的盯著他，似嗔还喜。

项少龙看得心跳加速。

纪嫣然露出一个千娇百媚的甜蜜笑容，柔声道：「项郎到西郊去吗？」

项少龙点头应是，顺口向琴清道：「平原郡发生民变，平乱大军将於明天出发，此事极可能与高陵君有关，现在吕不韦已知此事，还著我全权处理，琴太傅可以放心了。」

琴清抵敌不住他的目光，垂下俏脸，情况非常微妙，充满了男女间的吸引张力。

纪嫣然娇躯微颤，低声道：「吕不韦这几天是否不断对你示好哩！」

项少龙想起他重提婚事，点了点头。

纪嫣然凑到他耳旁以仅可耳闻的声音道：「他真的要杀你哩！所以才作出种种姿态，使人不会怀疑到他身上，你若不信，可向太后和政储君试探，当会发觉吕不韦清楚地给了他们这种错觉，唉！夫君你太易相信别人了。」

项少龙心中一凛，但仍是有点不太相信，茫然点了点头。

纪嫣然伸手重重在他手臂了一把，嗔道：「想想吧！以吕不韦的精明，怎会不密切监视高陵君，何须你去提醒他？高陵君如若造反，最高兴的人就是他哩！」

这几句话琴清亦听到了，露出注意关怀的神色。

项少龙虎躯一震，终於醒觉过来，施礼道：「多谢贤妻指点，项少龙受教了。」

纪嫣然望往琴清，後者正怔望著项少龙，被纪嫣然似能透视人心的清澈眼神射过来，作贼心处的再次粉脸低垂。

纪嫣然嗔怪地白了项少龙一眼，深情地道：「小心了！」

待车队远去後，项少龙才收拾情怀，往西郊赶去，心情与刚才已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

出城後，项少龙策著疾风，领著十八铁卫，沿著官道往田猎场驰去。

运送物资到猎场的车队络绎不绝，非常热闹。

道旁是原始林区，数百年树龄的老松、桦树直指天空。

离城三里许处，地势开始起伏不平，每登上丘峦，可见到泾水在东南方流过，隐见伐下的木材顺水漂往下游处的田猎场，以供搭建临时营地之用。

际此春夏之交，长风阵阵，拂过草原山野，令项少龙顿觉神清气爽，听著树叶对风声的应和，心头一片澄明。

泾河两岸沃野千里，小河清溪，纵横交错。

森森莽莽、草原辽阔，珍禽异兽，出没其中。

穿过了一个两边斜坡满布云杉的谷地後，眼前豁然开朗，泾水在前方奔流而过，林木葱葱郁郁，松树的尖顶像无数直指天空的剑刃。在如茵的绿草坪上，搭起了大大小小的营帐，井然有序，以千计的都骑和禁卫军，正在河旁忙著，两道木桥，横跨泾水。

项少龙在一处小丘上停了下来，纵目四顾。

草浪随风起伏，疏密有致的树林东一遍西一块，不时冒起丘峦，一群群

的鹿、马、翎羊等野生动物，聚在岸旁处，不时发出鸣叫，一点不知道明天将会成为被追逐的猎物。

太阳移向西处，山峦层叠高起，那就是盛产猛兽的西狩山了。

项少龙暗忖若要在这种地方隐藏一支军队，由於有丘谷树木的掩护，该是轻而易举的一回事。

他以专家的眼光，默默审视了地势後，心中有点把握时，才驰下山坡，往近河高地的主营方向奔去。

犬吠马嘶之声，在空中荡漾著。

绣著「秦」字的大纛，正随风飘扬，与天上的浮云争妍斗胜。

工作中的人员，见到他这位统领大人，均肃然致敬。

与众铁卫旋风般驰过一座座旗帜分明，属各有身分地位的重将大臣的营房，才来到高起於正中处的主营。

昌文君正监督手下在四周斜坡顶设立高达两丈的木栅，加强对主营的保护。

在这平顶的小丘上，设了十多个营帐，除小盘和朱姬外，其他都是供王族的人之用。

项少龙跳下马来，道：「为何现在才加上高木栅？时间不是紧迫了点吗？」

昌文君道：「是吕相的意思，今早接到平原郡民变的消息後，他便下令我督建木栅，限我明早前完成。」

项少龙暗叫好险，纪嫣然说得不错，吕不韦对高陵君的阴谋早智珠在握，还装模作样来骗他，好教他失了防备之心，以为吕不韦仍倚重著他。

昌文君指著近河处的一堆人道：「两位副统领正在那里与猎犬戏耍为乐，我的刁蛮妹子也在该处，穿白色捆绿边武士衣的就是她了，黄紫间色的是鹿丹儿。」

接著低声道：「大哥和少龙说了吗？」

项少龙微一点头，道：「咸阳这麼多年青俊彦，令妹没一个看得上眼吗？像安谷奚便是个比我更理想的人选。」

昌文君叹道：「谷确是个人材，与少龙各有千秋，问题是他们自幼就在一起玩耍，像兄妹多过像情侣，所以从没涉及男女之事。」

顿了顿续道：「我们大秦和东方诸国很不相同，婚娶前男女欢好是很平常的事，赢盈亦和不少年青小子好过，但没有一段关系是长的，到遇上你後才认真起来。」

项少龙晒道：「她对管中邪认真才对，你两兄弟硬把我架了上场，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昌文君陪笑道：「那只因我两兄弟欣赏你吧了！嘿！我们都不知多麼宝贝这妹子。其实老管也不错，看他的身手多麼矫捷，他只是错跟了吕不韦吧。」

远处传来喝采声，管中邪戴起甲制的护臂，闪动如神地与其中一头猎犬戏耍著。

项少龙召来疾风，道：「我去了！」

昌平君忙教人牵马来，陪他往众人围聚处驰去。

在大队亲卫追隨下，两人来到人堆外围处下马。

滕翼正聚精会神观察著管中邪踪跃的步法，见到项少龙，神色凝重地走了过来，与昌文君打了个招呼後，示意项少龙随他远远走开去，来到河旁一

堆乱石旁，道：「这家伙城府极深，在这种情况下仍可把真正的实力收藏起来，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项少龙回头望去，点头同意道：「他是我们所遇的剑手中最危险的人物，使人莫测高深，我从未见过他动气或有任何震惊的表情，只是这种沉著的修养，我已自问不及。」

滕翼微笑道：「但你的长处却是不会轻敌，换了荆俊，便怎都不信有人可胜过他了。」

项少龙笑道：「是了！这小子到那里去了。」

滕翼道：「踩场去了，愈能把握田猎场的形势，就愈有对付莫傲的把握，你的腿伤怎样了？」

项少龙道：「好多了，但仍是不宜奔走，否则会爆裂流血。」

滕翼道：「今早我给你换药时，见已消了肿，以你的体质，过两天该好的了。」

项少龙欣然道：「现在我倒要多谢齐人这一箭，吕不韦要杀我，怕没那么轻易了。」

滕翼愕然道：「三弟不是说吕不韦想与你修好吗？」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把纪嫣然的话说出来，顺带告诉他东郡民变和高陵君的事。

滕翼沉吟片刻後道：「高陵君的事交由我去办，必要时就动用我们的精兵团，这个功劳绝不能让管中邪抢去。」

说时两人眼角瞥见管中邪、昌文君、鹿丹儿和赢盈等朝他们走过来，滕翼向他打了个眼色，低声道：「我去找小俊！」先一步脱身去了。

昌文君隔远向他挤眉弄眼大声道：「项大人，我们到箭场去试靶看，管大人有把铁弓，听说少点力气都拉不开来。」

项少龙心中叫苦，昌文君当然是想制造机会，好让他在两女前一杀管中邪的威风，只是他却有自知之明，他的箭术虽可列入高手之林，但实逊於王翦或滕翼，甚至及不上死鬼连晋。管中邪只要差不过连晋，则出丑的定会是自己。

管中邪潇洒地举手以示清白道：「我绝无争胜之心，只是两位小姐和赢大人兴致勃勃，亦想项兄给小将一开眼界吧了！」

项少龙心中暗骂，装出抱歉的表情道：「怕要教管大人失望了，我腿上的伤口仍未复原，不宜用力，还是由管大人表演好了。」

管中邪愕然道：「请恕小将鲁莽了，小将见大人行走如常，还以为没有甚麽大碍哩！」

赢盈俏脸一寒道：「项大人不是砌词推搪吧！」

鹿丹儿则低声吐出「胆小鬼！」三个字，拉著赢盈，不屑地掉头而去，并向管中邪娇声道：「管大人！我们自己去玩耍吧！」

管中邪谦然施礼，随两女去了。

剩下项少龙和昌文君两人对视苦笑。

项少龙想起图先的约会，乘机告辞，返咸阳城去了。

在路上想起两女不留情脸的冷嘲热讽，并不觉得难受，只奇怪自己变了很多。

以前在二十一世纪混日子时，甚麽都是争强斗胜，酒要喝最多，打架从不肯认第二。

但现在这好胜心已大大减弱，事事均从大局著想，不会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所以两女虽对他态度恶劣，仍不觉得是甚麽一回事。

或者这就是成熟了吧！

回到咸阳，趁尚有点时间，先返乌府，向陶方问了周良兄妹的住处後，遂往看望两人。

他们给陶方安置在东园供铁卫住宿的一列房舍其中之一内，环境相当不错。

项少龙举步进入小厅时，秀美的周薇正在一角踏著纺布机在织布，周良则坐在一张小几旁把弄著一个似是手镯的奇怪铁器，见他进来，兄妹忙起立施礼。

不知是否出於同情心，项少龙特别关怀他们，先向周薇笑道：「周小姐是否为令兄织新衣哩！」

周薇俏脸倏地红了起来，垂头「嗯！」了一声。

项少龙大感奇怪，却不好意思追问她畏羞的原因，坐到几子的另一边，著两人坐下後，向周良问道：「周兄把弄的是甚麽宝贝。」

周良把那铁器递给他，道：「这是供猎鹰抓立的护腕，你看！」

掙起衣袖，把左腕送至他眼下，上面纵横交错著十多道疤痕。

项少龙大感有趣道：「原来周兄除造船外，还是养鹰的专家。只是既有护腕，为何仍会给鹰儿抓伤了呢？」

周良道：「护腕是训练新鹰时用的，到最後练得鹰儿懂得用力轻重，才算高手，这些疤痕都是十五岁前给抓下来的，此後就再没有失手了。」

项少龙道：「这麽说，周兄是此中高手了。」

周良赧然道：「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有点愧对鹰儿，在它们迫人的目光下，我再不敢作它们的主人。」

项少龙想了一会後道：「由今天起，周兄再不用为口奔驰，更不怕被人欺负，应继续在这方面加以发展，说不定会对我有很大帮助。」

周良兴奋起来，双目发光道：「项爷吩咐，小人无不遵从，嘿！以後唤我作小良便成了，小人不敢担当给项爷唤作周兄哩！」

项少龙正容道：「我从没有把周兄视作外人，你不该叫我作项爷才对。敢问养鹰有甚麽秘诀呢！要多久才可培养出一只猎鹰来，它们可干些甚麽事？」

周良整个人立时神气起来，傲然道：「首要之事就是相鹰，只有挑得鹰中王者，能通人性，才不致事倍功半。接著就是耐性和苦心，养鹰必须由少养起，至少要一年的时间才成。

嘿！使它打猎只是一般的小道，养鹰的最高境界，是培育出通灵的战鹰，不但可在高空追敌人，侦察虚实，还可攻击偷袭，成为厉害的武器。」

今趟轮到项少龙兴奋起来，道：「那就事不宜迟，周兄明天立即去寻找这鹰王，我派几个人陪著你，使你行事上方便一点。」

周良欣然领命。

项少龙见时间差不多，道别离去，刚步出门口，周薇追上来道：「项大人！」

项少龙转身微笑道：「周小姐有何指教？」

周薇垂著俏脸来至他身前，赧然道：「大哥有著落了，周薇做些甚麽事才好哩？」

项少龙柔声道：「令兄是养鹰高手，小姐是第一流的织女，不是各司其职吗？」

周薇的粉脸更红了，幽幽道：「妾身希望能侍候大人，请大人恩准。」

只看她神态，就知不是侍候那麼简单，而是以身侍君，这也难怪她，自己确是她理想的对象，加上她又有感恩图报的心意。

项少龙微微一笑道：「这太委屈你了，让我想想吧，明天再和你说。」

周薇倔强地摇头道：「除非项大人真的嫌弃我，怕妾身粗手粗脚，否则妾身决意终身为大人作牛作马，侍候大人。」

给这样秀色可餐的女孩子不顾一切地表示以身相许，要说不心动，实在是骗人的事，项少龙大感头痛，暗忖暂时答应她吧！以後再看著办好了。

轻叹一声道：「真的折煞我项少龙了，暂时照你说话办吧！不过」

话尚未说完，周薇已喜孜孜地截断他道：「谢大人恩准！」

盈盈一福，转身跑回屋内。

项少龙惟有苦笑著出门去了。

第 12 章 飞龙神枪

到达会面的民居时，图先早在恭候，两人见面，自是欢喜，经过了这大段共历忧患的日子，他们间建立起了真正的信任和过命的交情。若非有图先不时揭吕不韦的底牌，项少龙恐怕已死於非命。

图先笑道：「少龙你对付吕雄这一手确是漂亮，使吕不韦全无还手之余地，又大大失了面子。回府後，这奸贼大发雷霆，把莫傲召去商量了整个时辰，不用说是要重新部署对付你的方法。」

项少龙道：「吕雄父子怎样了？」

图先道：「吕雄虽没像儿子般皮开肉裂，却被吕不韦当众掌掴，臭骂一番，颜脸无存。」

现在给吕不韦派了去负责造大渠的工作，并负责助他搜刮民脂。最高兴的人是管中邪，吕雄一向不服从他的调度，与他不和，吕雄去了，他的重要性也相应提高，只要再有点表现，吕娘蓉该属他的了。」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管中邪不过是求权求利，图兄认为有没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呢？」

图先正容道：「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此人城府之深、野心之大，绝对比得上吕不韦，而且他清楚自己始终不是秦人，只有依附吕不韦，才可出人头地。且由於连晋的事，他与你之间仇怨甚深，该没有化解的可能，少龙还是不要在这方面白费心思了。」

项少龙点头答应了。图先乃老江湖，他的看法当然不会错。

图先道：「近日我密切注视莫傲的动静，发现他使人造了一批水靠和能伸出水面换气的铜管子，我看是要来对付你的工具了。」

项少龙心中凜然，这一著确是他没有想及的，在田猎场中，河湖密布，除了泾水设了木桥外，其他河道都要靠木筏或涉水而行，若有人由水底施以暗算，以莫傲制造的特别毒器，如毒针一类的事物，确是防不胜防。深吸了

一口气道：「幸好我的腿受了箭伤，甚麽地方都不去就成了。」

图先失笑道：「这确是没有方法中的办法，不过却要小心，他要对付的人里，包括了滕兄和小俊在内，若他两人遇上不测，对你的打击将会非常巨大。」

顿了顿续道：「我虽然不知他们如何行事，但以莫傲的才智，应可制造出某种形势，使他们有下手的机会，此事不可不防。」

项少龙暗抹了一把冷汗，他倒没有想过滕荆两人都会成为对方刺杀的目标，现在得图先提醒，才知自己多麽粗心大意。

图先沉声道：「莫傲这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躲在背後以无声无息的暗箭伤人，又懂得保护自己，不贪虚名小利，真乃做大事的人。」

项少龙道：「这人难道没有缺点吗？」

图先答道：「唯一的缺点就是好色吧！听说他见到寡妇清後，就有点神魂颠倒，不过这事吕不韦也无计可施，否则吕不韦自己早把寡妇清收入私房了。我尚未告诉你，吕不韦对少龙得到了纪才女，非常妒忌，不止一次说你配不上她。」

又道：「比起上来，管中邪的自制力便强多了，从不碰吕府的歌姬美婢，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骑射剑术，又广阅兵书，日日如是，此人意志的坚定，教人吃惊。最厉害是从没有人知道他渴望甚麽，心中有何想法。他或者是比莫傲更难应付的劲敌，若有机会就把他也干掉，如此你我才睡可安席。」项少龙听得心惊肉跳，比起上来，自己是好色和懒惰多了。

像管中邪这种天生冷酷无情的人，才是最可怕的对手。

莫傲至少还有个弱点，就是寡妇清。

这或者足以使他丧命。

图先叹了一口气道：「吕不韦的势力膨胀得又快又厉害，每日上门拍他马屁的官员络绎不绝，兼之又通过毒间接控制了太后，这样下去，秦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他吕家的天下。若非他防范甚严，我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杯毒酒把他杀了。」

项少龙笑道：「毒这一著，未必会是好事哩！」

接著把捧毒以抗吕不韦的妙计说了出来。

图先听得目定口呆，好一会才叹道：「少龙你可能比莫傲更懂耍手段哩！毒确是这种只顾自己，无情无义的人。」

项少龙心叫惭愧，问起吕娘蓉。

图先道：「在吕府内，我唯一还有点好感的就是这妮子，吕不韦另外的三个儿子都没有甚麽用，只懂花天酒地，其他两个女儿又貌丑失宠，只有吕娘蓉最得吕不韦欢心，谁能娶得她，等若成了吕不韦的继承人，若你能令她喜欢上你，将会教吕不韦非常头痛。」

项少龙苦笑道：「纵是仇人之女，我亦不能玩弄她的感情，何况我根本争不过管中邪，连我都觉得他很有吸引人的魅力。」

图先道：「管中邪若想谋取一样东西，无论是人是物，都有他一套的手段，最难得是他谦恭有礼，从不摆架子，不像莫傲般难以使人接近，故甚得人心，连吕娘蓉身边的人都给他收买了，吕娘蓉更不用说，给他迷得神魂颠倒，你确是没有机会。」

旋又皱眉苦思道：「但实情又似不全是这样，自你拒婚後，三小姐反而对你因不服气而生出了兴趣，她最爱剑术高明的人物，若你能在这方面压倒

管中邪，说不定她会移情别恋。」

项少龙叹道：「那可能比由他手上夺得吕娘蓉更困难，你知否他们间有了亲密的关系吗？」

图先道：「管中邪绝不会干这种会令吕不韦不快的蠢事。」

看了看窗外渐暗的天色，道：「少龙这三天田猎之期，最紧要打醒精神做人，首要自保，莫要教吕不韦阴谋得逞，现在吕不韦前程最大的障碍就是你，千万别对他有任何侥幸之心。」

项少龙点头受教後，两人才分别离开。

项少龙走到街上时，刚是华灯初上的时刻，咸阳城的夜生活及不上邯郸、大梁的热闹，但街上仍是行人熙攘，尤其是城中青楼酒馆林立的那几条大街，行人比白天还要多。

约会的地点是咸阳城最大的醉风楼，是间私营的高级妓院，项少龙虽不清楚老板是何许人，但想必然是非常吃得开的人物了。

项少龙以前虽常到酒吧和娱乐场所混日子，但在这时代还是首次逛民营的青楼，不由泛起新鲜的感觉。

穿著普通的武士服，徜徉於古代的繁华大道里，既是自由写意，又有种醉生梦死的不真实。

四年了。

小盘这秦始皇亦由一个只知玩乐的无知小孩，变成胸怀一统天下壮志的十七岁年轻储君。

现时东方六国没有人把他放在眼内，注意的只是吕不韦又或他项少龙，但再过十年，他们将发现是错得多麽厉害。

思索间，来到了醉风楼的高墙外，内里隐见马车人影。

守门的大汉立时把他这红人认了出来，打躬作揖地迎他入去。

尚未登上堂阶，有把熟悉的声音在後方叫嚷道：「项大人请留步！」

项少龙认得是韩闯的声音，讶然转身，只见韩闯刚下马车，朝他大步走来，到了他身旁後，一把扯著他衣袖往门内走去，低声道：「好个董马痴，把我骗苦了。」

项少龙连否认的气力都没有了，暗忖自己假扮董马痴的事，现在可能天下皆知，苦笑道：「是谁告诉你的？」

韩闯待要说话，一名衣著华丽的中年汉子，在两位风韵极佳，打扮冶艳的年轻美女陪伴下，迎了上来，施礼道：「项大人首次大驾光临，还有韩侯赏光，小人伍孚荣幸之至。」

右边的艳妇笑语如珠道：「贱妾归燕，我们楼内的小姐听到项大人要来的消息，人人都特别装扮，好得大人青睐哩！」

韩闯失声道：「那我来就没有人理会吗？」

另一个艳妹显然和韩闯混得相当稔熟，「哎唷！」一声，先飞了两人一个媚眼，呢声道：「韩侯真懂呷醋，让妾身来陪你好吗？」

又横了项少龙一眼道：「贱妾白蕾，项大人多多指教。」

韩闯乃花丛老手，怎肯放过口舌便宜，一拍项少龙道：「蕾娘在向项大人画下道儿哩！」

否则何须要大人指教？」

两女连忙恰到好处的大发娇嗔。

伍孚大笑声中，引著两人穿过大厅，到内进处坐下，美婢忙奉上香茗，

两女则分别坐到两人身旁来。

项少龙有点摸不著头脑为何要坐在这里时，伍孚一拍手掌，笑道：「项大人初临敝楼，小人特别预备了一点有趣的东西，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项少龙心中好笑，暗忖贪污贿赂之事，古今如一，自己身为都骑大统领，等若咸阳城的治安防务首长，这些风月场所的大阿哥，自然要孝敬自己，好能在有起事来时得到特别照顾。

韩闯笑道：「伍老板真是知情识趣，项大人怎可错失了你这麽一个朋友。」

白蕾半边身压到韩闯背上，撒娇地嗲声道：「韩侯才是真的知情识趣，我们老板望尘莫及哩！」

另一边的归燕挨了小半边身到项少龙怀里道：「项大人要多来坐坐，否则奴家和楼内的姑娘都不会放过你呢。」

温柔乡是英雄冢，项少龙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滋味。

他这两年来对妻妾以外的美女退避三舍，一方面固是因心感满足，更主要是怕负那感情上的承担和责任。

这些野花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即食的方式。大家摆明车马，事後拍拍屁股即可走人，没有任何手尾。确可作为生活的调剂。

只是项少龙初抵邯郸时，给人扯了去官妓院，第一趟就遇上素女的惨剧，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使他对青楼有种敬而远之的下意识抗拒，更怕知道楼内姑娘们凄惨的身世。

不过这刻看来，私营的妓院与官妓院大不相同，充满你情我愿，明买明卖的交易气氛。

记起当年落泊时的苦况，若非得陶方收留，无论是杀手或男妓，可能都要被迫去做。

归燕凑到他耳边道：「项大人为何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让我找美美来陪你吧！男人见到她，连魂魄都掉了。」

项少龙暗忖为何「美美」这名字如此耳熟，脑筋一转，才记起了是毒的老相好单美美，就是她把乌廷威迷住了，累得他出卖了家族，惨被处死，心中一阵讨厌，哂道：「有只美燕子陪我便够了，何须甚麽美美丑丑呢？」

白蕾娇笑道：「原来项大人也是风流人物，哄我们女儿家的手段，比得上韩侯哩！」

韩闯笑道：「项大人真正的厉害手段，你两个美人儿尝到时才真知要得哩！不用像现在般生硬的吹捧了。」

接著当然又是一阵笑骂。

伍孚奇道：「原来韩侯和项大人是这麽熟络的。」

项少龙和韩闯交换了个会心的微笑。

这时四个美婢，两人一组，分别捧著一把长达丈半的长枪和一个高及五尺，上平下尖的铁盾，走进内厅。

项少龙大感意外。

本以为他送的必是价值连城的珍玩，谁知却是这副兵器。

伍孚站了起来，右手接过长枪，左手起护盾，吐气扬声，演了几个功架，倒也似模似样，虎虎生威，神气之极。

归燕凑在项少龙耳旁道：「这是我们醉风楼镇邪辟魔的宝物，是三年前一个客人送赠给我们的，老板知项大人要来，苦思良久，最後才想起这礼物。」

项少龙暗忖那有客人会送这种东西给青楼的，定是千金散尽後，只好以兵器作抵押了。

在这时代里，宝刀一类的东西，可像黄金般使用，有钱亦未必可买到。

韩闯起身由伍孚手中接过枪盾，秤秤斤两，动容道：「这对家伙最少可值百金，想不到伍老板竟私藏宝物。」

项少龙暗赞伍孚，以兵器送赠自己，既不落於行贿的痕迹，又使自己难以拒绝，欣然站了起来，接过长枪一看，只见枪身笔挺，光泽照人，隐见螺旋纹样，枪尖处锋利之极，钢质特佳，这麼好的枪，还是首次得睹。

伍孚凑了过来，指著枪身道：「项大人请看这里，刻的是枪的定名。」

项少龙这才注意到近枪柄末端处铸著两个古字，他当然看不懂。

幸好韩闯凑过头来读道：「飞龙！哈！真好意头，项大人得此枪後，定可飞黄腾达。」

伍孚恭敬地道：「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归燕倚著项少龙道：「项大人啊！让奴家亲手为你缝制一个枪袋好吗？」

项少龙取起铁盾，举了两记，试出盾质极薄，偏又坚硬非常，拿久了亦不会累，心中欢喜，向伍孚道谢了。

归燕撒娇道：「项大人仍未答奴家哩！」

伍孚笑道：「项大人又没有拒绝，限你三天内制出枪囊，那时载著飞龙枪一并送到项大人府上去好了。」

归燕紧挨了项少龙一下，神情欢喜。

伍孚歉然道：「误了两位大人不少时间，两位君上和管大人正在後园雅座等候项大人，韩侯是否和项大人一道的。」

韩闯道：「我是约了太子丹来喝酒的，伍老板若不介意，我想和项大人说上两句私话。」

又凑到白蕾耳旁道：「待会才轮到你。」伸手到她盛臀处重重拍了一记。

白蕾夸张地哎唷一声。

归燕则偎入了项少龙怀里，昵声道：「待会记紧要奴家陪你哪！」横了他一记媚眼，这才和伍孚、白蕾去了，还为两人关上了门。

项少龙重新坐下时，仍有点晕浪的感觉，就算对方是虚情假意，但一个这麼懂讨男人欢心的美女曲意逢迎，没有男人能不动心的。

韩闯低笑道：「伍孚这家伙真有手段，弄了这两个醉风楼最有骚劲的娘子来向你灌迷汤，就算明知他在讨好你，我们也要全盘受落。」

项少龙心有同感，想做清官确非易事，点头道：「韩兄还未说为何知我是董马痴哩！」

韩闯道：「有人见到你去见田单，若还猜不到你是谁，我也不用来混了。听说你见完他後脸色很难看，田单则匆匆去了相府找吕不韦，是否出了事呢？」

项少龙对韩闯自不会像对龙阳君般信任，淡淡道：「只是言语上有点冲突吧！没有甚麽的。」

韩闯诚恳地道：「若项兄要对付田单或李园，切勿漏了我的一分。」

项少龙道：「若有需要，定会找侯爷帮手。」

韩闯忽地狠声道：「项兄认识毒吗？」

项少龙记起毒因偷了他的小妾，才要逃到咸阳来，点头表示认识。

韩闯咬牙切齿道：「这狗杂种忘恩负义、禽兽不如，我以上宾之礼待之，

那知他不但和我最心爱的小妾夹带私逃，还把我的小妾在途中勒死，免她成为累赘，这样狼心狗肺的人，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只是他终日躲在相府里，使我无从下手。」

项少龙知他仍未得悉毒搭上了朱姬的事，看来他在醉风楼出入，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志在毒。叹道：「侯爷怕要死了这条心了，现在毒到了宫内办事，甚得太后宠爱，你若动他半根毫毛，休想能安返韩国。」

韩闯剧震了一下，双目红了起来，射出悲愤神色，好一会后才颓然道：「兄弟明白了，明天我便返回韩国，项兄异日若有甚麽用得上兄弟的地方，只要能力所及，定不会教你失望。」

又低声道：「在邯郸时项兄已有大恩於我，到现在兄弟仍是心中感激。」

项少龙想不到他会有真情流露的时候，忍不住道：「韩兄放心吧！我敢以项上人头担保，不出七年，毒必死无葬身之地，韩兄的仇可包在我身上。」

韩闯不能相信地看了他一会後，点头道：「若这话由别人口中说出来，我必会嗤之以鼻，但出自董马痴之口，我却是深信不疑。」

两人站起来时，韩闯道：「晶姊现在虽搭上了庞暖，但她真正爱上的人，却是死去了的董马痴，此事我亦不打算向她揭破。」

项少龙心中一颤，脑海里冒出赵国当今太后韩晶的艳容。

第 13 章 蛇蝎美人

在两名美婢引路下，项少龙经过一条长廊，踏入一座院落里，前院的乐声人声，渐不可闻。

虽在灯火之下，仍可看到院落里种著很多花卉，还布置了各式各样的盆景，幽雅宁静，颇具心思。

院落中心有鱼池和假石山，绿草如茵，虫鸣蝉唱，使人想不到这竟是妓院的处所，就像回到了家里。

那两个领路的美婢，不时交头接耳，低声说话和娇笑著，更频频回头媚笑，极尽挑逗的能事。

项少龙自知颇有吸引女人的魅力，加上堂堂都骑统领的身分，这些出来卖笑的女子，自然都以能与他攀上关系为荣了。

自当上这人人艳羡的职位後，项少龙公私两忙，接触平民百姓的工作，都让手下去做，今天才算亲身体会「民情」，感受到都骑统领的社会地位和荣耀。

难怪这麽多人想当官了。

像蒲布、刘巢这类依附著他的人，平时必然非常风光了。

转过假石山，一座两层的独立院落出现眼前，进口处守著十多名都卫和禁卫，都是昌文君和管中邪等人的亲随，平时早见惯见熟。

他们虽只能站在门外，但却毫不寂寞，正和一群俏婢在打情骂俏，好不热闹。见到项少龙单人匹马来到，肃立致敬时，都忍不住泛赧色。

项少龙在女婢报上他的来临声中，含笑步进灯火通明的大厅内。

宽敞的大厅内，置了左右各两个席位，放满酒菜。

管中邪、昌平君、昌文君三人各占一席，见他到来，欣然起立致礼，气氛融洽。

侍酒的美妓均跪地叩礼，充满谦卑的态度。

管中邪笑道：「项大人迟来，虽是情有可原，却仍先罚三杯酒，好使酒意上能大家看齐，否则喝下去定斗项大人不过。」

项少龙愈来愈发觉管中邪口才了得，言之有物，微笑道：「管大人的话像你的剑般令项某人感到难以抵挡，那敢不从命。」

坐好後，自有美人儿由管中邪那席走了过来，为他斟酒。

项少龙看著美酒注进酒杯里，晶莹的液体，使他联想到白兰地，一时豪兴大发，探手抚上侧跪一旁为他斟酒的美妓香肩柔声道：「这位小姐怎麼称呼？」

对面的昌平君哈哈笑道：「这真是咸阳城的奇闻，原来少龙竟是花丛里的高手。」

昌文君插口道：「少龙自是高手，否则怎能把纪才女收归家有，大兄说的应是青楼的老手才对。」

那美妓向项少龙抛了个媚眼，含羞答答道：「奴家叫杨豫，项大人莫要忘记了。」

项少龙感到整个人轻松了起来。

这几天实在太紧张了，压得他差点透不过气来。

现在他须要的是好好享受一下咸阳声色俱备的夜生活，忘记了善柔，把自己麻醉在青楼醉生梦死，不知人间何世的气氛里。

举酒一饮而尽。

一众男女齐声喝采，为他打气。

坐在他下首的管中邪别过头来道：「且慢，在喝第二杯酒前，请项大人先点菜。」

项少龙愕然看著几上的酒菜，奇道：「不是点好了吗？」

众人登时哄堂大笑。

昌文君捧著肚子苦忍著笑道：「点的是陪酒唱歌的美人儿，只限两个，免至明天爬不下榻到田猎场去。」

管中邪接口道：「楼主已把最红的几位姑娘留了下来暂不侍客，就是等项大人不致无美食可点。」

这话又惹起另一阵笑声。

昌平君道：「我们身边的人儿们少龙也可点来陪酒，见你是初到贵境，就让你一著吧！」

他身旁的两女立时笑骂不依，厅内一片吵闹。

项少龙双手正捧著杨豫斟给他的第二杯酒，哑然失笑道：「我没有迫你让给我呀！勉强的事就勿做，今晚我只点归燕姑娘陪酒，因为头更钟响时，小弟便要回去了。」

旁边的杨豫和三人旁边的美妓，及跪在後方的俏婢们，一起娇声不依。

管中邪叹道：「项大人除非忍心仗剑杀人，否则今晚休想本楼的姑娘肯眼白白放你回家睡觉。」

杨豫为他斟著第三杯酒，放轻声音道：「让奴家今晚为项大人侍寝好吗？」

项少龙把酒一饮而尽，苦笑道：「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小弟腿伤未愈，

实在有心无力，请各位仁兄仁姐体谅。」

管中邪歉然道：「是我们脑筋不灵光，应全体受罚酒。」

项少龙心中暗骂，你这小子分明想借此测探我腿伤的轻重。表面当然不露痕，敬酒声中，举杯喝了。

杨豫低声道：「大人莫忘了还要再来找奴家。」这才跪行著，垂头倒退回管中邪的一席去，动作诱人之极。

昌文君道：「有一个菜式少龙不能不点，否则我两兄弟和管大人都会失望，那就是咸阳城无人会未闻芳号的单美美姑娘了。」

项少龙知管中邪正注视他对这名字的反应，好用来判断他是否知道单美美是媚惑乌廷威一事，故意不露出任何破绽，哑然失笑道：「那我是身在咸阳耳在别处了，为何我从未听过有这么一位美人儿呢？」

妒忌单美美的众女登时为他喝采鼓掌，情况混乱热闹。

管中邪咋舌道：「幸好单美美的耳朵不在这里，否则休想她肯来了，可能以後听到项大人的大名，她都要掩香耳以报复。人来！给项大人请归燕小姐和单美美两位美人来。今晚我是主人，自然该以最好的东西奉客。」

这几句话虽霸道了点，但却使人听得舒服，无从拒绝。

俏婢领命去了。

管中邪大力拍了三下手掌，厅内立时静了下来。

坐在门旁的几位女乐师虽上了点年纪，但人人风韵犹存，颇具姿色，难怪醉风楼被称为咸阳青楼之冠。若非他们在此地有头有脸，恐怕没有资格坐在这里。

女乐师应命奏起悠扬的乐韵。

大厅左右两边侧门敞开，一群歌舞妓载歌载舞地奔了出来，轻纱掩映著内里无限的春色，像一群蝴蝶般满场飘飞，悦目诱人，极尽声色之娱。

项少龙细察她们，年纪都在十八、九岁间，容貌姣好，质素极佳。

在这战争的年代里，重男轻女，穷等人家每有卖女之举，项少龙初遇陶方时，後者正在四处搜罗美女，眼前这批年青歌姬，可能都是这麽来的。

想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病逝的婷芳氏，心中一阵苦，恨不得立即离去。

神思恍惚中，乐声悠悠而止，众歌姬施礼後返回侧堂内。

美婢上来为各人添酒。

门官唱道：「归燕姑娘到！」

项少龙收拾情怀，朝盈盈步入厅内的归燕看去，暗忖这个名字应有点含意，说不定归燕是别处人，思乡情切下，取了这名字。

归燕逐一向各人拜礼後，才喜孜孜走到项少龙一席坐了下来，众女均露出艳羡神色。

项少龙尚未有机会说话，归燕已膝行而至，半边身紧挨著项少龙，为他斟酒，笑脸如花道：「大人恩宠，奴家先敬大人一杯！」

管中邪三人立时大笑起来。

昌文君道：「这叫迷汤酒汤双管齐下，少龙小心今晚出不了醉风楼，腿伤发作哩！」

归燕吃惊道：「大人的腿受了伤吗？」

项少龙嗅著由她娇躯传来的衣香发香，暗忖女人的诱惑力真不可小觑，尤其当她蓄意讨好和引诱你的时候，当日赵穆便强迫赵雅用春药来对付自己，美人计是古今管用。

想到这里，记起当说起单美美时管中邪看望自己的眼神，登时暗里冒出冷汗。

自己真的疏忽大意，若刚才的酒下了毒，自己岂非已一败涂地。

莫傲乃下毒高手，说不定有方法使毒性延迟几天才发作，那时谁都不会怀疑是管中邪使人作的手脚了。

归燕见他脸色微变，还以为他的腿伤发作，先凑唇浅喝了一口酒，才送至他嘴边道：「酒能镇痛，大人请喝酒。」

项少龙见她真的喝了一口，才放下心来，在她手上也浅喝了一口。

同时心念电转。

要收买青楼的姑娘来对付自己这都骑统领，绝非易事，因为那是株连整个青楼的严重罪行，而且必会牵起大风波。管中邪更不会随便把这阴谋透露给别人知道。所以若要找人下手，只有找单美美这个可能性，因为她早给毒迷倒了，自是听教听话，想到这里，已有计较。

昌文君笑道：「归燕这麽乖，少龙理应赏她一个嘴儿。」

归燕娇羞不胜地「嚶哼！」一声，倒入项少龙怀里，左手紧缠著他没有半分多余脂肪的熊腰，右手搂上他粗壮的脖子，仰起俏脸，星眸半闭，紧张地呼吸著。

给她高耸丰满的胸脯紧迫著，看到她春情洋溢的动人表情，项少龙也不由心动，低头在她唇上轻吻了一口。

众人鼓掌喝采。

归燕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微嗔道：「大人真吝啬。」又垂首低声道：「大人比狮虎还要粗壮哩！」

门官这时唱喏道：「单美美小姐到！」

大厅倏地静了下来，所有目光集中往正门处。

环佩声中，一位身长玉立的美女，袅娜多姿举步走了进来。

项少龙一看下，亦不由动容。

单美美年龄在二十许间，秋波流盼、樱唇含贝、笑意盈面。最动人处是她有种纯真若不懂世事的仙子般的气质，使男人生出要保护疼惜她的心情。相比之下，厅内众美妓登时作了只配拱奉单美美这明月的小星点。

管乐声适时奏了起来。

单美美盈盈转身，舞动起来。

在灯火映照里，身上以金缕刺绣著花鸟纹的襦衣裳袂飘飞，熠熠生辉，使她更像不应属於这尘世的下凡仙女。

这咸阳最红的名妓在厅心揽衣自顾，作出吟哦踟躅的思春表情，檀口轻吐，随著乐音唱起歌来。

她的声音清纯甜美得不含半丝杂质，非常性感。

项少龙只能大约听懂歌词，说的是一位正沐浴在爱河的年轻女子，思念情人时，忽然收到爱郎托人由远方送来的一疋绸子，上面织著一对对鸳鸯戏水的饰，使她既是心花怒放，又是情思难遣。

配合她舞姿造手，关目表情，单美美把个中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连项少龙亦为之倾倒。

她的气质容色，比之纪嫣然和琴清，也只是稍逊一筹，想不到妓院之内，竟有如此绝品。

项少龙心中奇怪，像她这种色艺双绝的美女，理应早被权贵纳作私宠，

为何仍要在这里抛头露脸呢？

只听她唱道：「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歌声乐声，悠悠而止，众人魂魄归位，轰然叫好。

单美美分向两边施礼，然後轻举玉步，往项少龙走过去。

项少龙提醒自己，眼前美女，实是披著仙女外表的蛇蝎，这才鼓著掌站了起来，笑道：「欢迎单姑娘芳驾？」

单美美嫣然一笑，美眸飘到项少龙脸上，倏地亮了起来，闪过揉集了惊异、欣赏、矛盾和若有所思的复杂神色。

项少龙这时更无疑问，知道单美美确是管中邪和莫傲用来暗害自己的工具，否则她的眼神不会这麼奇怪。

她的眼睛太懂说话了，落在项少龙这有心人的眼中，却暴露了心内的情绪。

见到项少龙，自然使她联想起情人毒，而她吃惊的原因，是他项少龙整体的给人感觉比毒更要胜上一筹，更有一种毒所无法企及的英雄气魄。

单美美下意识地避开了项少龙的眼光，垂下螭首，来到项少龙另一旁，跪拜下去。

项少龙偷空瞥了管中邪一眼，只见他紧盯著单美美，一对利如鹰隼的眼睛首次透射出紧张的神色，显是发觉单美美给项少龙打动了芳心的异样神情。

项少龙俯身探手，抓著她有若刀削的香肩，把她扶了起来。

单美美仰起俏脸，樱唇轻吐，呵气如兰道：「单美美拜见项大人！」旋又垂下头去，神态温婉，令人我见犹怜。

但项少龙却知她是心中有鬼，所以怕了自己清澈的目光。

昌平君笑道：「我们的单美人是否见项大人而心动了，变得这麼含羞答答，欲语还休的引人样儿。」

昌文君接著道：「项大人的腿伤是否立即好了。」

这句话又引来哄堂大笑。

项少龙扶著她一起坐下时，管中邪道：「英雄配美人，单美人还不先敬项大人一杯，以作见面礼。」

项少龙留心著单美美，见到她闻言娇躯微颤，美眸一转，不禁心中好笑，知道管中邪怕夜长梦多，迫她立即下手。

莫傲这招确是高明，若非项少龙知道单美美乃毒的姘头，给害死了仍不知是甚麽一回事。

单美美犹豫了片刻，才由广袖里探出赛雪欺霜的一对玉手，为项少龙把盏斟酒。

看著她头上缀著玉钗的堕马髻，秀发乌闪黑亮，香气四溢，项少龙不由恨起管中邪来，竟忍心要这麼一位美丽的女孩子去干伤天害理的勾当。

单美美一对玉手微微抖颤著。

另一边的归燕凑到项少龙耳边低声道：「大人忘了奴家哩！」

项少龙正心有所思，闻言伸手过去，搂著归燕的蛮腰，在她玉颊吻了一口。

单美美这时捧起满斟的酒杯，娇声道：「美美先喝一半，余下的代表美美对大人的敬意，大人请赏脸。」

一手举杯，另一手以广袖掩著，以一个优美无比的姿态，提杯而饮，没

有发出任何声息。

项少龙留神注意，见她没有拿杯的手在袖内微有动作，还不心里雪亮，知她是趁机把毒药放入酒里。

广袖垂下，改以两手捧杯，送至项少龙唇边，眼光却垂了下去。

昌平君等鼓掌叫好。

项少龙看著眼前剩下了半盏的美酒，心中闪过无数念头。

他是否该当场揭破毒酒的玄虚呢？这或者是对付管中邪的最佳良机了。

第一章 咸阳风雨

项少龙细察单美美送至唇边的半杯美酒，却看不出任何异样情状。

他才不信药末可以不经搅拌而遇酒溶解，只是在这古时代油灯掩映的暗光下，根本难以看清楚酒内的玄虚。

他旋即放弃了借揭发这杯毒酒来对付管中邪。非是此事不可行，因为只要抓住单美美，就不怕她不供出在后面主使的是管中邪。

问题是那等若和吕不韦公然撕破脸皮，失去了一直以来尔虞我诈的微妙形势。

只要想想吕不韦仍有七、八年的风光日子，就知这做法如何不智。

假设此事牵连到缪毒身上，那就更复杂了。

同时想到假若自己能诈作喝了这杯毒酒，那管中邪和莫傲将再不会另定奸计陷害自己，事后还会疑神疑鬼，以为自己不畏毒酒，又或单美美没有依命行事，瞎自猜疑，岂非更妙。

这些想法以电光石火的高速掠过项少龙脑际，心中已有定计。

项少龙一手取过毒酒，另一手挽着单美美动人的小蛮腰，哈哈笑道：「美美小姐须再喝一口，才算是喝了半杯。」

身子背着归燕和下席的管中邪诸人，就要强灌单美美一口酒。

单美美立时花容失色，用力仰身避了开去，惊呼道：「项大人怎可如此野蛮哩！」

项少龙趁机松开搂着她腰肢的手，单美美用力过度，立时倒在席上。

趁对席的昌平君等人注意力全集中到单美美身上时，项少龙手往下移，把酒泼在几下，又藉把这蛇蝎美女扶起来的动作，掩饰得天衣无缝。

单美美坐直娇躯，惊魂甫定，说不出话来。

项少龙大笑道：「累小姐跌倒，是我不好，该罚！」举杯诈作一饮而尽。

对面的昌平君叹道：「原来项大人这么有手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美美小姐肯当众在席上乖乖的躺下来。」场内自是又爆起一阵笑声。

项少龙放下酒杯，只见单美美诈作娇羞不胜地垂下头去，免得给人看破了她内心的惊惶，神情微妙之极。

左边的归燕又为他斟酒。

管中邪笑道：「项大人若能忍一时之痛，今晚说不定可得到美美小姐另一次躺下来的回报哩！」

昌平君兄弟又一阵哄笑，诸女则扮出娇羞样儿，笑骂不休。

项少龙探手再搂紧单美美柔软的腰肢，把酒送至她唇边，柔声道：「这一杯当是陪罪好了！」

单美美仰起香唇，神色复杂地望了他一眼，默默的把整杯酒喝了。

众人轰然叫好。

另一边的归燕不依道：「项大人竟厚此薄彼呢！」

项少龙见管中邪没有生疑，心中大喜，道：「我这人最是公平，来！让我侍候归燕姑娘喝酒。」

昌文君怪叫道：「喝酒有啥意思，要嘴对嘴喂酒才成。」

归燕一声嚶吁，竟躺到他腿上去，一副请君开怀大嚼的诱人模样，幸好没有压着后侧的伤口。

项少龙眼前腿上虽是玉体横陈，心中却没有很大的波动，一来心神仍在单美美和管中邪身上，暗察他们的反应；另一方面总认为归燕只是奉命来讨好自己这京城军警首长，曲意逢迎，尽是虚情假意。

归燕的姿色虽比不上单美美，但众女中只有侍候管中邪的杨豫可与她比拚姿色，占占她便宜亦是一乐。于是衔了一口酒，低头吻在归燕的香唇上，度了过去。

归燕娇喘细细，熟练合作地喝下去，如此仰身喝酒并不容易，可真亏了她呢。

在众人怪笑喝采下，项少龙正要退兵时，给归燕双手缠个瓜葛紧连，香信暗吐，反哺了半口酒过来。

项少龙不由涌起销魂滋味，放开怀抱，也运舌相迎，享受一番后，才与玉颊火烧的归燕分了开来。

昌平君等鼓掌叫好。

归燕娇柔无力地靠近了他，媚态横生道：「项大人今晚不要走好吗？奴家包保你腿伤不会加剧。」

由于她是耳边呢喃，这两句话只有另一边的单美美听到，后者神情一黯，垂下螭首，显是因项少龙「命不久矣」，而自己则是杀他的凶手。

项少龙吻了归燕的粉颈，笑道：「这种事若不能尽兴，徒成苦差。」又探手过去搂着单美美的纤腰，故作惊奇道：「美美小姐是否有甚么心事呢？」

单美美吃了一惊，言不由衷地道：「项大人只疼归燕姊，人家当然心*胁蒙*怨！」

管中邪忙为单美美掩饰道：「项大人能使我们眼高于顶，孤芳自赏的美美小姐生出妒意，足见你的本事，今回轮到我等兄弟们妒忌你了。」

项少龙暗骂谁是你的兄弟时，昌文君笑道：「这另一口酒项大人绝省不了。」

项少龙暗忖一不做二不休，逗逗这凶手美人也好。遂衔了另一口酒，俯头找上单美美的樱唇，度了过去，事后仍不放过她，痛吻起来，陈仓暗渡中，以二十一世纪五花八门的接吻方式，对她极尽挑逗的能事。

单美美原本冷硬的身体软化了，生出热烈的反应。

项少龙心中暗叹，知道在这种异乎寻常，又以为自己命不久矣的刺激下，单美美心中歉疚，反动了真情。

唇分后，单美美眼角隐见泪光，显见她以毒酒害他，亦是迫不得已。

项少龙反不想急着离去，怕人发觉几下未乾的酒渍。

这时归燕又来缠他，项少龙灵机一触，诈作手肘不慎下把仍有大半杯的

酒碰倒席上，盖过了原本的酒渍。

一番扰攘后，单美美出乎众人意外的托词身体不适，先行引退。

少了这最红的姑娘，昌平君两兄弟兴致大减，项少龙乘机告辞。

归燕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把他直送到大门停泊马车的广场处，千叮万嘱他定要回来找她，又迫他许下诺言，才肯放他到昌平君的马车上。

忽然间，项少龙亦有点爱上了这古代的「黑豹酒吧」了。

回到衙署，见到值夜的滕翼，说起刚才发生的事，后者也为他抹了把冷汗。

滕翼叹道：「我们的脑筋实在不够灵活，总在想莫傲的奸谋是在田猎时进行，岂知竟在今晚暗施美人计，若能知道药性，少龙就可扮得更逼真一点了。」

项少龙肯定道：「毒药定是在田猎后才发作的。」滕翼讶道：「三弟怎么这般有把握。」

项少龙道：「图先告诉我莫傲造了一批可在水底进行刺杀的工具，该是用来对付你和荆俊的，事后若我再毒发身亡，那乌家就算想报复也无人可用了。」

滕翼大怒道：「我若教莫傲活过这三天田猎之期，便改跟他的姓。」

项少龙忽然脸色大变，道：「我们一直想的都是己方的人，说不定莫傲的行刺目标包括了鹿公和徐先在内，那就糟了。」

滕翼吁出一口凉气道：「吕不韦没那么大胆吧？」

项少龙道：「平时该不敢如此胆大包天，可是现在形势混乱，当中又牵涉到高陵君的谋反，事后吕不韦大可把一切罪责全推到高陵君身上，有心算无心下，吕不韦得逞的机会实在太高了。」

想到这里，再按耐不下去，站起来道：「我要去见鹿公，向他及早发出警告。」

滕翼道：「我看你还是先去见徐先，论精明，鹿公拍马都比他不上，他若相信我们，自会作出妥善安排。」

项少龙一想确是道理，在十八铁卫和百多名都骑军护翼下，装作巡视城内的防务，朝王宫旁徐先的左丞相府去了。

由于现在他身兼都卫统领，除了王宫，城内城外都是在他职权之内。

因刚才的宴会提早结束了，所以现在只是初更时分，但除了几条花街外，其他地方都是行人绝少，只是偶有路过的车马。

到了左相府，徐先闻报在内厅见他，这西秦三大名将之一的超卓人物微笑道：「我早知少龙会在田猎前来见我的了。」

项少龙大感愕然道：「徐相为何会有这个想法呢？」

徐先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大秦自穆公以来，跃为天下霸主之一。可惜东向的出路，一直被晋人全力扼住，故只能掉过头来向西戎用兵，结果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驾崩时，渭水流域的大部份土地均落入我们手上。可是由那时始，直至现在建立东三郡，二百多年来我们毫无寸进。」

究其原因，与其说出路受阻，不若说是内部出了问题。我若强大，谁可阻拦？故这仍是个谁强谁弱的问题。」

项少龙对那时的历史不大了了，只有点头受教的份儿。

徐先谈兴大起，喟然道：「三家分晋后，我们理该乘时而起，可惜偏是那四十多年间，朝政错出常轨，大权旁落乱臣手上，粗略一算，一个君主被

迫自杀，一个太子被拒不得继位，另一君主和母后一同被弑，沉尸深渊。魏人乘我国内乱，屡相侵伐，使我们尽失河西之地。」

项少龙开始有点明白徐先的意思，现在的吕不韦正在这条旧路上走着。无论吕不韦是否夺权成功，甚或废了小盘，最后的结果就是秦国始终不能称霸天下，这正是徐先最关心的事。

徐先长身而起，沉声道：「少龙！陪我到后园走走！」

项少龙心内起了个疙瘩，知他必是有秘密要事须作商量。

明月高照下，两人步入后园里，沿着小径漫步。

徐先叹了一口气道：「我们秦人与戎狄只是一线之隔，不脱蛮风，周室京畿虽建于此地，只是好比覆盖褴褛的锦衣，周室一去，褴褛依然，至今仍是民风犷野。幸好孝公之时用商鞅变法，以严刑峻法给我们养成守规矩的习惯，又重军功，只有从对外战争才可得爵赏，遂使我大秦无敌于天下。可是吕不韦这么一搞，恣意任用私人，又把六国萎靡之风，引入我大秦，使小人当道，群趋奉迎、互竞捧拍之道，这于我大秦实是大大不利。他那本吕氏春秋我看过了，哼！若商鞅死而复生，必将它一把火烧掉。」

项少龙终于听到在鹿公这大秦主义者排外动机外另一种意见，那就是思想上基本的冲突。吕不韦太骄横主观了，一点不懂体恤秦人的心态。

他接触的秦人，大都坦诚纯朴，不爱作伪，徐先、鹿公、王齿、昌平君兄弟、安谷奚奚等莫不如是。

比较起来，吕不韦、莫傲、管中邪、缪毒等全是异类。

秦人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正因他们是最强悍的民族，配以商鞅的纪律约束，真是谁与争锋。

吕不韦起用全无建树的管中邪和吕雄，于后者犯事时又想得过且过，正是秦人最深恶痛绝的。

小盘以严厉果敢的手段处置了吕雄，这一着完全押对了。

徐先停了下来，灼灼的眼光落到项少龙脸上，沉声道：「我并非因吕不韦非我族类而排斥他，商君是卫人，但却最得我的敬重。」

项少龙点头道：「我明白徐相的意思了。」

徐先摇头叹道：「吕不韦作茧自缚，以为害了大王，秦室天下就是他的了。岂知老天爷尚未肯舍弃我大秦，出了政储君这明主，所以我徐先纵使粉身碎骨，亦要保储君直至他正式登上王座。」

项少龙暗吃一惊，道：「听徐相口气，形势似乎相当危急。」

徐先拉着他到一道小桥旁的石头坐下来，低声道：「本来我并不担心，问题是东郡民变，吕不韦派了蒙骜和王齿两人前往镇压，一下子把京师附近的军队全抽空了，现在京师只有禁卫、都骑、都卫三军在支撑大局，形势之险，实百年来首次见到。」

项少龙皱眉道：「据我所知，东郡民变乃高陵君和赵将宠爱两人的阴谋，吕不韦没有说清楚这事吗？」

徐先脸上阴霾密布，闷哼道：「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高陵君有多少斤两，谁都心中有数，十个高陵君都斗不过半个吕不韦，怎会到事发时，吕不韦才猛然惊觉，仓卒应付？」

项少龙心中冒起一股寒意，喟叹道：「徐相的意思是——」

徐先断然道：「这事必与吕不韦有关，只要吕不韦把奸细安插到高陵君的谋臣内边，就可像扯线公仔般把高陵君控制在手上，制造出这等形势。」

再肃容道：「只要吕不韦在这段期间内，能把你和两位副统领除掉，都骑都卫两军，都要落进吕不韦手内，那时你说会出现甚么情况？我之所以猜到你今晚来见我，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假若你确非吕不韦的人，以你的才智，必会发觉不妥当的地方，少龙明白了吗？」

项少龙暗叫好险，要取得徐先的信任确不容易，直至刚才，徐先仍在怀疑自己是吕不韦一着巧妙的棋子，或可说是多重身分的反间谍。

有点尴尬地道：「多谢徐相信任。」

又不解道：「纵使吕不韦手上有都骑都卫两军，但若他的目标是政储君，恐怕没有人肯听他命令。」

徐先叹道：「少龙仍是经验尚浅，除非吕不韦得到了全部兵权，否则绝不会动储君半根毛发，此乃愚不可及的举动，可是只要他能把我与鹿公害死，再把事情推在高陵君上，那时秦室还不是他的天下吗？蒙骜不用说了，王齿这糊涂鬼在那种情况下孤掌难鸣，加上又有太后护着吕不韦，谁还敢去惹他呢？」

接着双目厉芒一闪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

吕不韦一天不死，我们休想有好日子过，大秦则是重蹈覆辙，受权臣所陷。」

项少龙差点呻吟起来。

站在徐先的立场角度，策略上完全正确。

问题是项少龙知道在小盘登基前，没有人可要吕不韦的命。

若要不了他的命，自然是自己要丢命了。此事怎逃得过？

只恨他不能以这理由劝徐先打消此意，难道告诉他史书写明吕不韦不会这么快完蛋吗？

正头痛时，徐先又道：「只要政储君肯略一点头，我可包保吕不韦活不过这三天。」

项少龙叹道：「徐相有否想过那后果呢？」

徐先冷哼道：「最大问题的三个人，就是姬太后、蒙骜和杜壁。最难搞的还是杜壁，吕不韦一去，他必趁机拥立成乔，若非有此顾虑，先王过身时，我和鹿公早动手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王齿从中反对。所以我才希望由你说服储君，现在他最信任的人就是少龙你了。」

项少龙道：「我却有另一个想法，首先要通过滴血认亲，正式确定了储君和吕不韦没有半丝瓜葛，其次就是杀死吕不韦手下的第一谋士，此人一去，吕不韦便变了一只没有爪牙的老虎，恶不出甚么样儿来，第三——」

徐先挥手打断他道：「你说的是否那莫傲？」

项少龙讶道：「徐相竟听过此人？」

徐先轻描淡写道：「这点能耐都没有，如何敢和吕不韦作对。最好把管中邪一起干掉，那就更是妥当。只是现在的情况是你在防我，我也在防你，若非公然动手，谁奈何得了对方呢？」

项少龙知道单凭这点仍未足以打动这位智者，低声道：「第三就是把缪毒捧出来与吕不韦打对台，只要拖到储君加冕之日，吕不韦这盘棋就算输了。」

徐先身躯一震，不解道：「缪毒不是吕不韦的人吗？」

项少龙把计画和盘托上，道：「我还提议储君给吕不韦安上一个仲父的

虚衔，以安他的狼子野心。」

徐先深吸一口气后，像首次认识他般打量了好一会，双目精光闪闪道：「说到玩手段、弄诡谋，恐怕那莫傲也要让你一点，难怪到今天你仍活得这么健康活泼了。」

项少龙暗叫惭愧道：「幸好今晚喝少了一杯酒，否则就真不敢当徐相这句话了。」

徐先追问下，他说出了今晚所发生的事。

徐先听罢点头同意道：「你说得对，一天不杀莫傲，早晚会给他害死。照我估计，这杯毒酒该在七天后发作，孝文王当日就是喝了吕不韦送来的药汤，七天后忽然呼吸困难窒息致死，由于从来没有一种毒药可在七天后才突然发作的，所以我们虽觉得内有蹊跷，仍很难指是吕不韦下的毒手，当然也找不出任何证据了。唉！现在没有人敢吃吕不韦送来的东西了。」

真是奇怪，当日害死孝文王的药汤，照例曾经内侍试饮，那内侍却没有中毒的情况？」

项少龙暗忖这莫傲用毒的功夫，怕比死鬼赵穆尚要高明数倍，要知即使是慢性毒药，总还是有迹可寻，吃下肚后会出现中毒的徵兆，那有毒药可在吞入腹内后七天才使人毒发呢？尽管在二十一世纪，恐怕亦难以办到，除非毒药被特制的药囊包裹着，落到肚内黏在胃壁处，经一段时间后表层被胃酸腐蚀后，毒药才泻逸出来，致人死命。

想到这里，心中一动，恨不得立即折返醉风楼，查看一下自己把毒酒泼下处，会否有这么一粒包了某种保护物的毒药。

徐先见他脸色忽晴忽暗，问道：「你想到甚么了？」

项少龙道：「我在想如何可请求徐相暂缓对付吕不韦呢？」

徐先笑道：「我徐先岂是徒逞勇力的莽撞之徒，少龙既有此妙计，我和鹿公就暂且静观其变。不过假若你杀不死莫傲，便轮到我们动手对付吕不韦了，总好过给他以毒计害死。」

项少龙拍胸口保证道：「给我十天时间吧！说不定我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教他死得不明不白哩！」徐先愕然瞪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第二章 夜探青楼

项少龙灵巧地翻过高墙，落到醉风楼的花园里。

这时刚过了二更天，醉风楼主楼之后的七、八座院落，仍是灯火通明，笙歌处处。

项少龙好一会才辨认出管中邪刚才招呼他的那座雅院，只见仍是灯光灿然，不禁叫起苦来，同时亦心中奇怪，难道他走后，又用了来招呼另一批贵客吗？

好奇心大起下，他借着夜色和花草树木的掩蔽，无声无息地窜了过去，到了近处时，骇然伏下，心儿忐忑狂跳。

原来正门处有一批大汉在守护着，其中几个赫然是吕不韦的亲随。

难道是吕不韦来了吗？

留心细看去，只见院落四周都有人在巡逡守卫，严密之极。

这当然难不倒他这懂得飞檐走壁的特种战士。

察看了形势后，他选了院落旁的一棵大树，迅速攀了上去，再射出索钩，横度往院落人字形的一边瓦面上，才小心翼翼，沿索滑到了檐边，探头由近檐顶的通风口朝内望去。

一瞥下立时魂飞魄散，手足冰寒，差点由屋顶掉了下来。

只见灯火通明的大厅里，站了管中邪、莫傲、醉风楼的楼主伍孚，归燕和单美美五个人，正在研究被移开了长几下地席上的酒渍。

伍孚叹道：「莫先生确是奇谋妙算，先教我赠项少龙以宝物，好教他不起提防之心，又使他以为下手的是我们的好美美，谁知要他命的却是我们的归燕姑娘。」

管中邪道：「对莫兄的高明，我管中邪是没话说的了。最妙是这小子还以为自己逃过大难，再不起防范之心，确是精采绝伦。」

这时大门洞开，吕不韦春风满脸，神采飞扬的走了进来。

在项少龙瞠目结舌，全身血液差点冰凝之下，单美美乳燕投怀的扑入了吕不韦怀内去，娇声道：「美美为吕相立了大功，吕相该怎么赏人家哩！」

吕不韦的手由她的纤腰落到了她的隆臀上，大力拍了两记，邪笑道：「那就让我今晚好好酬劳你吧！」

莫傲则伸手搂着归燕道：「吕相莫忘了我们的好归燕，若非靠她那条香舌，项少龙怎会中计。」

上面的项少龙全身发麻，差点要扑下去给吕不韦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天啊！

自己的肚内竟有了随时可取自己一命的毒囊，这时代又没有开刀的手术，他项少龙岂非死定了。

吕不韦此时搂着单美美，到了那片酒渍旁，俯头细看了一回后，哈哈大笑道：「任你项少龙智比天高，也要着了吕不韦的道儿；却还以为反算了我们一着，到喉咙被药液蚀开了个口儿时，还不知是甚么一回事呢。」

项少龙听得心中一动，燃起了希望。

若药囊只是黏在喉咙处，便有取出来的机会了。

管中邪道：「美美姑娘的表演才精采哩，连我都差点给她骗过了。」

吕不韦俯头吻在单美美的香唇上，弄得她咿唔作声，春意撩人。

管中邪伸手按在伍孚的肩头上，笑道：「此事成功后，伍楼主当的这个官，必定非同小可哩！」

伍孚欣然道谢后，又有点担心地道：「那东西会不会无意间给他吐出来呢？」

倚着莫傲的归燕娇笑道：「楼主放心好了，那东西不知黏得多么紧，若非给他的舌头卷了过去，奴家还不知怎么办才好呢。」

莫傲接口道：「这东西最不好就是会黏在杯底，否则我的小燕子就不用牺牲她的香舌，给这家伙大占便宜了。」

管中邪笑道：「只是占了点小便宜吧！大便宜当然还是留给莫兄了。」

一时男的淫笑，女的不依娇嗔。

项少龙心急如焚，恨不得立时离开，想办法把那毒囊弄掉。

这一着妙计确是厉害，当时舌头交缠，意乱情迷，那想得到竟是死亡之吻。

自己亦确是大意，以为对方不知道自己识穿了单美美是他们的人，还一番造作，真要教人笑穿了肚皮。

吕不韦笑道：「春宵苦短，莫先生该到小燕的香闺，好好答谢美人了。」

转向伍孚道：「伍楼主今趟做得很好，我吕不韦必不会薄待你。」

哈哈一笑，拥着单美美去了。

项少龙知道再不会听到甚么秘密，悄悄走了。

项少龙惨哼一声。

滕翼由他张开的大口里，把弯曲了的铜条抽了出来，尾端的小圆片上黏着一粒乌黑色的药丸，只有苍蝇般大小。

旁边的陶方、荆俊、蒲布、刘巢等人齐松了一口气，抹掉额上的冷汗。

项少龙咽着被刮损了的咽喉，说不出话来。

滕翼把毒丸移到眼前，众人都俯近研看。

荆俊狠狠道：「有甚么方法把这毒丸送进莫傲的喉咙里去呢？」

项少龙清了清喉咙，沙哑着声音道：「这毒丸若是混在酒里，便会黏在杯底，可是在毒死孝文那碗药汤里，却没有这种情况。」

陶方大喜道：「那即是说，只要我们得到那条药方，当可找到其中某种药物，可以中和它的黏性，到进入喉内才会黏着，如此一来，要毒杀莫傲再非难事了。这药方必然会留下纪录来的。」

滕翼一震下望项少龙，两人同时想起了图先，旋又摇头。

若图先可轻易向莫傲下毒，早把他毒死了。

蒲布颓然道：「就算找到那可中和这毒丸黏性的方法也没有用，难道捧碗药汤去哄他喝下去吗？」

项少龙道：「这事大可随机应变，毒丸由我随身携带，再相机行事。夜了！我们尽量睡一觉好的，否则明天恐没有精神去应付莫傲另一些阴谋诡计，二哥和小俊更要打醒十二个精神。」

众人无不同意，各自回房休息。

项少龙回到后堂时，不由想起了纪嫣然等众娇妻，神思恍惚间，娇声吩咐在耳旁响起道：「大爷回来了！」

项少龙愕然望去，只见周薇和衣躺在一角地席处待他回来，看样子是刚给他吵醒过来的，看她钗横鬓乱的海棠春睡后的神态，心中大叫不妙。

自赵倩和春盈诸女去世后，他饱受折磨，整整一年有如活在噩梦里，英雄气短，偏又步步落在下风。使他再不愿有男女间新的责任和感情上的承担。

对琴清如是，对赢盈也如是。

他虽答应昌平君兄弟对赢盈勉力而为，但却是敷衍的成份居多，绝不热心，亦自知未必斗得过管中邪。

不过都及不上眼前的周薇使他头痛。

看她行事作风，显是自尊心极重和死心眼的人，敢爱敢恨。

幸好现在和她关系尚浅，还有转圜的余地，乾咳一声道：「这么夜了，还不回去睡吗？」

周薇起身施礼后，温柔地为他脱下外袍，欣然道：「早睡过了，现在不知多么精神，陶公安排了最尾后那间房子给我，现在让小婢侍候大爷沐浴好吗？」话完双颊早红透了。

项少龙心中叫糟，自己已多晚没有妻婢相陪，今晚又曾偎红倚翠，挑起了情欲，若说不想女人，只是在欺骗自己，给她这么以身相陪，后果实不敢

想像。但如若断然拒绝，她受得了吗？

幸好周薇要为他宽衣时，脚步声响。

项少龙回头望去，见来的是荆俊，大讶道：「小俊！有甚么事吗？」

荆俊仍以为周薇是周良的妻子，奇怪地瞪着她。

项少龙低声吩咐周薇退避入房后，才道：「甚么事呢？」

荆俊看着周薇消失处，奇道：「她怎会在这里的？」

项少龙解释了她和周良的兄妹关系后，荆俊双目立时亮了起来，嘿然道：「三哥真好艳福，这周薇若非荆钗布裙，不施脂粉，艳色绝不会逊于田凤和田贞。」

项少龙心中一动，着他在在一旁坐下后，笑道：「小俊对她似乎有点意思哩？」

荆俊赧然道：「三哥说笑了，小俊怎敢来和三哥争女人。」

项少龙欣然道：「她并非我的女人，假设你有意思的话，不碍用点功夫，三哥我绝不介意，还非常感激你哩！」

荆俊大喜道：「嘿！让我试试看吧！说到哄女孩，我比以前进步多了。」

项少龙道：「此事就这么决定，你不去休息却来找我，究竟为了甚么事？」

荆俊道：「三哥的腿还可以再出动吗？」

项少龙道：「只要不是动手过招，便没有问题。你有甚么好主意？」

荆俊道：「现在离天明尚有两个多时辰，要杀死莫傲，这是唯一的机会。」

项少龙皱眉道：「莫傲身旁能人众多，吕不韦又在那里，怎么下手？」

荆俊道：「硬来当然不成，不过我对醉风楼的环境非常清楚，更知道单美美和那归燕的闺房在那里，只要我们能摸到那里去，就有办法把那颗毒丸喂入莫傲的喉咙里，然后再轻轻松松等待他毒发身亡，岂非大快人心吗？」

项少龙喜道：「计将安出？」

荆俊摊开手掌，现出一截三寸许黑色树枝似的东西，得意洋洋道：「这是由迷魂树采来的香枝，燃点后的烟只要吸入少许，立即昏昏欲睡，若在熟睡时吸入，保证掌掴也醒不过来，三哥明白了吧！」

项少龙沉吟片晌后，断然道：「你最好通知二哥，若这么令人快慰的事少了他，我们两个都要挨骂的。」

凭着勾索，三兄弟悄无声息地潜入醉风楼东，躲在花丛暗处。

树木掩映中，隐见灯光。

荆俊这识途老马道：「竹林内有四座小楼，分别住着醉风楼的四位大阿姐，就是单美美、杨豫、归燕和白蕾，合称醉风四花，归燕的小楼位于左方后座，只要能过得竹林这一关，就有机会摸入楼内去，若我没有记错，每座楼旁都种有香桂树，躲躲藏藏应是易如反掌。」

滕翼皱眉道：「既有吕不韦在内，防守必然非常严密，竹树更是难以攀缘，只要有人守着竹林间的出入口，我们怎进得去？」

项少龙道：「另一边是甚么形势？」

荆俊苦笑道：「仍是竹林，所以这地方有个名字，叫『竹林藏幽』，只要过得这关，莫傲就死定了。」

脚步声响，两名武士提着灯笼走了过来，边走边谈笑着。三人屏息静气，倾耳细听。

其中一人道：「这四个妞儿确是花容月貌，又够骚劲，连我们的管大爷

也动了心，留宿在那杨豫的小楼里。」

另一人道：「听说还有个白蕾，不知她今晚是否也要陪人，若没有的话，就由我两兄弟招呼她好了。」

先前的大叹道：「你付得起渡夜资吗？何况听说纵有银两，她都未必肯瞅睬你哩！」

直至他们去远，项少龙心中一动道：「白蕾陪的该是韩闯，说不定会有机会。」

话犹未已，人声由前院方向传来，其中一个隐隐认得是老朋友韩闯，还有女子的娇笑声，不用说该是白蕾了。滕翼大急道：「怎样瞒过那白蕾呢？」

此时一群人已转入了这条花间小径里，领路的是两个提着灯笼的美婢，接着是四名韩闯的近卫，然后是搂搂抱抱的韩闯和白蕾，最后是另八名亲兵。

看到这种阵势，项少龙亦是一筹莫展。

荆俊忽地凑近滕翼道：「白蕾并不认得二哥的！」

项少龙灵机一触道：「二哥可冒充太子丹的人，韩闯刚和他喝完酒。」

这时韩闯等刚路过他们藏身处，转上直路，朝竹林方向走去。

滕翼先解下佩剑，硬着头皮窜了出去，低嚷道：「侯爷留步，丹太子命小人来有要事相告。」

韩闯等整队人停了下来，近卫都露出戒备神色。

滕翼大步走去，众人虽见到他没有佩剑，仍是虎视眈眈，手握剑柄。

韩闯放开了白蕾，冷冷道：「丹太子有甚么说话。」

滕翼心知韩闯的手下绝不会任自己靠近他们主子的，远远立定，施礼道：「小人龙善，乃丹太子驾前右锋将，韩侯这么快就忘了小人吗？」

龙善是当日滕翼在邯郸时用的假名字。

韩闯呆了一呆，醒觉过来，哈哈笑道：「记起了记起了！右锋将请恕本侯黑夜视力不佳。」

转身向白蕾道：「小蕾儿先回房去，本侯立即就来。」

白蕾那会疑心，叮咛了韩闯莫要教她苦候，偕两个丫环先去了。

在韩闯的掩护下，三人换上他手下的外裳，无惊无险地进入了守卫森严的竹林里，到了与归燕闺楼只隔了一棵香桂树的白蕾居所处。

韩闯向三人打了个眼色，迳自登上楼上去。

白蕾的四名贴身美婢，分了两人来招呼他们。

项少龙、荆俊和滕翼怕给小婢认了出来，早向韩闯的手下关照了，其中两人匆匆把两婢拖了到房内去，不片晌已是娇吟阵阵，满楼春声。

在韩闯布在楼外的亲卫放哨把风下，三人先后攀上桂树，到了归燕的小楼瓦顶处。

房内传来鼾声。

若论飞檐走壁的身手，项滕两人都及不上荆俊，由他觑准机会穿窗进房，顷刻后莫傲的鼾声变成了沉重的呼吸。项少龙示意滕翼留在屋顶，自己翻了进去。

荆俊正蹲在榻旁，向他打出一切顺利的手势。

项少龙心中大喜，窜了过去。

在几头的油灯映照下，荆俊已捏开了莫傲的大口，项少龙忙取出毒丸，以铜枝送入他的喉嘴里，肯定黏个结实后，正要离去时，足音在门外响起。

项少龙和荆俊大吃一惊，同时跨过榻上两人，躲在榻子另一端暗黑的墙

角里。

敲门声响，有人在外面道：「莫爷！吕相有急事找你。」莫傲和归燕当然全无反应。

项少龙人急智生，伸手重重在莫傲脚板处捏了一记。

幸好荆俊的迷晕香只够让莫傲昏上一阵子，莫傲吃痛下，呻吟一声，醒了过来。

那人又唤道：「莫爷！」

莫傲刚醒过来，头脑昏沉地道：「甚么事？」

叫门的手下道：「吕相刚接到了紧急消息，刻下正在楼下等候莫爷。噢！吕相和管爷来了。」

项少龙和荆俊暗叫不妙，却苦在莫傲已坐了起来，想冒险逃走都办不到。

幸好吕不韦的声音在门外道：「我们外厅等你。」

莫傲推了推归燕，见她毫无反应，在她雪白的胸脯捏了一把，才起身*
拢 挪讲*稳地推门外出。

今次轮到项少龙和荆俊两人喜出望外，忙蛇行鼠步到了房门处，贴耳偷听。

吕不韦首先道：「刚接到消息，短命鬼项少龙竟去找徐先，商量了整个时辰，才返回乌府去。哼！莫先生认为他们会弄些甚么阴谋出来呢？」

莫傲显然因曾受迷魂香的影响，脑筋远及不上平时灵活，呻吟道：「不知是否因太高兴下多喝了点酒，我头有些痛。」

管中邪道：「莫兄先喝杯解酒茶，定定神就没事的了。」

接着是斟茶递水的声音，听声息，外面应只有吕不韦、莫傲和管中邪三人。

好一会后，吕不韦道：「莫先生能否肯定那狗杂种会在最后一天晚田猎时才毒发呢？没有了高陵君袭营的掩饰，则谁都会猜到是我们动的手脚了。」

莫傲舒了一口气，道：「吕相放心，我曾找了十多个人来作实验，保证时间上不会出差错。」

管中邪笑道：「没有了项少龙，他们必然阵脚大乱，而我们则是准备充足，到时我们先护着储君和太后渡河，等轮到鹿公和徐先时，就弄翻木桥，再在水底把他们刺杀，乾手净脚，谁会怀疑我们呢？」

吕不韦道：「最怕是徐先和项少龙等先发制人，提前在这两天内动手，我们就要吃大亏了。」

莫傲胸有成竹道：「放心好了！一天没有弄清楚高陵君的虚实，他们那敢动手，以免徒便宜了高陵君。谅他们的胆子仍没有这么大。」

吕不韦道：「现在最头痛就是政儿，他似是一点都不知道自己乃是我吕不韦的亲生骨肉。唉！都是朱姬那贱人不好，我多次催她去和政儿说个清楚，她都一口拒绝了。又不肯接受封我为摄政大臣的提议，哼！缪毒恁地没用，连这些小事都办不到。」

管中邪道：「我看关键处仍是项少龙，有了他，太后就不用完全倚赖吕相了。」

莫傲哑然失笑道：「我忽然想出一计，既可讨太后欢心，使她接受封吕相为摄政大臣，又可掩人耳目。」

正在门内偷听的荆项两人好奇心大起，暗忖这莫傲果是诡计多端。

吕不韦大喜追问。

莫傲笑道：「只要让太后知道吕相和项少龙再无嫌隙，就可消除了她心中疑虑。所以只要化解了她这个心结，她对吕相自会言听计从了。」

管中邪微带不悦道：「莫兄不是又要娘蓉佯作嫁给项少龙吧！」

莫傲失笑道：「管兄不是要和一个只有三天命的人争风吃醋吧！」

接着压低声音道：「吕相明天可请太后亲自宣布三小姐和项少龙的婚事，同时把吕相封为摄政大臣；把这两事合而为一，等若明示太后只要肯让吕相坐上此位，就拿最疼爱的女儿出来作为保证项少龙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太后为了项少龙，自然会让步的，当然还要着缪毒下点工夫。」

室内的项少龙到这刻仍未弄得清楚摄政大臣和宰相有何分别，但照想该是进一步削去小盘的自主权了。

管中邪再没有出言反对。

吕不韦欣然道：「这确是妙计，中邪！由你对娘蓉做点工夫吧！这妮子最听你的话，上趟你教她来大闹一场，她的表演真是精采绝伦了。」

室内的项少龙这才知道吕娘蓉进来大吵大闹，破坏婚议，竟是有预谋的行动，不由心中大恨。

吕娘蓉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己也不用再对她有怜惜之心了。

正如荆俊所说，玩玩她也好，等若向吕不韦和管中邪各捅一刀。

吕不韦道：「事情就这么决定，快天光了！」

项少龙两人那敢再听下去，慌忙离去。

想不到神推鬼使下，竟得到了这么关键性的情报。整个局势立时不同了。

第三章 田猎大典

天尚未亮，韩闯被迫拖着疲乏的身体，好掩护项少龙等离开醉风楼。

到了街上，两批人分道扬镳。

回到乌府，天已微明，项少龙三人那敢怠慢，匆匆更衣，滕荆两人先返衙署，准备田猎大典的诸般事宜，项少龙则赶赴王宫。

途中遇上徐先的车队，被徐先邀上车去，原来鹿公亦在车内，当然是在商讨应付吕不韦的方法了。两人虽全副猎装，却无盛事当前的兴奋。

鹿公见他两眼通红，显是一夜没睡，点头道：「少龙辛苦了。」

项少龙欣然道：「身体虽累，心情却是愉快的。」

徐先讶道：「少龙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知又有甚么新的进展呢？」

项少龙压低声音，把昨晚夜探青楼，听到吕不韦三人阴谋与密议的事说了出来。

两人大叹精采难得。

鹿公拍腿叫绝道：「黏到了喉咙的毒丸都教少龙弄了出来，可见老天爷对我大秦确是另眼相看。」

徐先道：「既是如此，我们就依少龙之议，以缪毒制吕不韦，实行以毒攻毒。说真的，吕不韦治国的本领确是不错，就让他得意多几年，到将来储君登位，再把他收拾好了。」

鹿公道：「但在这期间我们须牢抓军权，用心培养人材，对付起这家伙

来时，就更得心应手了。」

项少龙道：「小将有一建议，就是王翦。」

徐先笑着打断他道：「这个不用少龙提醒，我们早留心此子，让他再历练多点时间吧！」

唉！王齿老得有点糊涂了，好应由后生小子取代。」

鹿公显然心情大佳，笑语道：「少龙是否准备接收吕娘蓉这个女妮，好气死吕不韦和那管中邪呢？」

项少龙失笑道：「为这事头痛的该是他们了。」

徐先道：「但摄政大臣的权势非同小可，那时他等若储君，没有他点头，甚么政令都批不下来。」

项少龙道：「徐相还记得我提过那『仲父』的虚衔吗？就拿这来骗骗吕不韦，三天后莫傲归天，那时轮到他阵脚大乱，加上缪毒又当上内史，吕不韦到时才知是甚么一回事呢。」

此时车队进入王宫，三人都心怀大畅，恨不得立即过了未来的三天，好好看看恶人有恶报那大快人心的结果。

项少龙原本沉重紧张的心情，已被轻松欢畅的情绪替代。好！

就让老子拿这些人开心一下，连鹿丹儿和赢盈这两个靠向了管中邪的丫头也不放过，如此生命才更多采多姿哩！王宫教场上旌旗飘扬，人马荟聚。

有份参加田猎者，若非王侯贵族，就是公卿大臣的亲属家将，又或各郡选拔出来的人才，人人穿上轻袍带革的猎装，策骑聚在所属的旗帜下，壮男美女，一片蓬勃朝气，人数约在五千人。

一万禁卫，则分列两旁，准备护卫王驾，前赴猎场。

昌平君、昌文君和管中邪三人忙个不了，维持着场中秩序。

项少龙离开马车后，骑上疾风，领着十八铁卫，以闲逸的心态，感受大秦那如日初升的气势。

其中一枝高举的大旗书了个「齐」字，使项少龙记起了「老朋友」田单，不由心中好笑。若吕不韦告诉田单已经收拾了他的话，田单不但白欢喜一场，还会疏于防范，教自己更有可乘之机。

徐先、吕不韦、鹿公等宿将大臣，均聚集在校阅台的两侧，贵客如田单、太子丹等亦在该处，却见不到韩闾，想来他该是起程回国了。

最触目的是赢盈等的女儿军团，数百个花枝招展的武装少女，别树一帜地杂在众男之中，不时和旁边的好事青年对骂调笑，带来满场春意。

但最惹人注意的却非她们，而是他自己的娇妻美婢和琴清，她们没有旗帜，在数十名家将拥卫下，站在一侧，使得远近的人，不论男女都伸头探颈地去看她们过人的风采。

纪嫣然和琴清当然不在话下，乌廷芳和赵致亦是千中挑一的美女，而田贞田凤这对连他也难以分辨的姊妹花，也是教人叹为罕见，议论纷纷。

项少龙那按捺得住心中的情火，策马来到众女旁，笑道：「你们这队算作甚么军哩？」

纪嫣然等纷纷奉上甜蜜的欢笑。

琴清反神色冷淡道：「太后特别吩咐，要我们这三天陪她行猎，项大人说该算甚么军呢？」

项少龙见她神态冷淡，猜她是因自己上次恶作剧讨她便宜，惹怒了她*只蚌宰约*这登徒浪子生出鄙视之心。暗叹了一口气，淡淡一笑，没有答

话，来到乌廷芳和赵致间问道：「宝儿呢？」

乌廷芳兴奋得俏脸通红，娇笑道：「真想抱同他去打猎，却怕他受不起风寒，只好留在清姊处由奶娘照顾了。」

赵致道：「项郎啊！让我给你介绍两位新奶娘好吗？」

后面的田氏姊妹立时玉颊霞烧，不胜娇羞，看得项少龙心头火热、想入非非时，乌廷芳在马上凑过来道：「项郎啊！今晚到我们帐内来好吗？人家想得很苦哩！」项少龙食指大动，忙点头答应。

此时鼓声急响，只见小盘和朱姬在禁卫簇拥下，登上检阅台。

全场登时肃然致礼，齐呼我王万岁。

田猎在万众期待下，终于开始了。

田猎的队伍，连绵十多里，声势浩荡。

沿途均有都骑兵守护道旁高地处，防范严密。

为了显示勇武的国风，小盘朱姬一律乘马，在禁卫前呼后拥下，领头朝田猎场开去。吕不韦、徐先、鹿公、王绾、蔡泽等公卿大臣，则伴在小盘和朱姬左右。

项少龙陪着乌廷芳等走了一会后，李斯特意堕后来找他。两人离开官道，沿路侧并骑走着。

李斯低声道：「每趟当我见到琴太傅时，都觉得她比纪才女更动人；但当见到纪才女时，又感到琴清及不上她。现在终于能同时看到她们了，才明白甚么是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项少龙道：「李兄今天的心情很好哩！」

李斯摇头道：「只是苦中作乐吧！这三天田猎外弛内张，危机重重，小弟的心情可以好得到那里去。」

仔细打量了项少龙一会后，续道：「项兄昨晚定是睡得不好，两眼红筋密布，又声音嘶哑，教人担心。」

项少龙苦笑道：「我根本没有睡过，何来睡得好不好呢？」

至于声音嘶哑，则是因喉咙给刮伤了，但若没此一伤，就要小命不保了。」接着简要的说出昨晚惊险刺激，峰回路转的经过。

李斯听得合不拢嘴来，兴奋地道：「待会定要告诉储君，唉！我愈来愈佩服项兄了。」

又道：「难怪刚才吕不韦来向太后和储君禀告，说要把女儿嫁与项兄，请太后和储君作主，太后当然高兴，储君和我却是大惑不解，原来其中竟有如此微妙境况。嘿！项兄当不会拒绝吧！」

项少龙失笑道：「你说我会吗？」

两人对望一眼，齐声畅笑。

李斯道：「我大秦一向惯例，是在田猎时颁布人事上的安排和调动，或提拔新人。项兄向储君提议封吕不韦为仲父之计，确是精采，既可堵住他的口，又可使他更招人猜疑。储君准备当太后再迫他任命吕不韦为摄政大臣时，就以此法应付。」

项少龙这时眼角处瞥见管中邪策马赶上来，连忙把话题岔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管中邪虽是一晚没睡，却比项少龙精神多了，神采飞扬地来到项少龙另一边，先向李斯打个招呼，随口道：「李大人自入宫侍奉储君，我们便少有聚首机会，趁这三天大家该好好聚聚了。」

项少龙心中一动，暗忖吕不韦若要完全控制小盘，必须以例如莫傲这样的人去代替李斯，所以李斯亦会是今次吕不韦要铲除的目标之一，自己为何以前却没有想及此点呢？

说到底，皆因己方缺乏了一个像莫傲般头脑清明的谋士。

李斯本是最佳人选，但由于要助小盘日理万机，分身不得。想到这里，不由想起纪嫣然，禁不住暗骂自己空有智比孔明的贤妻，也不懂事事求教，让她发挥。

管中邪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道：「项大人为何心神恍惚呢？」

项少龙生出顽皮作弄之心，向李斯打个眼色后，道：「管大人请借一步说话。」

李斯有点明白，一声告罪，归队去了。

管中邪讶道：「项大人有甚么话要和卑职说呢？」

项少龙叹道：「刚才李长使来告诉我，吕相有意把三小姐下嫁于我，说不定今天就会由太后正式颁布。但我却知三小姐倾心的是管兄，坦白说吧！无论我将来和管兄各自立场如何，但对管兄的胸襟气魄和剑术都是衷心佩服的，亦不会计较管兄异日因立场不同与我对立；要嘛就明刀明枪拚个高下。所以只要管兄一句说话，我项少龙立即去向太后和储君表明立场，不敢误了三小姐的终身。」

管中邪本来双目厉芒闪闪，听毕后沉吟不语，脸上透出复杂的神色。

项少龙亦心中佩服，因他大可一口否认，自己也拿他没法。但那样就显出他是睁眼说谎的卑鄙小人了。

现在形势之微妙，除了局内的几个人外，谁都弄不清楚。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务要置对方于死地，那已是暗着来做的公开事了。

在管中邪看来，项少龙已有半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内，谁都救不了他，只是项少龙自己以为已避过大难吧了。故此项少龙这么表白心迹，摆明不欲*源死湊悸濫鏹氏拇蠡阅耍*亦可见项少龙乃真正的英雄，不会因自己以毒计害他而利用吕娘蓉来打击自己。他管中邪岂能无愧于心。

项少龙却是心中暗笑，等待这最强对手的反应。

管中邪忽地苦笑起来，道：「虚饰的话我管中邪不想说了，不过三小姐下嫁项兄一事，却非是我可以作主的，更不可因我而破坏。有所求必有所失，人生就是如此。三小姐年纪尚幼，好使性子，但凭项大人的本领，定可使她甘心相从，项大人莫要再为此心烦了。」

一声告罪，拍马去了。

项少龙心中暗叹，图先说得不错，管中邪始终非是正人君子，纵对着自己这个在他认为必死的人，仍不肯说一句半句真诚的话，可见他是如何无情。

不过这正是他所预期的，当三天后他项少龙尚未死，而吕娘蓉则成了自己的未过门妻子，偏又是管中邪劝吕娘蓉接受这安排的，那时他的悔恨，将对他造成心理上严重的打击。

当年他在他师弟连晋手上把乌廷芳和赵雅横刀夺了过来，就使连晋失去理智，进退失据下，为他所乘。

想不到同一的情况，会在管中邪身上重演。

那时他会采取甚么激烈的行动呢？

想到这里，忙赶上纪嫣然，好向她详述一切。

琴清、纪嫣然诸女，正与太后朱姬走在一块儿，谈笑甚欢，再前点就是

小盘和吕不韦等人的行列了。

项少龙怕见朱姬，惟有随在后侧，找寻机会。

有人叫道：「项大人！」

项少龙别头望去，见到缪毒离开内侍的队伍，到了他身旁恭敬施礼。

项少龙回礼后欣然道：「缪大人神采飞扬，必是官运亨通了。」

缪毒压低声音道：「全赖项大人厚爱提携，储君更明言是项大人全力举荐小人的。」接着兴奋起来道：「储君这两天会正式任命小人作内史，以后与项大人合作的机会可多着哩！」

项少龙知他的感激出自真心。对缪毒来说，要的只是权力财富，那管服侍的对象是何人。以前要听吕不韦的话，只是为了得到晋身的机会。对他这寡情薄义、心毒如禽兽的人来说，那会念吕不韦的旧情。

项少龙低声问道：「吕相知悉此事吗？」

缪毒忿然道：「他昨天才知道，还在太后跟前大发脾气，幸好给太后顶了回去。」

项少龙故作愕然道：「缪兄升官发财，他理该高兴才对，怎有甚么反对的理由呢？」

缪毒狠狠道：「他当然不会说反对我当内史，只说我因犯事入宫，如今连升数级，必会惹人闲言。嘿！说到底，还不是想我这一生都要当奴仆。」

项少龙心中暗喜，知道他和吕不韦的矛盾终于明显化了，正容道：「缪兄放心，我已在徐相和上将军前为你打点过，保证他们会支持缪兄。」

缪毒目瞪口呆道：「嘿！这……这……。」竟是说不出话来。

项少龙忍住肚内的笑声，沉声道：「吕不韦就是这样的人，你的官愈大，太后和储君愈看重你，他就更妒忌你。但缪兄暂可放心，一天他除不去我项少龙，便无暇理你。」缪毒浑身一震，露出深思的表情。

这时田贞看到了他，堕后来会。

项少龙拍了拍缪毒的肩头，才迎了上去。

缪毒这粒对付吕不韦的奇种籽，终于发芽了。

第四章 才女施威

泾水西岸营帐连绵，旌旗似海。

项少龙和纪嫣然、乌廷芳、赵致、田氏姊妹置身在王营所在的平顶小丘上，俯览远近形势。

今趟虽非征战，但行军立营，无不依据军规兵法。

在六国中，以秦人最重武力，男女自幼习武不在话下，对于行军布阵，更是人人熟习。

由于这里地势平坦，平原广泽，无险可恃，所以设的是方营。

小盘所据的木寨为中军，等于指挥总部，寨内有近二十个营帐，小盘和朱姬两帐居中，其他营帐住着王族内侍，又或像琴清这类身分特别，又与王室亲近的人。

以木寨为中心，平顶丘左右两旁的营帐名为左右虞侯，分由昌平君和昌

文君率禁卫驻守，属由小盘直接掌握的机动兵力，负责中军的安全。

至于其他人等，分东西南北四军，布成方阵，众星拱月般团团围着中军，作其屏卫。至于项少龙的都骑军，则在远方设营，遥遥护着整个方营，有点似戍边放哨的味儿。

除中军外，营帐十个一组，每组间均留下可供八马并驰的走道。

每军的中心处，又留下大片空地设有马栏和练习骑射的广场，让田猎者舒展筋骨，又或比拚骑术，射箭练剑，非常热闹，有点像个游艺大会。

此时离黄昏田猎的时刻仍有两个多时辰，人人兴高采烈，聚集在六个大广场处戏耍。

王营下方的主广场，变成了赢盈等女儿军的天下，有意追求这批刁蛮秦女的年轻贵胄，都拥到这里来寻找机会，其盛况自非其他骑射场可比。

一时马嘶人声，响彻三千多个营帐的上方。

长风拂来，旗帜猎猎作响，倍添军旅的气氛。

纪嫣然已知道了近日发生的所有事故，微笑道：「高陵君来袭时，必会先使人烧王营的木寨和离河最远的营帐，由于近日吹的是东南风，火势浓烟迫来时，我们惟有渡河往泾水北岸去躲避。」

项少龙和诸女看着横跨泾水的两道木桥，都生出寒意，若这两道桥梁给破坏了，后果真是不堪想像。

纵使桥梁仍在，一时间亦不容那么多人渡过，所以登不上桥的人只好各自游往对岸去，在那种混乱的形势下，吕不韦要刺杀几个人，确非难事。

可以预想到时管中邪会「大发神威，镇定从容」地护着朱姬和小盘由桥上撤走，而项少龙则「毒发身亡」，事后管中邪还「立下大功」，莫傲这条毒计确是无懈可击。

际此春雨绵绵的时节，放火非是易事，但高陵君乃是内奸，其营帐正是在王营下东南方的一处营帐内，弄点手脚乃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此法确是可行。

尤其那时正值田猎的重头戏登场，大部份人均到西狩山进行晚猎，防备之心最弱，乃偷营的最佳时刻。

若昌平君兄弟都给干掉，可能禁卫军的指挥权亦会被吕不韦抢了过去。

项少龙吁出一口凉气道：「嫣然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高陵君的策略，所以只要密切监视，看看高陵君或吕不韦的人何时为营帐涂上火油一类的东西，就知道他们发动的时刻了。」

纪嫣然得夫婿赞赏，喜孜孜地以甜笑回赠。

蹄声响起，昌文君策马而至，嚷道：「我们到下面骑射场去趁热闹啊！」

诸女回头往他望去，这家伙正狠狠地瞪着纪嫣然和诸女，露出倾慕迷醉的神色，并欣然道：「诸位嫂子福安，唉！我对少龙真是妒忌得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乌廷芳听得「噗哧」娇笑，露出比鲜花更艳丽的笑容，道：「昌文君忙完了吗？」

昌文君装出个忙得透不过气来的表情，道：「太后和储君刚安顿好了，琴太傅被太后召了去说话，嘱小将来通知各位嫂子。」

项少龙打了个呵欠，道：「你去趁热闹吧！我想回营好好睡上一觉。」

昌文君哈哈一笑，策马由项少龙和纪嫣然间穿了进去，探手牵着项少龙的马姜，硬扯他奔下坡去，招呼诸女道：「我们玩耍去了！」

诸女看到项少龙被扯下去的无奈表情，娇笑连连中，策马追去。

「飏！」的一声，三枝劲箭连珠迸发，正中三百步外箭靶红心处，围观的近千男女，爆起一阵喝采声。

射箭的赢盈得意洋洋地环视全场，娇叱道：「下一个轮到谁啊？」

众男虽跃跃欲试，但珠玉在前，假若不慎失手，就要当场出丑了，一*奔逐挥腥烁*应她。

管中邪哈哈笑道：「我们女儿军的首席射手神箭一出，谁还敢来献丑？」

赢盈得他赞赏，忙飞了他一个媚眼，看得诸公子心生妒意，却更是没有人敢行险一试。

项少龙刚下马，看到赢盈箭法如此厉害，倒吸了一口凉气。要射中红心，他自问可以办到，但三箭连珠发射，就没有把握了。难怪赢盈如此自负。

众女儿军看到项少龙，均露出不屑表情，可是看到纪嫣然，却无不露出既羨且妒的神色。

鹿丹儿排众而出，嚷道：「项统领的腿伤好了吗？听说你挡箭的剑术天下无双，不知射箭的功夫又是如何呢？」

近千道目光，立时落在项少龙身上，然后移到他身旁的纪嫣然身上。

纪嫣然当然知道项少龙的箭法非其所长，更明白秦人重武，假若项少龙托伤不出，对他的形像大有损害。一声娇笑，解下外袍，露出内里素白的紧身劲装，轻举玉步，来到场心处，以她比仙籁还好听的声音道：「先让嫣然试试好吗？」她那种慵慵懒懒，像不把任何事物放在心上，偏又是绰约动人的风姿，不论男女都给她勾出了魂魄来。

语毕，呆看着她玲珑浮凸，优美曼妙至无可挑剔的体态的诸男，才懂得欢呼喝采。

赢盈狠狠地瞪了纪嫣然两眼，才有点不忿地把强弓递与纪嫣然。

纪嫣然见她脚下摆出马步，心知肚明是甚么一回事，悠然但又迅捷的探手抓着强弓一端，使了下巧劲，赢盈尚未有机会发力时，强弓已落到这美丽得令她自愧不如的才女手上。

今趟连管中邪都露出惊异之色。

项少龙旁边的昌文君低声道：「煞煞我妹子的傲气也好！」

赢盈想不到纪嫣然会看破自己的阴谋，失措地退到鹿丹儿旁。

在场的都骑军内奔出了两人来，荣幸地向纪嫣然奉上长箭。

纪嫣然仍是那副若无其事，漫不经心的俏美模样儿，嘴角挂着一丝可迷倒天下众生的笑意，背着三百步外的箭靶，接过三枝长箭，夹在指隙处。

全场肃静无声。

倏地纪嫣然旋风般转过娇躯，在众人瞠目结舌下，三枝劲箭连珠迸发，一枝接一枝向箭靶流星逐月般电射而去。

发第一箭时，她仍是背着箭靶，只是反手劲射，到第三箭时，才变成正面对着。

「笃！」的一声，第一枝箭命中红心，接着两枝箭都分别命中前一箭的尾端处，神乎其技处，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登时把赢盈的箭技比了下去。

全场立时采声雷动，久久不竭。

纪嫣然心恨赢盈和鹿丹儿等「欺负」夫君，眼尾也不看她们，向众观者施礼后，凯旋而归。

项少龙却知道这个「仇」愈结愈深了。

此时有近卫来报，储君要召见项少龙。

进入木寨的大闸时，一队女将策马由后方驰来，带头的赫然是吕娘蓉，其他都是她的贴身女卫。

吕娘蓉看到他时，神情复杂，小嘴骄傲地翘了起来，故意加鞭，旋风般由项少龙旁进去了。

项少龙不由对她生出鄙夷之心。

此女明知自己「吞了毒丸」，仍对自己没有丝毫同情之心，可知虎父无犬女，她也好不到那里去。

哼！

迟些她就会知道滋味了。

主营前的空地处传来开气扬声的叱喝声，原来小盘在射箭，吕不韦、徐先、鹿公、昌平君等一众大臣将领，则在旁助威喝采。

李斯见他到来，移到他旁道：「是时候了！」

项少龙当然知道李斯指的是取血以「不认亲」一事，看李斯神色紧张，明白他正在担心小盘说不定真会是吕不韦的儿子，那就糟透了。

项少龙挤到站在后方的鹿公和徐先身旁，摸出取血的针，向两人打了个眼色。

两人的呼吸立时深重起来。

小盘这时射了十多箭，有四枝正中红心，其他都落在红心附近，已超出他平日的水准了，难怪群臣喝采。其实只要他射中箭靶，各人已非常高兴了。

王贲向他奉上另一枝箭时，小盘见到了项少龙，转身举着大弓兴奋地走过来，欣然道：「太傅！寡人的成绩还不错吧！」

项少龙知他在给自己制造取血的机会，致礼道：「若储君多用点手，少用点眼，成绩当会更好。」

小盘讶道：「射箭最讲究眼力，多用点手又是甚么意思呢？」

这时不但小盘不解，其他人都不明白项少龙在说甚么，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去。

吕不韦旁的吕娘蓉和莫傲，都狠狠盯着他。

项少龙恭敬地请小盘转过身去，借着纠正他的姿势，把针尖轻轻地在他颈侧的血管刺了下去，由于小盘运动后血气运行，一股鲜血立时涌出，流进针尾的小囊去。

由于他身后是徐先、鹿公和昌平君，他三人固是看得一清二楚，其他*已炊伎床坏健*

小盘「唉！」了一声，往后颈摸去，故意道：「有蚊子！」

项少龙反手把针塞入徐先手里，道：「储君莫要分心，射箭之道，手眼固须配合，但以手瞄却胜过以眼瞄，这是由于眼看到目标后，还要通知自己的心，再由心去指挥手，隔了多重。但若以手去瞄准的话，便少了这重重阻隔，看！」

随手拔出五根飞针，闪电般往二百步外的箭靶掷去。

众人那想得到他是掷针而非射箭，齐感愕然时，五枝飞针一排的钉在箭靶上，中间的一根正中红心，针与针间相隔均是一寸，分毫无误。这结果连项少龙也没有梦想过。

他的飞针绝技虽然着名，但各人仍是首次目睹。

只看他能在二百步的距离达到如此神乎其技的准绳，就可知他不但手劲惊人，还定有独特的手法，否则休想办到。吕不韦父女和莫傲同时露出骇然之色。

这时众人才懂得喝采叫好。

吕不韦和莫傲对视一笑，显是想起项少龙命不久矣，无论如何厉害都不用担心了。

小王赍兴高采烈地想去拨回飞针，好送回给项少龙，小盘见状喝止道：「让飞针留在靶上，寡人要带回宫内作个纪念，这三天就让它们像现在那样好了。」

小盘露出崇慕之色，道：「难怪太傅的飞针如此既快且准，原来是用手的感觉去掷。」

项少龙虽成了都骑统领，可是仍是职兼太傅，故可教导小盘这储君。

项少龙暗察吕不韦和莫傲时，亦有留心吕娘蓉，只见她眼内惊异之色久久不退，显然被自己这一时忘我下露的漂亮一手所震慑，坦白说，若要蓄意而为下再掷一次，他反全无把握了。

说真的，他平时练针时，也是以眼去瞄准，只有刚才方是用手去瞄。

鹿公赞叹道：「少龙这一手飞针，可说是空前绝后了。」

吕不韦呵呵笑道：「蓉儿！现在你该知项大人的本领了。」

吕娘蓉垂下俏脸，以免让人看到她矛盾复杂的神色。小盘乘机道：「太傅请到寡人帐内一谈！」

领着李斯，返回主营去了。

项少龙待要跟去，鹿公扯着他道：「见完储君后，即到我营帐来。」又向他打了个眼色。

项少龙一时间不明他究竟是已取得吕不韦那滴血，还是另有事商讨，带着疑问去了。王帐内，小盘叹道：「太傅这手飞针绝技，定要传我。」

李斯亦道：「难怪项大人能屡脱险境，实非侥幸，这些飞针比弩箭更难闪躲，更不用说努剑去挡格了。」

项少龙在厚软的地毯坐了下来，苦笑道：「储君和李大人不用夸奖我，昨晚我刚从鬼门关打了一个转回来，那却全靠侥幸了。」

小盘讶然追问下，项少龙把昨晚的事说了出来。

小盘听到高陵谋反的事和吕不韦的阴谋，勃然大怒道：「这两人的胆子一个比一个大，视寡人究如何物？」

李斯忙道：「储君息怒，项大人对此事必有妥善应付之法。」

小盘望向项少龙，后者点头道：「既知高陵君叛党袭营的时间，我自可调动兵马，将他们一网打尽。教他们全无用武之余地。而营地这边，微臣希望储君能亲自挂帅，调军遣将，一方面把高陵君的人全体擒，另一方则把吕不韦制个贴伏，露上一手，那以后还有人敢不把储君放在眼内吗？」

这番话可说对正小盘这未来秦始皇的胃口，他最爱由自己一显手段颜色，点头道：「项大人果是胸有成竹，不知计将安出。」

项少龙道：「这事须凭精确情报和当时的形势厘定，微臣会与李大人保持联系，摸清了形势后，再由储君定夺。」接着暗里向他打了个眼色。

小盘心中会意，知道届时项少龙会把详细计划奉上，再由自己发号施令，心中大喜，小脸兴奋得红了起来，点头道：「就照项卿家所奏请的去照着办吧！」

接着道：「今天太后对寡人说，吕不韦要把最疼爱的三女儿委身于项卿家，寡人还以为吕不韦转了性子，原来其中竟有如此狠辣的阴谋。哈！莫傲这家伙死到临头仍不自知，真是笑破寡人的肚皮了。」

李斯和项少龙听他说得有趣，知他心情大佳，忍不住陪他捧腹笑了起来。

此时门卫报上缪毒求见，三人忙收止笑声，看着缪毒进来跪禀道：「太后有请储君。」

小盘眼中射出鄙夷之色，道：「知道了！内侍长请回，寡人立即就来。」

缪毒退出帐外后，小盘压低声音道：「项卿家是否准备迎娶吕不韦的宝贝女儿呢？」

项少龙冷笑道：「吕不韦若见我死不了，绝不会把女儿嫁我，不过此事由他头痛好了。」

小盘明白了他的意思，点头道：「寡人知道怎么办的了！」长身而起。

项李两人忙跪伏地上。

小盘趋前扶起项少龙，凑到他耳边道：「师傅小心了，若你有甚么三长两短，这天地将了无生趣。」

这才去了。

第五章 岂是无情

小盘那滴血由囊尾回流出来，从针孔滴在碗内的药水里。

接着徐先把载着吕不韦血样本的针囊掏出，凑到碗口上，却不立即把血滴下去。

众人看着小盘那滴血在药水里化作一团，都露出紧张神色。

在鹿公这座帐营里，挤了十多人，全部是军方德高望重的人物，除鹿公和徐先外，还有王陵、贾公成、王族的云阳君嬴傲和义渠君嬴楼等，可见小盘是否吕不韦所出，极会影响到军方是否支持他。

项少龙挤在围观的人里，问道：「吕不韦这滴血怎得来的呢？」

云阳君嬴傲道：「我拉他出去射箭，鹿公和王将军则在旁诈作斗玩，取了血他还不知是甚么一回事呢。」

鹿公这时那有兴趣听人说话，沉声道：「徐先！」徐先猛一咬牙，把血滴往水里去。

帐内鸦雀无声，各人的心都提到了咽喉处，呼吸不畅。

血滴落入水里，泛起了一个涟漪，然后碰上小盘原先那团血液。

像奇迹般，两团血立时分开了来，泾渭分明，一副河水不犯井水的样子。

众人齐声欢呼。

项少龙立感身轻似燕。

未来就是这么可怕，明知小盘必过此关，但身在局中，总是不能自己。

项少龙的私帐里，纪嫣然诸女小心翼翼的为项少龙清洗伤口和换药时，滕翼回来了，坐下欣然道：「找到高陵君的人了！」

项少龙大喜道：「在哪里？」

滕翼似乎心情甚佳，一边由怀里掏出帛图，边说笑道：「秦人的所谓田

猎，对我这打了十多年猎的人来说只是一场闹剧，百里内的虎狼都要被吓走了。」

项少龙助他拉开帛图，笑道：「二哥为何不早点告诉我连老虎都早给吓得要避难，那我就准备大批虎耳，以十倍价钱出售，让这批业余的猎者不致空手而回，保证供不应求，大大赚他娘的一笔。」

纪嫣然诸女立时爆出震营哄笑。

滕翼捧腹道：「业余猎者！这形容确是古怪。」

项少龙喘着气道：「高陵君的人躲在哪个洞里？」

滕翼一呆道：「竟给三弟误打误撞碰对了。」指着图上离营地五十里许的一处山峦续道：「这山林木深茂，位于泾水上游，有七个山洞，乡人称之为『七穴连珠』，高陵君真想得周到，就算明知他们藏在那里，也休想可找得着他们。我们只知他们在那里，但却没法把握到他们有多少人。」

乌廷芳天真地道：「二哥真是夸大，把整个山区封锁了，然后放火烧林，不是可把他们迫出来吗？」

项少龙最爱看乌廷芳的小女儿家娇憨态，微笑道：「春雾湿重，这时候想烧林该是难比登天，噢！」

一手抓着乌廷芳打来的小拳头，他仍口上不让道：「除非烧的是乌小姐的无名火，那又自作别论。」

纪嫣然失笑道：「我们的夫君死而复生，整个人都变得俏皮了。」

赵致伏到乌廷芳背上，助她由项少龙的魔爪里把小拳头拔回来。

滕翼探头察看着他的伤口痊愈的情况，边道：「不过他们若离开七穴连珠，绝逃不过我们的荆家猎手。嘿！我看该出动我们的儿郎，让他们多点机会争取实战的经验了。」

项少龙伸手按着滕翼肩头，笑道：「这等事由二哥拿主意好了。幸好杜壁不在咸阳，否则形势就更复杂了。嘻！横竖在吕不韦眼中，我只是个尚有两天半命的人，无论我在这两天半内做甚么，他都会忍一时之气，还要假情假意，好教人不怀疑是他害我，更重要是得瞒着朱姬，在这种情况下，我若不去没事找事，就对不住真正的死鬼莫傲所想出来的这条毒计了。」

赵致正助纪嫣然半跪席上为他包扎伤口，闻言嗔道：「项郎你一天腿伤未愈，我们姊妹都不容你去逞强动手。」

项少龙故作大讶道：「谁说过我要去和人动手争雄？」

纪嫣然哑然笑道：「致妹他在耍弄你啊！快向他进攻，看他会不会逞强动手。」

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帐门处乌言着报上道：「琴太傅到！」

项少龙心中浮起琴清的绝世姿容，就在这刹那，他醒悟到今天大家都这么开怀的原因，就是终成功算计了莫傲。此人一日不除，他们都休想有好日子过。

自把毒丸送回到他的咽喉处后，他们立即如释重负，连一向严肃的滕*礞皇碧感*风生。

不过世事无绝对，莫傲一天未断气，他们仍须小心翼翼，不能让对方看出破绽。

此时田贞田凤两姊妹刚为项少龙理好衣服，琴清沉着玉脸走进帐内来。

与琴清交往至今，这美女还是首次找上项少龙的「地方」

来，他这时泛起的那种感觉颇为古怪。不过鉴貌辨色，却似是有点儿不

妙。

乌廷芳欢呼道：「清姊又不早点来，我们刚来了一场大决战哩！」

纪嫣然心细如发，皱眉道：「清姊有甚么心事？」滕翼则和琴清打过招呼后，乘机告退。

琴清在纪嫣然对面坐了下来，轻轻道：「我想和你们的夫君说两句话。」

诸女微感愕然，纪嫣然亭亭起立，道：「过河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在外面备马等候你们。」语毕领着乌廷芳、赵致和田氏姊妹等出帐去了。

项少龙讶然望着琴清，道：「甚么事令太傅这么不高兴哩？」

琴清瞪着他冷冷道：「琴清那敢不高兴，还应恭喜项大人，娶得了吕不韦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呢！」

项少龙这才知道是甚么一回事，哑然失笑道：「琴太傅误会了，这事内情错综复杂，吕不韦既不想把女儿嫁我，我也不会要这种女人为妻。」

琴清愕然道：「那为何太后告诉我，吕不韦请她颁布你们的婚事，又说你同意了昵？」

项少龙微笑看着她，柔声道：「琴太傅能否信任我一趟呢？田猎后你便可由嫣然处得知事情始末了。」

琴清紧绷着俏脸，不悦道：「为何项大人说话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藏头露尾，你当琴清是甚么人？」

项少龙原是言者无心，但听者有意的「那听者」，竟心中一荡，冲口而出道：「琴太傅想我项少龙当你是甚么人呢？」

琴清左右玉颊立时被红晕全占，大嗔道：「项大人又想对琴清无礼吗？」

项少龙立时想起那天搂着她小蛮腰的醉人感觉，乾咳一声道：「项少龙怎有这么大的胆子。」

琴清见他眼光游移到自己腰身处，更是无地自容，螭首低垂，咬着唇皮道：「你究竟说还是不说？」

项少龙看着她似向情郎撒娇的情态，心中一热，移了过去，挨近她身侧，把嘴凑到她晶莹似玉的小耳边，享受着直钻入心的阵阵发香，柔声道：「此乃天大秘密，不可传之二耳，所以琴太傅勿要怪我这样的和你说话儿。」

琴清娇躯轻震，连耳根都红透了，小耳不胜其痒地颤声道：「项大人知道自己在干甚么吗？」

这是琴清首次没有避开他，项少龙大感刺激，那还记得琴清乃碰不得的美女，作弄地道：「那我说还是不说呢？」琴清不敢看他，微一点头。

项少龙强制心中那股想亲她耳珠的冲动，却又忍不住盯着她急促起伏的胸脯，轻轻道：「因为吕不韦使人对我下了毒，估量我绝活不过这两天，所以才将女儿许配与我，还要昭告天下，那我若有不测，就没有人怀疑他了，至少可瞒过太后。」

琴清剧震一下，俏脸转白，不顾一切别过头来，差点便两唇相碰。

项少龙吓得仰后半尺，旋又有点后悔地道：「教琴太傅受惊了。幸好我识破了他的阴谋，破去了他下毒的手法，但此事吕不韦却懵然不知，仍将女儿嫁我，事后定然千方百计要悔婚，那时太后就知他在骗她了，所以我才佯作应允。」

琴清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捧着胸口犹有余悸道：「差点吓死人家了。」旋又俏脸生霞，那情景有多动人就那么动人。

项少龙欣然道：「多谢琴太傅关心。」

琴清虽红霞未退，神色却回复正常，微微浅笑，温柔地道：「算我今趟怪错你吧！便与你刚才想借故对我无礼两下扯平。但以后却不许再犯。唔！弄得人家耳朵怪痒的。」

项少龙心神俱醉，笑着点头道：「琴太傅既明言不准我对你无礼，我会考虑一下，迟些再告诉你我的决定好吗？不过这又是天大秘密，不可传于二耳。」

琴清「噗哧」娇笑，妩媚地白他一眼，盈盈而起道：「你这人哪！真教人拿你没法。」

项少龙陪她站了起来，摊手道：「只要琴太傅不再整天为我动气就谢天谢地了。」

琴清幽幽叹道：「要怪就怪你自己吧！甚么事都不和琴清说清楚，不迫你就不肯说出来。是了！刚才你一掷五针的事，已传遍军营，人人皆知，我由太后帐内出来时，就见到那管中邪和赢盈等在研究靶上的飞针。」

接着垂首轻轻道：「项大人可否送一根飞针给琴清呢？」

项少龙毫不犹豫探手腰间，拔出一根飞针，自然地拉起她不可触碰的纤美玉手，塞在她掌心里，柔声道：「再恕我无礼一次好吗？」

琴清猝不及防下被他所乘，大窘下抽回玉手，嗔道：「你 - - 」

项少龙手指按唇，作了个噤声的姿势，又指指外面，表示怕人听到，才笑道：「这就是不想我项少龙把琴太傅当作外人的代价了。以后我有空就*凑夷闼夕煨罩< 核敌氛*话儿，甚么有礼无礼都不理了。」

琴清现出个没好气理睬他的娇俏神情，往帐门走去，到了出口处，停了下来，冷冷道：「你有手有脚，欢喜来找琴清，又或不来找琴清，谁管得了你！」这才把娇躯移往帐外。

项少龙摇头苦笑，看来他和琴清双方的自制力，都是每况愈下，终有一天，会携手登榻，那就糟了。

可是若能和她神不知鬼不觉的「偷情」，不也是顶浪漫迷人吗？

田猎的队伍缓缓渡河。

在徐先的指示下，加建了两道临时的木桥，现在共有四道桥梁。

猎犬的吠叫声响彻平原，养有猎鹰者都把鹰儿送上天空，让它们高空盘旋，扬威耀武。

项少龙想起周良的战鹰，对这些猎鹰更是大感兴趣，暗忖着迟些弄头来玩玩，又有实用价值，该算有建设性的玩意。

纪嫣然诸女随琴清去加入朱姬的猎队，他自己则去伴小盘卸驾出猎。

这些日子来，他和朱姬都尽量避免见到对方，免得尴尬，也可能是朱姬恐怕缪毒嫉忌他。

当他抵达岸边时，小盘在群臣众卫簇拥下，渡过泾水。项少龙和十八铁卫赶到队尾，遇上殿后的管中邪。

项少龙笑道：「还以为管大人加入了女儿军团哩！」

管中邪知他暗讽自己整天和鹿丹儿及赢盈混在一起，淡然道：「公务要紧，再不把她们赶跑，恐怕项大人要降罪于我了。」

项少龙心中一凛，知道他因决定除去鹿公，认为鹿丹儿对他再无利用价值可言，故语气冷淡。

至于赢盈，本是他以之联结昌平君兄弟的棋子。不过若项少龙、鹿公等在高陵君来袭时被杀，那负责安全的禁卫和都骑两军均不能免罪，吕不韦定

会借此革掉昌平君兄弟和一群都骑将领，好换上他自己的心腹手下。

反而是都卫军留守咸阳，与此事无关，可以置身事外。

故此管中邪这无情的人，亦再没有兴趣理会赢盈了。

莫傲想出来的毒计，均非他项少龙应付得了。今次占在上风，可说全因幸运而已！

管中邪见他不作声，以为他不高兴，忙道：「项大人一掷五针，力道平均，确教人大为倾佩。」

项少龙漫不经意道：「雕虫小技吧了！」

这时两人并骑驰过木桥，蹄声隆隆作响。

平原长风吹来，项少龙精神一振，这时太阳往西山落下去，阳光斜照，大地一片金黄。

管中邪道：「差点忘了，吕相有事找项大人呢。」

项少龙应了一声，驰下木桥，往前方大旗处追去。

第六章 野火晚宴

泾水东岸的平原广及百里，一望无际，其中丘峦起伏，密林处处，河道纵横，确是行猎的好地方。

过万人来到这大平原，只像几群小动物，转眼就分开得远远的，各自寻觅猎物。

小盘这队人数最多，由於其中包括了朱姬和王族的内眷，公卿大臣，故只是流连在离岸不远处凑热闹，应个景儿。

吕不韦领著项少龙驰上一座小丘，看著一群猎犬狂吠著往下面一座密林窜去，後面追著小盘、王赓和贴身保护的昌平君兄弟与一众禁卫，欣然道：「我和太后说了，待会野宴时，由她亲自宣布少龙和娘蓉的婚事。」

项少龙不由佩服起他的演技来，仍是如此逼真自然。

吕不韦问道：「少龙该没有异议吧！」

项少龙淡淡道：「我只怕自己配不上三小姐。」

吕不韦呵呵笑道：「我最欢喜少龙的谦虚，待我搬到新相府後，立即择日为你两人成亲，好了却这桩心事。」

项少龙心中暗笑，到时你这奸贼就明白甚麽是进退维谷的滋味了。只看看他们奸父毒女的狼狈样子，已心怀大快。

吕不韦又道：「高陵君方面有甚麽动静？」

项少龙作出担心的样子道：「我已著人暗中监视他，不过却发觉不到他另有伏兵，或者是我们多疑了。」

吕不韦道：「小心点总是好的，这事全交给你处理了。」

接著轻轻一叹道：「少龙！你是否仍在怀疑我的诚意呢？」

项少龙猝不及防下，呆了一呆，囁嚅道：「吕相何出此言？」

吕不韦苦笑道：「少龙不用瞒我了。那晚中邪请你到醉风楼喝酒，见到你把单美美敬的酒暗泼到几下去。唉！你以为那是毒酒吗？」

项少龙心中叫绝，却不能不回应，也以苦笑回报道：「正如吕相所言，

小心点总是好的吧？」

两人对望一眼後，齐声笑了起来。

吕不韦按在项少龙肩头上，喘著气笑道：「娘蓉成了你项家的人後，少龙就是我的好女婿了，那时该可放心喝酒了吧？」

项少龙暗叫厉害，吕不韦这番话一出，既可使自己相信单美美那杯根本不是毒酒，只是自己多疑。又可在自己「临死」前骗得他项少龙死心塌地。不用说这也是「真正快要死的」莫傲想出来的妙计，免得他和徐先等先发制人，坏了他的阴谋。

想到这里，真心的笑了起来。

星月覆盖下，营地洋溢一片热闹欢乐的气氛。

狩猎回来的收获，都给烧烤得香气四溢，一堆堆的篝火，把广及数里的营地照得温热火红。

猎获最丰的十个人，都被邀请到王营接受朱姬和小盘的嘉赏，并出席王营的野宴。

乌廷芳收获最佳，与赵致和田氏姊妹兴高采烈的泡制野味，纪嫣然则和琴清在一旁喁喁细语。

项少龙循例和昌平君兄弟巡视了王营，提醒守卫莫要乐极忘形，稍有疏懈。滕翼和荆俊这时回来了。

由两人处知道自己乌家精兵团这支奇兵已进入了战略性的位置，监视著高陵君的人。项少龙放下心来，与两人商量妥当後，正要去找徐先，刚踏入寨门，就给赢盈截著。

这妮子神色不善，冷冷道：「项少龙！你随我来！」

项少龙摸不著头脑的随她走下山坡，到了营帐重重的深处，广场处传来的人声和掩映的火光，份外显得此地暗黑幽清。

赢盈靠著营帐，狠狠地瞪著他。

她的秀发垂了下来，仍未乾透，身上隐隐传来沐浴後的香气，不用说都是在附近的河溪作美人出浴。

他心中同时想起各种问题。

自认识赢盈後，虽被她纠缠不清，恩怨难解，但由於公私两忙，他从没有认真去想两人间的关系。

这刻去了莫傲这心魔，他才有余暇思索。

若站在与吕不韦对敌的立场上，他理该不择手段的由管中邪手上把赢盈夺了过来。横竖在这人人都妻妾成群的年代，他多她一个实在没甚麽大不了。何况她长得如斯美丽诱人。到那时他和昌平君兄弟的关系将更密切了，秦国军方和王族更会把他视作自己人，亦对管中邪造成打击。

因为假若鹿公等死不了，昌平君兄弟又没有罢职，管中邪当然会争取赢盈，好借姻亲的关系去巩固自己在咸阳的地位。

至於鹿丹儿，由於鹿公的反对，管中邪不无顾忌，此事怕连朱姬都帮不上忙，但赢盈便没有这些问题了。

无论是他或管中邪去娶赢盈，都是基於策略上的考虑。想到这里，不由心中苦笑。娶得这刁蛮女都不知是福是祸，自己确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若要弄赢盈上手，这两天就是最佳机会，因为管中邪以为她失去了利用价值，对她冷淡多了。时机一过，他就要正面和管中邪争夺了。说真的，他哪有闲情去和管中邪争风呷醋。

这些念头电光石火般闪过脑际时，赢盈恼恨地道：「项少龙！我赢盈是否很讨你的厌，找你较量时，总是推三推四，又赖腿伤不便。怎麽在储君前却能表演飞针绝技。现在谁都知道你不给面子人家了，这笔账该怎麽和你算？」

项少龙恍然大悟，知她在看了自己那手超水准的飞针後，心中生出爱慕之情。

表面虽是来兴问罪之师，暗里却隐存投降修好之意，所以才要撇开其他女儿军，独自前来找他。

项少龙踏前两步，到离她不足一尺的亲密距离，气息可闻下，微笑道：「好吧！算我不对，不过腿伤确非凭虚捏造，我大可脱下裤子给你检查！」

赢盈俏脸飞红，跺足大嗔道：「谁要检查你？我要你再掷给我们看。」

项少龙大感头痛，若掷不回上次的水准，他就要露出虚实了，苦笑道：「今天我掷针时，伤口又迸裂了开来，让我们找别的事儿玩吧！」

赢盈果然对他态度大有好转，天真地道：「那玩甚麽好呢？」

项少龙听得心中一荡，想起她兄长曾说过秦女上承游牧民族的遗风，婚前并不计较贞操，而赢盈更是风情得很，眼光不由落在她比一般同年纪女孩丰满多了的胸脯上，道：「你的营帐在那里？」

赢盈整块俏脸烧了起来，大嗔道：「你在看甚麽？」退後了小半步，变成紧贴後面的营帐。

项少龙哑然失笑道：「那个男人不爱看女人的身体，赢大小姐何用大惊小怪？这样吧！」

初更後我到你的营地来找你，到时给足你面子，好让你下了这口气。」

赢盈高兴起来，伸出屈曲的尾指，笑靥如花道：「一言为定了。」

项少龙也伸出尾指和她勾著，俯前细看她那对美丽的大眼睛道：「到时不要又布下陷阱来害我，哼！」

赢盈明知这男人对自己骄人的酥胸意图不谗，仍挺起胸脯不屑地道：「谁有闲情去害你哩！记著了！假若你失约的话，赢盈一生一世都会恨你的。」

项少龙运力一勾，赢盈娇呼一声，娇躯往他倒过来，高耸的胸脯立时毫无保留地贴上他宽敞的胸膛。吓得她忙往横移开，脱出他的怀抱，却没有责怪他，横了他一眼後道：「我的营帐在王营之西，旗是紫色的，帐门处绣了一朵紫花，切莫忘了。」再甜甜一笑，小鸟般飞走了。

项少龙想不到这麽轻易与她和解，喜出望外，暗忖难怪秦人这麽欢喜田猎，因为田猎正是求偶的绝佳时节也。

晚宴的场所选上了露天的旷野，四周是林立的营帐、木寨和寨壁。

小盘和朱姬的主席设在北端，其他三方摆了三排共六十多席，每席四至六人，席与席间满插著火把，烈火熊烧，充满了野火会的气氛。

酒当然是这种场合不可缺的东西，食物则全是猎获物，飞禽走兽，式式俱备，肉香盈鼻，感觉上火辣辣的，别饶风味。

除了高陵君和田单托词不来外，所有王族公卿全体出席，其中除了像鹿丹儿、赢盈、纪嫣然这类贵胄将官的亲属外，就是田猎时表现最佳的入选者了。纪嫣然、乌廷芳和赵致三女与琴清同席，累得连鹿公都不时要朝这居於朱姬左侧处的首第三席望过来，其他定力差得多的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首席处坐的是太子丹和徐夷则，不时和朱姬谈笑著。

纪嫣然仍是那副舒逸闲懒的风流样儿，像不知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小盘还是初次主持这麼大场面又是别开生面的宴会，正襟危座，神情有点不大自然。

但最紧张的仍要数坐在朱姬後侧侍候的毒，因为朱姬刚告诉他：待会储君会公布擢升他为内史的事了。

不过最惨的却是项少龙，被安排到小盘右侧吕不韦那第一席处，一边是吕不韦，另一边则是木无表情的吕娘蓉和管中邪，莫傲则照例没有出席，既因职份不配，也免惹人注目。

各人先向小盘祝酒，由吕不韦说了一番歌功颂德的话後，接著小盘举盏回敬群臣，宴会就这麼开始了。

吕不韦起立向隔了徐先那席的鹿公敬了酒後，坐下来向小盘道：「听说储君你射下一头大雁，此乃天大吉兆，我大秦今年必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

小盘欣然举杯道：「右相国，寡人和你喝一杯。」

吕不韦忙举杯喝了。

旁边的项少龙看得心中喝采，吕不韦的演技固可取得终身成就奖，小盘大概亦可以得个最佳男主角奖，因为他正是这战争时代的正主角呢。

管中邪的声音传来道：「项大人待会在储君主持的晚艺会上，肯否再表演一趟五针同发的惊世秘技？」

项少龙心中暗骂。别过头去，立时发觉他两人正夹著一个面无表情的吕娘蓉那种尴尬僵硬的气氛，先向吕娘蓉点头微笑，才对管中邪道：「献丑不如藏拙，我还未看过管大人铁弓的威力，管大人会否偿我所愿呢？」心中暗笑，今晚不愁你管中邪不显示实力，好在秦人前露上一手，就像他那五根仍插在箭靶上的飞针。

管中邪哈哈一笑道：「只要项大人吩咐，下属怎敢不从命，若非大人腿伤了，真想和大人切磋两招，享受一下受高手指教的乐趣。」

他这麼一说，项少龙猜到管中邪会於晚宴後在坡下主骑射场举行的晚艺会上一展身手了。

後面的吕不韦俯近项少龙背後向吕娘蓉道：「娘蓉你给爹好好侍候项大人。」

吕娘蓉白了项少龙一眼，淡然道：「项大人可没有和娘蓉说话啊！」

吕不韦大力拍了拍项少龙肩头，责怪道：「少龙！快给我哄得娘蓉开开心心的。」

项少龙感到朱姬和纪嫣然、琴清等人都在注视著他们，更感浑身不自然，苦笑道：「我晓得了。」

吕不韦和管中邪都各自找人斗酒谈笑，好给他们制造机会，可说是「用心良苦」了。

项少龙望向吕娘蓉，刚好她也朝他看来，项少龙勉强挤出点微笑道：「三小姐今天猎到了甚麽回来呢？」

吕娘蓉本亦挤出了点笑容，待要说话，岂知与项少龙灼灼的目光甫一接触，立即花容黯淡，垂下头去，摇了摇头道：「今天我没有打猎的兴致。」

项少龙心道：「算你还有点良心吧！心中懂得不安。」口上却道：「不是我项少龙破坏了三小姐的兴致吧？」

吕娘蓉娇躯微颤，抬起俏脸，打量了他两眼，神情复杂矛盾。

在火光下的吕娘蓉，更见青春娇艳，比得上赢盈的美丽，只是身材体态

没有赢盈般惹人遐思。

忽感不妥，原来吕娘蓉一对眸子红了起来，泪花愈滚愈多。

这时吕不韦也发觉到了，焦急道：「娘蓉！要不要回帐歇歇？」

吕娘蓉倏地站了起来，引得朱姬、小盘、琴清、纪嫣然诸女和鹿公、徐先这些有心人，眼光全落在她身上时，哭著道：「我不嫁他了！」言罢不理吕不韦的叫唤，掩面奔往後方的营帐去。但由於野宴场猜拳斗酒的吵闹声凌盖一切，知道这事发生的人只属有限的少数，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更没影响到现场的气氛。

吕不韦和管中邪呆望著她远去的背影没入营帐间的暗黑里，均呈无可奈何之态。

反是项少龙对她略有改观，暗忖她终和乃父不同，做不惯这种骗人的事，同时猜到她自己非是全无好感。

毒此时奉朱姬之命走了过来，请吕不韦过去，後者向管中邪打了个眼色，才应命去了。

管中邪刚要去寻吕娘蓉，给项少龙一把抓著，道：「让她去吧！这种事是不能勉强的。」

管中邪脸上露出个古怪神情，坐回席上，苦笑道：「项大人说得对！」

吕不韦这时走了回来，沉声道：「暂时取消婚事，迟些再说吧！唉！少龙！我不知该怎麽说了。」

项少龙却是心中暗喜，诈作黯然道：「吕相不用介怀。嘿！我想……。」正要找借口溜走时，毒又来了，今趟是要请项少龙过去。

项少龙最怕见朱姬，闻言只好硬著头皮走了过去，到朱姬席旁时，朱姬淡淡道：「少龙不用多礼，请坐！」

项少龙在她左後侧处蹲坐下来，低声道：「太后有何赐示？」瞥了一眼坐在朱姬後方五步许处的毒，正竖起耳朵听他们说话，但由於场内吵声震天，理应听不到他们那种音量。

朱姬受了毒的滋润，更是容光焕发、艳色照人。幽幽的目光注在他脸上，叹了一口气道：「少龙！你和政儿都变了。」

项少龙想不到朱姬会这麽说，吓了一跳道：「太后！」

朱姬微怒道：「我不想听言不由衷的话，唉！你们是否心中都在怪我呢？」後一句语气又软化下来，带著幽怨无奈。

项少龙生出感触，自己其实确可以使她避过毒的引诱，只是基於命运那不可抗拒的感觉，又不能以自己代替毒，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使朱姬泥足深陷，心中岂无愧意。一时说不出话来。

朱姬凑近了点，以蚊蚋般的声音道：「每次我都是把他当作了是你，明白吗？」

项少龙虎躯一震，往她望去。

朱姬秀眸一红，避开了他的目光，语气回复平静道：「项统领可以退下了！」

项少龙怔了半晌，才退回吕不韦那席去。

尚未有机会和吕管两人说话，鹿丹儿和赢盈手牵著手跳跳蹦蹦的走了过来，要拉管中邪到她们的贵女群中去斗酒，但目光却在他项少龙身上打转。

管中邪那有心情，婉言道：「我奉了项大人之命，待会要活动一下。」接著向项少龙道：「项大人若想看末将献丑，就要代我接过两位小姐的挑战

了。」

项少龙害怕吕不韦追问自己和朱姬说了甚麽话，哈哈一笑道：「管大人真会说话！」转身随二女由席後的空地，绕往另一端去。

鹿丹儿大感意外，毫不避嫌地挨著他，边行边道：「算你识相，我们讲和好吗？」

项少龙心中好笑，知道赢盈并没有把刚才和自己的事告诉这个刁蛮女，瞥了赢盈一眼後，正要说话时，前方有人拦著去路，原来是昌文君和荆俊两人。荆俊笑道：「两位大小姐想灌醉我三哥吗？得先过了我这关才成。」

两女见他左手提，右手持杯，停了下来，齐叫道：「难道我们会怕了你小俊儿？」

项少龙想不到荆俊和她们这麽稔熟，猜到荆俊定曾撩惹过她们。

昌文君向项少龙笑道：「项大人收到了小妹和丹儿的红花吗？」

两女的俏脸立时飞红，狠狠瞪了昌文君一眼。

鹿丹儿叉腰嗔道：「给他有用吗？一个跛子做得出甚麽事来？」

项少龙一头雾水地道：「甚麽红花？」

荆俊怪笑道：「花可以给三哥，行动则由我这小弟代为执行。」

两女齐声笑骂，俏脸都兴奋得红红的，在火把光掩映下更是娇艳欲滴。

昌文君凑近项少龙解释道：「这是我们大秦的风俗，田猎之时，未嫁少女若看上心仪男子，便赠他一朵手绣的红花，持花者三更後可到她帐内度宿，嘿！明白了吧！」

项少龙想不到秦女开放至此，说不出话来，目光却不由逡巡到两女身上。赢盈跺足嗔道：「二兄你只懂乱说话。」

鹿丹儿却媚笑道：「我还未决定把花送谁，待晚艺会时再看看吧。」

项少龙大感刺激，秦女的开放，确非其他六国能及，向荆俊笑道：「小俊！丹儿小姐在提点你了。」

昌文君道：「那是否由你这五弟取花，实际行动却由你执行呢？」

赢盈和鹿丹儿虽被三个男人大吃其豆腐，却没有介意，只作娇嗔不依，教人更涉遐想。

荆俊最爱对美女口花花，笑道：「若我得到两位美人儿的红花，就把赢小姐的送给三哥，丹儿姑娘的就留下自享，噢！」

鹿丹儿一脚往他踢去，荆俊原地弹起，仰後一个倒翻，两手一杯，竟没半点酒淌下来，四人都看呆了眼。

右方晚宴仍在热烈进行著，二百多人闹哄哄一片，他们这里却是另有天地。

昌文君还是初睹荆俊的身手，吁出一口凉气道：「只这一手，丹儿就要把红花送你了。」

鹿丹儿惊异不定地瞪著荆俊道：「小俊猴儿！再翻两转来看看。」

荆俊脸上挂著一贯懒洋洋惹人恼恨的笑意，了眼放肆地打量著鹿丹儿道：「若你变了雌猴，我就扮雄猴带你到树上翻筋斗。」

鹿丹儿怒叱一声，抢前挥拳猛打，荆俊竟一边饮酒，一边闪躲，你追我逐下，没入营帐後去了。

项少龙看得心中大动，荆俊虽非秦人，却是自己和王翦的结拜兄弟，又有官职，说不定鹿公会同意他和鹿丹儿的交往呢。

鹿丹儿这般年纪的女孩最善变，她对管中邪生出兴趣，只是基於崇拜英

雄的心理，若荆俊有更好表现，又有鹿公支持，加上两人年纪相若，又都那麼爱闹，说不定玩闹下生出爱情，那就可化解管中邪利用鹿丹儿来与秦国军方攀关系这著辣招了。

此时钟声敲响，全场肃静下来。

三人立在原地，静听小盘说话。

小盘挺身而出，先向母后朱姬致礼，才公布今天田猎表现最出色的十位儿郎，全部封为裨将，立准加入队伍。

那十位年青俊彦大喜，趋前跪谢君恩，宣誓效忠。

接著小盘从容不迫地宣布了一连串的人事调动，包括了升腾胜为新设的外史，毒升为内史的事。

有些大臣虽觉毒作内史有点不妥，但见毒乃太后身边的红人，鹿公徐先等又没反对，谁敢作声。

然後「戏肉」来了，小盘先颂扬了吕不韦设置东三郡的功绩，最後封吕不韦为「仲父」，还说了一大串有虚荣而无实质的职责，不用说都是由李斯这超级头脑创造出来的了。

先不说吕不韦权倾秦廷，只要徐先和鹿公这两个最德高望重的人没有异议，此事立成定局。

最後君臣举杯互祝下，宴会宣告结束。

昌文君这时一声告罪，赶去侍候小盘和太后离席。

赢盈像有点怕了项少龙般的退开两步，娇声道：「莫忘记你答应过的事了。」

项少龙晒道：「承诺作废。又说讲和修好，刚才竟公然在我眼前找别的男人，人家拒绝了才拿我作代替品。」

赢盈跺足嗔道：「不是那样的，人家其实是想来……。啊！你算甚麼？我为何要向你解释？」

项少龙见她气得双目通红，泪花打滚，又急又怒，更见众人开始离席，便打圆场地哈哈笑道：「好吧！当我怕了你大小姐，做代替品就代替品吧！」

赢盈气得差点拔剑，大怒道：「都说你不是代替品了，人家一直……。不说了！你试试看不来找我吧！」转身忿然而去。

项少龙大嚷道：「那朵红花呢？」

赢盈加快脚步走了。

项少龙转过身来，刚好和来到身後的纪嫣然打个照面，这好娇妻白他一眼道：「夫君回复以前的风流本色了。」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拉著她往一旁走去，解释了情挑赢盈的原因。

纪嫣然叹道：「夫君小心一点，刚才管中邪一直在注视著你们，他或会加以破坏，赢盈始终是王族的人，管中邪得她为妻该是利无害。」

项少龙喟然道：「自倩公主和春盈等离世後，我已心如死灰，只希望能和你们好好的过了这下半生。假若赢盈要投入管中邪的怀抱，由得她好了。」

纪嫣然拉著他步入营房间的空地，以避过正朝主骑射场涌去的人流，轻轻耳语道：「你敢说对清姊没有动心吗？」

项少龙老脸一红道：「你为何要提起她呢？」

纪嫣然道：「刚才你们两人在帐内说了些甚麼话？为何她离开时耳根都红透了，还神情暧昧呢？」

项少龙苦笑道：「我像平时般说话吧！只是她的脸皮太嫩了。」

纪嫣然微嗔道：「清姊是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只是对你动了真情，才变得脸皮薄了。」

项少龙道：「是我不好！唉！为何我总会惹上这种烦恼？」

纪嫣然笑道：「谁叫你人长得俊，心地又善良，口才更了得，否则我也不会给你的甚麽『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那类花言巧语骗上手了。」

项少龙失声道：「这种至理名言竟当是花言巧语，看我肯饶你不？」

纪嫣然媚笑道：「谁要你饶哩！」

项少龙心中一荡时，荆俊神采飞扬地找到来道：「晚艺会开始了，三哥三嫂还在这里卿卿我我吗？」

笑骂声中，三人往寨门走去。

项少龙乘机问了他和鹿丹儿的事。

荆俊回味无穷道：「这妮子够骚劲，给我摸了几把还要追来，后来我抱头让她揍了一顿，她表面凶巴巴的，但下手不知多麽顾著我，真是精采。」

项少龙一边和四周的人打招呼，边道：「要夺得美人归，就要趁这两天，你可明白了。」

荆俊会意点头，闪入人丛里，刹那间不知去向。看得项纪两人对视失笑。

第七章 比武较艺

四名年轻小子策着骏马，由主骑射场的东端起步奔来，到了场中处时加至全速，然后同时弯弓搭箭，动作整齐一致，漂亮悦目。在旁观的过万男女均以为他们要射场心的箭靶时，吐气扬声，竟借脚力侧翻至近乎贴着地面，才由马肚下扳弓射箭，「飕！」的一声，四箭离弦而去，插在箭靶的内圈里，其中之一只偏离了红心少许。箭尾仍在晃动时，四人借腰力翻回马背上，猛抽马僵，四骑人立而起，骑士们别过头向对着王营而建的看台上小盘朱姬和一众公卿大臣致礼。全场掌声雷动。

占了大半人都坐在王营与骑射场间的大斜坡上，居高临下，比看台的人看得更清楚。

四名骑士去后，人人均被他们精采的骑射震慑，自问比不上他们的，都不敢出来献丑，一时间再无表演活动。

小盘站了起来，抛出四枝长箭到骑士们的马脚前。

这四位年轻人大喜若狂，跳下马来，跪地执箭，再步上看台接受小盘的封赏。

项少龙和三位娇妻、两位爱婢、滕翼、琴清和十八铁卫，均坐在斜坡之顶，远远看望。

这时他开始明白到秦人为何如此重视这三天的田猎。

它就是秦人的奥林匹克。

平时有意功名者，便要为这三天好好练习，以得到晋身军职的机会，受到王室和大将重臣的赏识。

更甚者就是得到像赢盈、鹿丹儿这种贵女的青睐，那更是功名美人两者兼得了。

每年一次的田猎会，鼓动了整个秦国的武风，不过却非任何人都可参与，除了咸阳城的将士和公卿大臣的后人外，其他各郡都要先经选拔，才能有参加田猎的资格。

三位娇妻里乌廷芳最爱热闹，小手都拍痛了，还叫得力竭声嘶。

项少龙想与旁边的滕翼说话时，见他神思恍惚，奇道：「二哥有甚么心事？」

滕翼定了定神，沉声道：「我正在想，吕不韦为何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他难道不怕你偕同鹿公等人，一举把他擒杀吗？随他来田猎的虽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但人数只在百人之间，就算再多上几个管中邪也没有用。」

项少龙道：「问题是他知道我使不动禁卫军，何况他还以为储君会护着他这仲父，那我们岂敢轻举妄动呢？」

滕翼摇头道：「这不像莫傲的作风，一直以来，他每一步都掌握了主动，而我们只是苦苦的化解抵挡，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他怎会现出漏洞呢？」

项少龙想想亦是道理，不禁苦思起来。

滕翼瞪着斜坡对开骑射场另一边坐在朱姬旁的吕不韦，然后目光再移往他旁边的田单和太子丹，讶然道：「这么重要的场合，为何却见不到田单的爱将旦楚？」

项少龙伸手招来乌言着和乌舒这两名爱将，着他们去探听齐人的动静后，笑道：「这事空想无益，只要我们提高警戒，便不用怕他们。」

另一边的乌廷芳伸手推他道：「好啊！项郎快看！轮到小俊登场了！」

项滕两人精神大振，目光落往场上去。

只见在荆俊率领下，操出了百多名都骑军，其中一半是来自乌家精兵团的亲卫，人人左盾右枪，只以双腿控马，表演出各种不同的阵势和花式。

荆俊更是神气，叱喝连声，指挥若定，惹来阵阵喝采叫好之声。

挤在看台左侧的数百名女儿军，在赢盈和鹿丹儿带领下，像啦啦队般为这小子助威。

台上鹿公等军方重员，都不住点头，称赏指点谈论。

这时代最重战争，一队如臂使指般灵活的军队，才可使他们动容。

赵致探头过来兴奋道：「小俊真了得哩！」

忽然百多人分成两军，互相冲刺，擦骑而过时，劈劈啪啪打了起来，来回冲杀几次后，观众都叫得声音嘶哑了。

再一次互相冲刺，两股人合在一起，奔至看台前，倏地停定，带头的荆俊持着枪盾，双脚先立到马背上，凌空一个翻腾，越过马头，人仍在空中时，左盾在身前迅速移动护着身体，长枪虚刺几招，这才落在地上，跪拜在小盘下的看台边，动作如流水行云，不见分毫勉强。

全场爆起自游艺会以来最激烈的采声，连坐在纪嫣然旁一直冷然自若的琴清也不住拍手叫好。

小盘见是项少龙的兄弟，身手又如此惊世骇俗，兴奋得跳了起来，竟拔出佩剑，抛下台去。

荆俊大喜执剑，叱喝一声，百多人迳自奔出场外，他则到台上领赏去了。

项少龙见场内的人对这次表演仍余兴未了，探头往坐在滕翼旁的纪嫣然道：「纪才女若肯到场中表演枪法，包保采声绝不逊于小俊。」

纪嫣然和琴清同时别过头来看他，两张绝美的脸庞一先一后的摆在眼前，项少龙不由心颤神荡。

纪嫣然白他一眼道：「嫣然只须夫君你的赞赏就行了，何须众人的采声呢？」

项少龙的目光移到琴清的俏脸上，后者有意无意地横了他一眼，才把注意力放回场内去。

再有几批分别代表禁卫和都卫的武士出来表演后，轮到了嬴盈的女儿军。

论身手她们远逊于荆俊的都骑，但二百名美少女训练有素的策骑布阵，弯弓射箭，却是无可比拟的赏心乐事。

旁观者中，女的固是捧场，男的更是落力鼓掌，当然赢得了比荆俊更热烈的回应。

钟声响起。

鹿公站了起来，先向太后储君施礼，然后以他洪钟般嘹亮的声音宣布晚会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以剑技论高低。

在全场肃然中，他老气横秋，捋须喝道：「凡能连胜三场者，储君均赐十块黄金，酌情封升，我大秦的儿郎们，给点真功夫我们看吧！」

在欢声雷动中，有两人抢了出来。

昌平君和十多名禁卫，立时上前为两人穿上甲冑，每人一把木剑。

两人致礼后，运剑抢攻，不到三招，其中一人便给劈了一剑。

钟声响起，由负责作公正的徐先宣判胜败。

十多人下场后，只有一个叫桓奇的青年能连胜三场，得到了全场的采声。

项少龙一边找寻管中邪的身影，边向滕翼道：「二哥会否下场试试管中邪的底细？」

滕翼微笑道：「正有此意。」

两人对视而笑时，又有一人下场，竟是缪毒。

秦人认识他的没有几个，但见他虎背熊腰，气度强悍，都怵然注目，到他报上官职姓名，才知他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刚荣升内史的缪毒。

这时另有一人出场，项少龙等一看下大叫精采，原来竟是吕不韦麾下管中邪之外两大高手之一的鲁残。

滕翼大喜道：「今趟有好戏看了，吕不韦分明是要煞缪毒的威风，不教他有扬威的机会。」

项少龙往看台望去，只见小盘、朱姬、鹿公、徐先等无不露出关注神色。心下欣慰，吕不韦和缪毒的矛盾和冲突终于表面化了，若非有软甲护着下身，缪毒必教鲁残给他那话来上一剑，废了他讨好朱姬的本钱。

这鲁残形如铁塔，皮肤黝黑，外貌凶悍，使人见而心寒。两人穿好甲冑后，绕着打圈子，均非常小心。

纪嫣然叹道：「吕不韦深悉缪毒长短，派得鲁残下场，必定有七八分把握。」

项少龙见那鲁残木无表情，使人难测深浅，点头道：「这人应是擅长强攻硬打的悍将，以攻为主，吕不韦就是想他甫出手就杀得缪毒招架无力，大大出丑，贬低他在朱姬和秦人心中的地位。」

话犹未已，鲁残大喝一声，仗剑抢攻。

琴清不由赞道：「项大人料敌如神，才是高明。」众人无暇答话，全神贯注在场中的打斗上。

木剑破空呼啸之声，不绝于耳，人人屏息静气，观看自比剑开始后最紧

张刺激的拚斗。

缪毒不知是否自问膂力及不上鲁残，又或诱他耗力，以迅捷的身法灵动闪躲，竟没有硬架。

到鲁残第四剑迎头劈来时，缪毒才暴喝一声，连连以剑撩拨，仍是只守不攻，采化解而非硬格。

鲁残杀得性起，剑势一变，狂风骤雨般攻去。

缪毒亦改变打法，严密封架，采取游斗方式，且战且退，在场内绕着圈子，步法稳重，丝毫不露败相。

高手过招，声势果是不同凡响。

赢盈的女儿军见缪毒丰神俊朗，带头为他喝采，每当他使出奇招，都疯狂地叫嚷打气，为他平添了不少声势。滕翼叹道：「鲁残中计了！」

项少龙心中明白，鲁残和缪毒两人相差不远，前者胜于膂力，后者步法灵活，可是目下在战略上，缪毒却是尽展所长，而鲁残则是大量的耗泄气力，力道减弱时，就是缪毒发威的时机了。

赵致讶道：「为何吕不韦不派管中邪下场呢？」

项少龙朝她望去，瞥见田贞和田凤紧张得掩目不敢看下去，禁不住笑道：「若派管中邪下场，那就是不留余地了。」

鲁残求胜心切，愈攻愈急，众人都噤声不语，注视战况。木剑交击之声，响个不停。

缪毒忽地再不后退，狂喝一声，木剑宛似怒龙出海，横剑疾劈，「啪！」的一声激响，竟硬把鲁残震退了半步。接着使出进手招数，如排空巨浪般向鲁残反攻过去。采声又如雷响起，呐喊助威。

滕翼摇头叹道：「样子长得好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此时场中的缪毒愈战愈勇，木剑旋飞狂舞，迫得鲁残节节后退，不过此人亦是强横之极，虽落在下风，仍没有丝毫慌乱，看得好武的秦人，不论男女，均如痴如醉。

就在这刻，缪毒忽地抽剑猛退，施礼道：「鲁兄剑术高明，本人自问胜不了。」

全场倏地静了下来。

鲁残愕然半晌，才懂回礼，接着两人面向看台跪拜。

项少龙和滕翼骇然对望，均想不到缪毒耍了如此漂亮的一手，既可保存吕不韦的颜面，更重要是在占到上风才功成身退，否则下一个挑战者是管中邪就糟透了。

徐先判了他两人不分胜负，每人各赏五金块，观者都有点意兴索然。

幸好接下来出场的，都是高手，分别代表都骑和禁卫，连番比拚后，最后由大将王陵的副将白充连胜两局，只要再胜一场，就可获赏了。

项少龙见出场的人愈有身分，吓得原本跃跃欲试的小子们都打消念头，向滕翼道：「管中邪快要出手了！」滕翼道：「不！还有个周子桓！」

话犹未已，比鲁残矮了半个头，但粗壮犹有过之的周子桓步出骑射场。

众人见白充轻易连败两人后，这默默无名的人仍敢搦战，都报以喝采声，把气氛再推上炽热的高峰。

在众人注视下，周子桓拿起木剑，在手上秤秤重量，忽然拔出匕首，运力猛削，木剑近锋的一截立时断飞，只剩下尺半的长度。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惊奇的不单是因他用上这么短的剑，更因要像他那

么一刀削断坚硬的木剑，纵是匕首如何锋利，所须的力度更是骇人眼目。

周子桓向小盘请罪道：「请储君饶恕小人惯用短剑。」小盘大感有趣，打出请他放心比武的手势。

白充露出凝重神色，摆开门户，严阵以待，一反刚才潇洒从容，着着抢攻的神态。

项少龙等却知他心怯了。

所谓「一寸短、一寸险」，周子桓敢用这么短的剑，剑法自是走险奇的路子，教人难以胜防。

吕不韦就只是下面这两大家将高手，已使人对他不敢小觑了，何况还有管中邪这超级人物。

场中传来周子桓一声闷哼，只见他闪电移前，木剑化作一团幻影，竟像个满身是剑的怪物般，硬往白充撞去，如此以身犯险的打法，人人都是初次得睹。

白充亦不知如何应付，大喝一声，先退半步，才横剑扫去。

「笃！」的一声，周子桓现出身形，短剑把白充长剑架在外档处，同时整个人撞入白充怀里去。

白充猝不及防下，被他肩头撞在胸口处，登时长剑脱手，跌坐地上。

谁都想不到战事在一个照面下立即结束，反没有人懂得鼓掌喝采。

王陵和白充固是颜面无光，鹿公等也不好受，气氛一时尴尬之极。

好一会后才由吕不韦带头拍掌叫好。

白充像斗败公鸡般爬起来走了。

项少龙看得直冒凉气，暗忖这周子桓必是近身搏击的高手，恐怕自己亦未必能讨好。

全场肃然中，周子桓不动如山地傲立场心，等待下一个挑战者。过了好半晌，仍没有人敢出场，项少龙看到吕不韦不住对朱姬说话，显因自己手下大显神威而意气风发，心中一动道：「小俊在那里？」

滕翼也想到只有荆俊的身手才可以巧制巧，苦恼地道：「这家伙不知溜到那里去了，没有我们点头，他怎敢出战？」

此时徐先在台上大声道：「还有没有挑战人，没有的话，就当吕相家将周子桓连胜三场了。」

场内外立时静至落针可闻。

项少龙心中暗叹，若让周子桓如此的「连胜三场」，都骑和禁卫两军以后见到吕不韦的人，都休想起头来做人了。

就在此时，人丛里有人叫道：「项统领在哪里？」一人发声，万人应和。

自项少龙与王翦一战后，他在秦人心中已稳为西秦第一剑手，而更因他「同族」的身分，在这种外人扬威的情况下，自然人人都希望他出来扳回此局，争些面子。

一时「项少龙」之声，叫得山鸣谷应。

项少龙见前后左右的人均往他望来，心中叫苦，纵使没有腿伤，要战胜这周子桓都很吃力，何况现在行动不便呢？

第八章 荆俊扬威

看台上的吕不韦和田单均露出颇不自然的神色，想不到项少龙如此受到拥戴，而吕不韦更深切感到秦人仍当他和家将是外人的排外情绪。忽然间，他心中涌起一点悔意，若非与项少龙弄至现在如此关系，说不定秦人会容易点接受他，更不用弄了个缪毒出来。这念头旋又给他压下去，项少龙只有两天的命，甚么事都不用介怀了。

小盘见项少龙在这些兵将和年轻一代里这么有地位，稳压着吕不韦，自是心中欢喜，但却担心项少龙因腿伤未能出场，会教他们失望。在此人人期待呐喊的时刻，由女儿军处一个人翻着勒斗出来，车轮般十多个急翻，教人看不清楚他是谁人，却无不看得目定口呆。

接着凌空一个翻身，从容地落在看台下，跪禀道：「都骑副统领荆俊，愿代统领出战，请储君恩准。」

小盘大喜道：「准荆副统领所请。」

众人见他身手了得，先声夺人，又是项少龙的副手，登时欢声雷动，等着看好戏。

荆俊仍没有站起来，大声陈词道：「这一战若小将侥幸胜出，所有荣誉皆归丹儿小姐。」

小盘大感讶然，与另一边一面错愕的鹿公换了个眼色，大笑道：「好！就准你所请。」

秦人风气开放，见荆俊如此公然示爱，都大感有趣，一时口哨器叫助兴之声，响彻整个平原。

女儿军更是笑作一团，赢盈等合力把又嗔又羞又喜的鹿丹儿推到了场边去，好让她不会漏掉任何精采的场面。

周子桓神色不变，缓缓望往吕不韦，只见他微一点头，明白是要自己下重手，挫折对方的威风，微微一笑，以作回应。双目厉芒电射，朝正在穿甲接剑的荆俊望去。

岂知荆俊正嬉皮笑脸地瞪着他，见他眼光射来，笑道：「原来周兄事事都要向吕相请示。」

周子桓心中凜然，想不到对方眼力如此厉害，淡淡道：「荆副统领莫要说笑了！」

亲自为荆俊戴甲的昌文君听到两人对话，轻拍荆俊道：「小心点了！」领着从人退往场边，偌大的场地，只剩下两人对峙。

一片肃然，人人屏息噤声，看看荆俊如何应付周子桓那种怪异凌厉的打法。

虽是万人注目，荣辱胜败的关键时刻，但荆俊仍是那副吊儿郎当，懒洋洋的洒脱样儿，木剑托在肩上，对周子桓似是毫不在意。

但代他紧张的人中，最担心的却非项少龙等人，而是鹿丹儿。她刚才虽给荆俊气个半死，但心中只有少许嗔怒，现在对方又把胜败和自己连在一起，输了她也没有颜脸，不由手心冒汗，差点不敢看下去。

忽然间两人齐动起来。

本是周子桓先动剑，可是像有条线把他们连着般，他木剑刚动的刹那，荆俊肩上的剑亦弹上半空。

周子桓的短剑往怀内回收时，前脚同时往前标出。荆俊一个勒斗，翻上

半空。

周子桓大感愕然，那有这种怪招式的？他实战经验丰富无比，知道荆俊像他般以灵动诡奇为主，那敢有丝毫犹豫，立即改变战略，滚往地上去，陀螺般到了荆俊的落足点下方，只要对方落下时，立施辣手，只扫断他脚骨，谁都不能怪自己。

如此千变万化的打法，看得所有人都出不了声。

斜坡顶上的滕翼对项少龙笑道：「若周子桓年轻几年，今晚小俊定不能讨好。」

项少龙微一点头，凝神注视场心比斗的两人，没有回答。

荆俊在周子桓上空凌空两个翻腾，落下时竟一手揽着双脚，膝贴胸口，同时手中长剑闪电般往下面的周子桓劈下去。

周子桓借腰力弹了起来，腰肢一挺，反手握着短剑，由胸口弯臂挥出，画了个半圆，重击在荆俊由上而来的长剑处。

这几下交手，着着出人意表，看得人人动容，却又不敢声张。

荆俊知他是想以重手法磕开自己长剑，好乘虚而入，一声尖啸，竟一脚就往周子桓面门撑去，又快又狠。

周子桓想不到他身手灵活至此，那还理得要荡开对方的长木剑，回剑往他的腿削去，同时往后急移，好避过临脸的一脚。

岂知荆俊猛一收脚，周子桓登时削空。

此时全场爆出震天呐喊，轰然喝好。

荆俊在落地前又蜷曲如球，长剑重击地面，借力往周子桓下盘滚去。

周子桓不慌不忙，猛喝一声，蹲身坐马，手中短木剑爆出一团剑影，*诨鸢压虞找*下，面容冷硬如石，确有高手风范。

不过只要知道在吕不韦的八千家将中，他能脱颖而出，便知他绝不简单。

荆俊在绝不可能的情况下，竟箭般由地上斜飞而起，连人带剑，撞入周子桓守得无懈可击的剑网上。

「柝！」的一声，木剑交击。

周子桓如此硬桥硬马的派势，仍吃不住荆俊集了全身冲刺之力的一剑，整个人往后弹退。

众人看得忘形，纷纷站了起来，挥拳打气，叫得最厉害的当然是鹿丹儿和她的女儿军，其次就是都骑军了，把吕不韦方面为周子桓打气的声音全压了下去。

荆俊愈战愈勇，一点地，又是一个空翻，长剑如影附形，往周子桓杀去。

周子桓被迫采取守势，身影电闪下猛进急退，应付着荆俊诡变百出，忽而凌空，忽而滚地，无隙不寻的惊人打法，首次想到遇上克星了。

在荆俊狂风骤雨的攻势里，周子桓锐气已泄，纵或偶有反击，只宛似昙花一现，未能为他挽回败局。

「柝柝柝！」一连三声，荆俊借长剑之利，重重打在周子桓的短剑上，让他吃尽苦头，手腕麻木。

人人声嘶力竭地为荆俊助威，更使周子桓既惭且怒，又感气馁。

双方再迅快攻拆了十多招，周子桓的短剑终架挡不住，给荡了开去，心中叫糟时，荆俊闪到身后，飞起后脚，撑在他背心处。

一股无可抗拒的大力传来，周子桓清醒过来时，发觉正好头额贴地。

鹿丹儿兴奋得奔了出来，与荆俊一起向全场狂呼乱喊的观者致礼，再没

有人注意正羞惭离场的落败者了。

一番扰攘后，徐先欣然道：「荆副统领是否准备再接受挑战呢？」

荆俊恭敬答道：「刚才一场只是代统领出战，小将希望见好即收，以免给人轰出场去。」

登时惹起了一阵哄笑，却没有人怪他不再接受挑战。徐先笑道：「副统领辛苦了，休息一下吧！」

荆俊向看台行过军礼后，领着鹿丹儿躲回女儿军阵里去了。

斜坡上的项少龙和滕翼都会心微笑，荆俊露了这一手，鹿丹儿早晚定会向他投降。

滕翼沉声道：「今晚看来管中邪不会再出手了，因为只要他没有击败荆俊和你，在旁人的心中他始终不是最佳的剑手。」

项少龙点头同意，就在此时，乌舒神色惶然来到两人背后，焦急道：「齐人正收拾行装，准备远行。」

项少龙和滕翼同时剧震，往看台看去，只见吕不韦和田单都失去了踪影。

忽然间，他们醒悟到已中了莫傲和田单的杀手，落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田单选在今晚离开咸阳，正好击中项少龙唯一的弱点和破绽上。

吕不韦正是想他追去，既可遣开他兵力达四千人的精兵团，更可让他「死」在路途上，乾手净脚，事后还可派他有亏职守，罪连乌家，使吕不韦这狼心狗肺的人可获大利。

纪嫣然诸女更会落到他的魔爪去，一石数鸟，毒辣非常。

没有了项少龙在指挥大局，这几天他行事自然容易多了，一旦管中邪升回原职，而他项少龙又缺席的话，纵使滕翼和荆俊留下来，吕不韦也可以右相国的身分，把都骑的指挥权交予管中邪，那时还不任他为所欲为吗？

可是他项少龙怎能坐看田单施施然离去呢？此人自派人偷袭他后，一直非常低调，原来早定下策略，可见他一直与吕不韦狼狈为奸。

在城郊遇袭伤腿一事，吕不韦虽说自己没时间通知田单，那只是满口谎言，事实上根本是他通知田单的人干的。

吕不韦这一招叫苦肉计，就是人人都以为是吕不韦的敌人借杀死项少龙来陷害他，其实却真是他出的手。

自己一时大意，竟给他瞒过了，还怀疑是王绾或蔡泽之中有一人和田单勾结，致有今夜的失策。

滕翼沉声道：「让二哥去吧！你留在这里应付吕不韦的阴谋。」

项少龙摇头道：「吕不韦虽抽调不出人手送田单离开，可是田单现时兵力达四千之众，与我们的总兵力相若，但若要对付高陵君，我最多只能分一半人给你，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两方面均不能讨好。别忘了吕不韦有八千家将，谁知道他会干出甚么事来。」

滕翼颓然不语。

项少龙低声道：「事情仍未绝望，我要去说服太子丹，只要他肯设法在楚境缠上田单十天半月，我们便可赶上他了。安谷奚奚曾答应过会把楚人和齐军迫离边界十多里的。」

此时场内再无出战者，在热烈的气氛中，徐先宣告晚艺会结束。

燕国太子丹的营帐里，听完项少龙的请求后，太子丹有点为难道：「此事我们不宜直接插手或单独行动，一个不好，齐楚两国会借口联手对付我们，三晋又分身不暇，我燕国危矣！」

项少龙淡淡道：「田单不死，贵国方真的危矣。我并非要太子的手下*嬗胙铜ソ*锋，只要在田单离开秦境后，设法把他缠上几天，我便可及时赶去。」

顿了顿加强语气道：「我会派人随太子的手下去与贵属徐夷乱会合，到时魏人和把关的安谷奚奚将军都会从旁协助。」

一旁听着的军师尤之道：「此事该有可为，只要我们采取设置陷阱和夜袭的战略，使田单弄不清楚我们是否项统领方面的人，那就算田单侥幸脱身，也不会想到我们身上。」

这时大将徐夷则进来道：「没有跟踪项统领的人。」

太子丹放下心来，断然道：「好！我们就设法把田单与齐军或楚人会合的时间延误十天，若仍不见项统领到，就只好放过田单了。」

项少龙大喜道谢，暗忖你有张良计，我亦有过墙梯，徐夷乱这着奇兵，任莫傲想破脑袋也猜不到，何况他的脑袋更快要完蛋了。

离开了太子丹的营帐后，项少龙在营地间随意闲逛，只见篝火处处，参加田猎的年轻男女，仍聚众喝酒唱歌跳舞，充满节日欢乐的气氛，没有人愿意回营睡觉。

正要返回营地时，左方传来阵阵女子欢叫声，循声望去，见到一枝紫色大旗在数百步外的营帐上随风拂扬，不由记起了赢盈的约会。

赢盈会否在那绣有紫花的小帐内等他呢？不过现在离约好的初更尚有整个时辰，她该在营外与鹿丹儿等戏耍。

今晚给田单这么的一搞，他甚么拈花惹草的兴趣也失去了，何况还要回去与滕翼商量，看派何人随尤之去会合徐夷乱，好配合对付田单的行动。

可还是顺步先去打个招呼吧！

想到这里，借着营帐的掩护潜了过去，最好当然是只和赢盈一个人说话，否则被那批可把任何人吃掉的女儿军发现缠上了，就休想可轻易脱身。

由于人群都聚集到每簇营帐间的空地，兼之大部份营帐均在火光不及的暗黑里，所以项少龙毫无困难地移到可观察女儿军的暗角处。

只见广达百步的空地上，生起了十多堆篝火，鹿丹儿等百多个娇娇女，正与人数比她们多上两倍的年轻男子，围着篝火拍手跳舞，高歌作乐，放浪形骸，却独见不到赢盈。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今晚怕要爽约了，往后退时，身后其中一个营帐隐有灯火透出，并有人声传来，却听不真切。

项少龙循声望去，赫然发觉该帐门外有朵手掌般大的紫花，与旗上的花朵式样如一。

项少龙大喜走了过去，正要叫唤赢盈时，又改变念头，暗想横下了决心要把她弄上手，不如就进去给她来个突袭，横竖她开放惯了，必不介意。那就快刀斩乱麻把她得到，少了夜长梦多的烦恼。

心中一热，揭帐而入。

倏地一个高大人影由帐内地上闪电般弹了起来，猛喝道：「谁？」

项少龙与他打个照面时，两人均为之愕然，风灯掩映下，原来竟是全身赤裸的管中邪。

管中邪见到是他，眼中杀机一闪即没，移到一旁，拿起衣服穿了起来。

项少龙眼光下移，只见赢盈骇然拥被坐了起来，脸色苍白如纸，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像头受惊的小鸟儿，露在被外的粉臂玉腿雪般晶莹白暂。

项少龙那想得到两人此时会在帐内欢好，苦笑道：「得罪了！」惘然退出帐外。

走了十多步，管中邪由后方追来，道：「项大人，真不好意思，她说约了你在初更见面，却估不到你会早来了。」

项少龙心知肚明他是拦腰杀入来破坏自己和赢盈的好事，更恨赢盈受不住他的引诱，挡不住他的手段，潇洒一笑道：「害得管大人不能尽兴，还吓了一跳，该我陪罪才对。」

管中邪讶道：「项大人尚未见到吕相吗？我来前他正遣人寻你呢。」

项少龙随口道：「我正四处游逛，怕该是找不到我了。」

管中邪和他并肩而行，低声道：「秦女婚前都随便得很，项大人不会介意吧！」

项少龙心想你这一说，无论我的脸皮如何厚，也不敢娶赢盈为妻了，遂故作大方地哈哈笑道：「管大人说笑了。」管中邪欣然道：「那就顺道去见吕相吧！」

项少龙心中一阵茫然。

自己着着落在下风，分析起来就是比不上对方为求成功，不择手段的做法。

自己既讲原则，又多感情上的顾虑，如此下去，就算杀了莫傲，最后可能仍是栽在吕不韦和管中邪手上。

看来要改变策略了。

第九章 错有错着

项少龙和管中邪到达吕不韦的营地处时，他正在帐外听两名绝色歌姬弹琴唱歌，陪着的是莫傲和十多名亲卫，鲁残亦在，却不见吕娘蓉和周子桓。

吕不韦装出高兴的样子，着项少龙坐到他身旁来，首次介绍了他认识鲁残和莫傲。

项少龙装作一无所知地与莫傲和鲁残寒暄了几句，吕不韦把那两名美歌姬遣回帐后，挨近了项少龙道：「田单走了，少龙有甚么打算。你若要对付他，我会全力助你，他既敢借行刺少龙来陷害我吕不韦，我也再不用对他讲情义了。」

莫傲等目光全集中到他身上来，使项少龙有陷身虎狼阵中的感觉。

他们既以为自己吞了毒囊，心中必在暗笑自己死到临头而不自知。

脑袋同时飞快运转，假若自己推三搪四不肯去追杀田单，当会使莫傲起疑，推断出自己另有对策，但若答应的话，则更是不成。此刻真是进退两难了。

幸好想起「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这两句所有枭雄辈的至理名言，装出尴尬的神色道：「此事说来好笑，我之所以要对付田单，皆因怀疑他杀害了我在邯郸遇上的一名女子，谁知竟是一场误会，昨天我才收到那女子的音信，所以那还有余暇去理他田单，不过吓吓他也好，这家伙一直想害死我，只是不成功罢了。」

这些话当然是编出来的，好使吕不韦难以迫他去对付田单。而他更是大条道理不用去追杀齐人。好在田单已离开，再无对证，凭他怎么说都可以了。

吕不韦、莫傲，管中邪和鲁残无不现出古怪的神情，面面相觑了好一会后，管中邪插入道：「当时项大人为何会以为那女人被田单害了呢？」

这么一说，项少龙就知道田单没有把详情告诉他们了，心中暗喜，把看到画像的善柔眼神不对的事说了出来，最后苦笑道：「不知是否由于过度关心的关系，当时我从没想过会猜错了。直至收到她托人带来的一封书信，才知是一场误会。她确曾行刺田单，却成功逃走了。不过我当然不会再和田单解说哩！」

吕不韦摇头叹道：「我们也早知是一场误会了。事实上连田单都不知道你为何一见画像，就怒斥他杀了那女人，不过他当然不会向你解释了。」

莫傲插口道：「那画像是当日田单座下一个见过那女人的画师凭记忆画出来的，画错了眼神是毫不稀奇。」今回轮到项少龙剧震道：「甚么？」

见众人均愕然望向自己时，忙胡乱地道：「吕相既清楚此事，为何却不早告诉我呢？」施尽浑身解数，才能使心中的狂喜不致涌上脸上来。

天啊！

原来善柔真的未死，只是一场误会。

吕不韦若无其事道：「当时我想到田单可能只是满口胡言，说不定是想借我传话来诓你，所以我并没有放在心上。现在则当然证实了他的话并非骗人了。」

项少龙想想亦是道理，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田单自不须向吕不韦说谎，且田单亦非这种肯示弱的人。所以善柔仍活着的机会该很大。

吕不韦见说不动项少龙去追田单，难掩失望神色，站了起来道：「少龙！你到娘蓉的帐内看看她好吗？说不定你可令她回心转意呢？」

这时项少龙那有兴趣去见吕娘蓉，与莫傲等一同站起来道：「明天还要早猎，让三小姐早点休息吧！明天待她心情好点再见她好了。」

吕不韦不知是否奸谋不成，故心情大坏，并不挽留，让他走了。

项少龙回到位于王营后方斜坡下的都骑军营地时，滕翼、荆俊和刘巢正在营地的一角低声密议。

他先拉了滕翼到一旁，告诉了他善柔可能未死的事。

滕翼大喜若狂，旋又皱眉道：「那么是否还要对付田单？」

项少龙决然道：「只是为了二哥和善柔三姊妹的家仇，我们便不能放过田单。况且田单多次谋算我，又与吕不韦勾结，这些事就一并向他算吧！今趟的机会，错过了便永不回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奸贼活着回齐国去。」

再微笑道：「兼且我更曾夸下海口，杀不了他我就要改唤作龙少项，这名字难听了点吧！」

滕翼哑然失笑，招手叫荆俊和刘巢两人过来，吩咐刘巢道：「你自己说吧！」

刘巢低声道：「我们侦查到高陵君的人在上游偷偷的造木筏，又收集大量柴草，看来是要烧桥了。」

荆俊道：「若在木筏上筑台架，堆起大量柴草，淋以火油，黑夜里像*鹬桨闯*游冲奔下来，无论声势和破坏力都相当惊人的。我们应否先发制人把他们宰了呢？」

项少龙道：「今趟我们是要制造一个机会，让政储君显示出他的军事才

华，确立他在所有秦人心中英明神武的地位，这是个形像的塑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长期和吕不韦斗下去，直至储君二十一岁行加冕礼的一刻。」

滕翼笑道：「你的用语真怪，甚么英明神武、形像塑造，不过听来都确似有点道理。」

荆俊兴奋地道：「我明白了，所以我们要把握到对方的阴谋，然后定好全盘计划，再由储君装作是随机应变的本领，好镇压着所有怀有异心的人。」

刘巢道：「所以此仗不但要胜，还要胜得漂亮。」

项少龙知道善柔该尚在人世后，心情大佳，笑道：「正是这样！」

又赞荆俊道：「要像小俊胜周子桓那么漂亮挥洒就合格了。」

荆俊连忙谦让，却是难掩得色。

滕翼笑道：「得到了鹿丹儿那朵红花吧？」

荆俊苦恼地道：「这妞儿真难服侍，搂搂摸摸都肯了，就是守着那最后一关。」

刘巢亦是好渔色的人，闻言兴奋地道：「俊爷会否因经验尚浅，手法上出了问题。」

荆俊笑骂道：「去你娘的。我经验还不够丰富吗？手法更是第一流。问题在此事又不能和你找她来比试，哼！快纠正你错误的观点。」

三人捧腹大笑。

项少龙心想男人在遇到这方面的事时，古今如一，就是没有人肯认第二。

滕翼的心情亦如天朗气清，顿时记起一事道：「嫣然等去了王营伴陪寡妇清，廷芳着你回营时，就去把她们接回来。」

荆俊笑道：「三哥也好应陪陪嫂子们了，其他辛苦的事由我们这些当兄弟的负责吧！」

项少龙笑骂一声，唤来十八铁卫，策马朝王营去了。

刚进入木寨，火把闪跳不停的焰光中，徐先在十多名亲卫簇拥下正要出寨，见到项少龙，拍马和他到了寨外坡顶上说话。

平原间，营帐遍野，灯火处处，泾水流过大地的声音，与仍未肯安寝的人的欢笑声相应着。

徐先低声道：「高陵君这两天不断来游说我和鹿公，劝我们合力铲除吕不韦和他的奸党，还保证他对王位没有野心，只是不想秦室天下落入一个外族人手内。」

项少龙道：「高陵君已没有回头路走了。他的谋臣里定有吕不韦派过去的奸细，而他仍懵然不知，只是这点，他已远非吕不韦的对手。」

徐先道：「我有点奇怪在这关键时刻，为何杜壁会离开咸阳，看来他是早知道高陵君会举兵叛变，所以故意置身事外，作冷眼旁观，这人的胆色计谋，要比高陵君高明多了。」

接着道：「少龙真有把握应付吗？莫忘了吕不韦会在暗中弄鬼。」

项少龙充满信心道：「储君将会亲自处理这次动乱，保证吕不韦无所施其技。」

徐先皱眉道：「储君年纪尚少，又没有军事上的经验，恐怕……。」

项少龙笑道：「储君只要懂得知人善用就成了。」

徐先何等精明，哑然失笑道：「就当是给他的一个练习吧！到时我和鹿公将伴在他左右，好让人人都知他得到我们的效忠，少龙看看如何安排好了。」

项少龙大喜点头。

徐先道：「你那五弟身手了得，又懂造势，大大挫了吕不韦的气焰，实在是难得的人才，我和鹿公均对他非常欣赏。是了！田单的事你是否打消原意了？」

项少龙自然不能泄出与太子丹的关系，道：「我会请魏人设法阻延他入楚的行程，只要几天时间，我便可赶上他了。我去后都骑军会交由荆俊节制，徐相请照看着他。」徐先讶道：「魏人怎肯为你出力呢？」

项少龙道：「东方六国除楚一国外，没有人对田单有多大好感，兼之我放回魏太子的关系，龙阳君怎也要帮我这个忙的。」

徐先不再追问，拍拍他肩头表示赞赏，两人才各自离开。

到了寨门处，门卫通知小盘正要见他，遂到王营谒见这秦国之君。

小盘正与李斯在密议，神色兴奋。见项少龙进帐，把他招了过去，同时观看摊在几上的地图。只见上面以符号标记点出了营帐的布置，高陵君位于王营后的十多个营帐更以红色显示。

项少龙明白他的心态，心中更为他欢喜，能有大展军事才能的机会，对他来说实是难逢的良机。

小盘道：「刚才寡人把荆卿家召来，问清楚了他高陵君那支叛兵的位置，现正和李卿商讨对策，李卿你来说吧！」

李斯正要说话，给项少龙在几下踢了一脚，立即会意道：「微臣只是稍舒意见，主要全是储君擘划出来的，还是由储君说来较清楚一点。」

小盘精神大振，笑道：「高陵君唯一有望成功之着，就是要出其不意，好攻我们的无备。现在既事事均在我们算中，若寡人让他们有一人漏脱，就枉习了这么多年兵法了。」

伸手指着泾水道：「寡人代高陵君设身处地着想，首先就是利用天然环境，例如把贯入泾水的几条河道先以木栅湿泥堵截，到时再毁栅让暴涨的河水冲奔而下，立可把这四道临时木桥冲毁，如能配合整个战略适当运用，确可以生出决定性的作用。」

项少龙心中一震，想到刘巢侦察到高陵君的人伐木，说不定便是行此一着，那比火烧更是难以抵挡，加设栏水的木栅也没有用。想到这里，不由往李斯望去。

李斯澄清道：「这确是储君自己想出来的，与我无关。」

小盘得意地道：「李卿猜的是火攻，但寡人却认为水攻更为厉害一点。若能在水内放上一批巨木，甚么桥梁都要给它撞断，再派人乘筏攻来，只是发射火箭就可以烧掉沿河的营帐了。」

项少龙登时对小盘刮目相看，今趟真的给这未来的秦始皇一次大发神威的机会了。

接着小盘指着地图说出高陵君进侵的各种可能性，更指出吕不韦会如何利用种种形势，达到杀死反对他的人的目的。说来头头是道，听得项少龙和李斯呆了起来，对他思考的精到缜密，惊叹不已。

最后小盘苦笑道：「寡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到太多的可能性，只觉我们处处都是破绽，不知该用那种方法应付，才是最有效。两位卿家可为我解决这问题吗？」

项少龙忍不住笑道：「兵法中最厉害那一着叫随机应变。」

储君放心，只要我们把握到他发动的时刻，先发制人，定可把高陵君和

他的人一网打尽。而吕不韦也只能乾瞪着眼。这事交给我和昌平君兄弟去准备，到时储君亲自发号施令，向所有不知储君厉害的人显点颜色好了。」

小盘拍几叹道：「没有人比太傅和李卿家更明白我的心意了，就照这样去办吧！」

李斯恭敬道：「微臣和项大人会不断把最新的消息禀上储君，再由储君定夺的了。」

小盘欣然点头，忽地岔开话题道：「太傅的五弟荆俊身手既了得，人又忠心坦诚，寡人非常喜欢他，项太傅给寡人想想，有甚么可以奖励他的呢？」

项少龙忍不住搔头道：「他的官职已相当高了，且时日尚浅，理该让他多点历练，才可考虑升迁的问题。」

小盘笑道：「他是否对鹿丹儿很有意思呢？假设鹿公不反对，寡人可玉成这美事，免得落入管中邪这奸贼的手上。」

项少龙不由想起管中邪由赤裸的赢盈横陈肉体上弹起来的丑恶形状，心中像给针刺了一记，点头道：「有储君这句话就成了。」

小盘欣然道：「寡人是乐得如此，暂时寡人仍不想有婚嫁之事，因等着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

离开小盘的主帐后，碰上昌文君，给他一把抓着，扯到一角道：「我的妹子对少龙态度大有改善，快乘胜追击，速战速决，好了却我们兄弟俩这件梗在胸口的心事。」

项少龙心中一阵不舒服，幸好自己对赢盈并没有泥足深陷，否则这感情上的打击会颇不易抵受。同时又想到若以二十一世纪的开放来说，赢盈的行为实无可厚非，男女均有同等去风流快活的权利。问题只是管中邪是明着针对自己而去得到赢盈吧了！

向昌文君苦笑道：「我输了，此事暂且不提好吗？」昌文君一呆道：「管中邪？」

项少龙微微点头，拍了拍他肩头当作致歉，迳自去了。

琴清的营帐位于主营的后方，与朱姬的太后鸾帐，十多个营帐，住的全是王族内有身分的女性，四周特别以木栏与其他营帐隔了开来，守卫严密。

项少龙虽有资格通行无阻，但仍不敢坏了规矩，报上来意后，由禁卫通传，不一会琴清的一名贴身小婢走了出来，告诉他纪嫣然诸女刚离开，琴清则已就寝了。

项少龙明白到琴清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和时刻见自己的心情，耸耸肩头走了。

第十章 两矢四雕

天尚未亮，项少龙就给田贞田凤两姊妹唤醒了。

前晚没阖过眼，昨天又辛劳整天，这一觉熟睡如死，刚搂紧了乌廷芳，便人事不知，直至今刻。

到了帐外，在日出前的黯黑下，纪嫣然三女为他的伤口换药，发觉已大致痊愈，只是以后难免会留下一道箭疤。他身上早伤疤处处，也不在乎再多

一道战绩了。

此时荆俊领了一名青年来见他，介绍道：「这是桓奇，项统领该记得他，桓奇不但是第一天田猎成绩最佳的人，昨晚又连胜三人，储君封了他作偏将，调到我们都骑军来服役，请项统领指派他工作。」

桓奇跪下施礼道：「桓奇叩见统领大人。」

项少龙心想难怪这么眼熟，温和地道：「站起来！」桓奇矫捷如豹地弹了起来。

项少龙见他眉清目秀，两眼精光闪闪，极有神气，身形高挺，虎背熊腰。又见他有纪嫣然诸女在旁，仍是目不斜视，心中欢喜道：「桓奇你出身何处，有没有从军的经验？」

桓奇不亢不卑地道：「小将乃北地人，自幼学习兵法武技，曾在王翦将军麾下戍守北疆，职级至裨将。」

接着露出恳切神色，有点不好意思地道：「今趟是王将军命小将代表北戍军回来参加田猎，王将军曾指点小将，若侥幸获赏，必须要求跟随项统领大人，才有望一展抱负。」

项少龙微笑道：「以桓兄弟这种人材，到甚么地方都应没有人能掩盖你芒采的。」

桓奇神色一黯道：「统领大人有所不知了。小将先祖乃犬戎人，所以无论小将如何勇猛效死，论功行赏总没我的份儿。若非王将军另眼相待，我最多只是个小伍长。王将军虽有意把小将升为偏将，但文件到了京城就给压了下去，所以王将军才着我来京城碰机会，还点明我务要随统领大人办事。」

项少龙至此才明白在秦人中，仍有种族歧视，心中同时大喜，王翦看得上的人，还能差到那里去。更明白王翦已从大哥乌卓处知道自已的情况，故遣此人来襄助自己。

此时腿伤包扎妥当，大喜而立，伸手抓着他肩头道：「桓兄弟可以放心，我项少龙不会理会任何人的出身来历，只要是有才能的忠贞之士，我绝不亏待。由今天起你就是副统领，这两天会有正式文书任命。」

桓奇想不到项少龙这么重视自己，感激零涕下要跪地叩首。

荆俊硬扯着他，向项少龙笑道：「我和桓兄弟亦是一见如故，早告诉他若统领大人知是王将军遣来的人，必会特别关照的了。」

项少龙正容道：「小俊失言了。我只是深信王将军绝不会看错人，而且今趟田猎桓兄弟表现出色，理该给他一个展露才华的机会。」

荆俊向项少龙打个眼色道：「这两天怎样安排桓副统领的工作呢？」

项少龙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该否把高陵君和吕不韦的事告诉他。默思半晌后，想到王翦着他来助自己的意思正是如此，把心一横道：「既是自家兄弟，甚么事均不须隐瞒，如此桓兄弟才有表现的机会。」

桓奇感动得差点掉泪，被荆俊带了去见滕翼。

纪嫣然来到项少龙身边道：「若嫣然没有猜错的话，秦国又出了一位猛将。」

田猎的队伍和猎犬，浩浩荡荡的通过四道横跨泾水的木桥，注入广阔的猎场去。

吕不韦、徐先、王陵、鹿公、王绾、蔡泽等公卿大将，与项少龙、昌平君、管中邪等护驾将领，都伴在小盘四周，陪他行猎。

朱姬除了首天黄昏出动过后，便不再参加田猎的活动。

昌文君和滕翼负责留守营地，而荆俊则和桓奇去了侦察高陵君伏兵的动静。

这支田猎的大军还有一众王族的人，包括高陵君和他的十多名随从，另外就是琴清和项少龙的三位娇妻两名爱婢，还有太子丹和他的手下们，形成散布草原的队伍。

小盘领头策马朝前方一个大湖奔去，神采飞扬，兴致勃勃。

项少龙、管中邪和昌平君三人拍马追在他身后，接着是一众大臣。

项少龙看着小盘逐渐长成的龙躯，感觉着他那异于常人的容貌和威势。

他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高起和浑圆的两边颧骨，使人看上去极具威严，不怒而威。不知是否要长期隐瞒心事，他闪闪有神的眼睛予人深邃莫测、复杂难明的感觉，给他注视时，连项少龙这深知道他底蕴的人亦有些心中*

ā K 牧酱狡暮癡 顾 夤鄢 挥*俊，可是那棱角分明、有如刀削的唇边，却表现出一种坚毅不拔，不臻成功，绝不放弃的性格。这使他的样貌与众不同，隐有威霸天下的气概。

随着逐渐的成长，这种气质也愈趋强烈。项少龙已很难再由他身上联想到当年邯郸王宫那个顽童小盘了。

这未来秦始皇只是一般人的高度，可是肩膊厚而宽，手足都比一般人粗大，行动间真具龙虎之姿，顾盼生威。若有相可看的话，他确是生具帝皇之相。

此时因小盘的临近，一群水雕由湖旁飞了起来，向高空逃窜，小盘弯弓搭箭，飏的一声冲天而去，却是射了个空。小盘大笑道：「好鸟儿！谁给我射它一头下来。」

项少龙对这么杀生毫无兴趣，但其他人却纷纷张弓搭箭。

「锵！」的一声，项少龙耳鼓震响时，旁边的管中邪取出铁弓，赶在所有人前，连发两箭，却只像弓弦响了一下，可知他射箭的惊人速度。

百多枝劲箭随着冲天而起。

水雕惨鸣中，落了二十多头下来。

侍卫忙放出猎犬，由它们去把猎物衔回来，一时群犬奔吠声，响彻这原本平静安逸的湖岸原野。

小盘大喜，策骑沿湖疾驰，累得众人苦追其后。

到了一处可俯瞰整个大湖的小丘上，小盘才停了下来。

众人纷纷在他身后停下，吕不韦靠得最近，差点就与他并骑，大笑道：「储君的骑术原来如此了得！」

此时太子丹等人亦追上丘顶来。

小盘笑道：「多谢仲父赞赏，你看我们大秦的景色多么美丽，沃原千里，物产富饶。」

又指着地平处横亘的西狩山道：「众卿可看到那道着名的西狩飞瀑吗，由百丈高山飘泻而下，就像一疋长长的白绸缎，寡人可以想像到当瀑布落在下方的岩潭时，千万颗晶莹闪亮的水珠往四方溅散的壮观情景。」

后方的项少龙凝望着野趣盎然，美得如梦如诗的清晨景色，平湖远山，墨翠葱苍，层次分明，犹若画卷。而小盘已由一个心心见见的小孩，完全把自己代入了这秦国之主的角色去，睥睨天下，豪情万丈。

鹿公来到小盘的另一侧憧憬地道：「老将曾多次到那里去行猎，水瀑冲到崖下后，往东奔腾，然后忽然拐弯，汹涌澎湃的激流穿过两座山峰间的峡

谷，往西南奔去，形成西狩河，流经十多里后，始注入泾水，令人叹为观止。」

项少龙环目四顾，只见人人面上都露出向往神色，独有太子丹神色凝重地盯着小盘的背影，心中一震，想起荆轲刺秦这一千古流传的事迹，暗忖太子丹要刺秦始皇的心意，不知是否就在这刻开始萌生呢？

小盘油然神往道：「今天那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如不目睹西狩飞瀑，寡人今晚休想能够安寝。」

徐先笑道：「那么储君就要及早起程，来回足要三个时辰之久呢。」

此时侍卫由猎狗的口处取来了被箭射下来的水雕，共有二十七只，由于箭矢均刻有各人的标记，故此是谁射下的，略一检视，即可清楚知道。其中竟有两箭，都穿着两只水雕，名副其实一矢双雕。

猎物放在地上，众人团团围着观赏。

项少龙见那一矢双雕的两箭，形制相同，不由心中剧震，朝管中邪望去。其他人的目光亦落到那两支箭上。

小盘讶然道：「是那位卿家的箭法如此出神入化呢？」

管中邪跳下马来，伏地道：「储君在上，是微臣斗胆献丑了。」

鹿公和徐先对望一眼，均露出骇然之色。

要知同发两箭，无一虚发，已是难得，更惊人是他必须眼明手快至可从数百只激舞天上的水雕，在发箭的刹那间寻到可贯穿两雕的角度与机会，如此箭法，谁能不惊叹。

项少龙心中冒起寒意，若与此人对敌，只是他的箭便难以抵挡了，看来滕翼的箭法也在腰手的臂力和速度上逊他一筹。

小盘掠过不自然的神色，勉强装出欣然之状道：「管卿箭法确是非凡，寡人该如何赏他，众卿可有意见？」

吕不韦那肯放过机会，笑道：「储君若把他回复原职，就是最好的赏赐了。」

小盘早答应过母后此事，亦是故意卖个人情给吕不韦，好安他的贼心，点头道：「由这刻起，管卿官复原职，以后好好给寡人管治手下了。」

管中邪忙叩头谢恩。

小盘以马鞭指着远方的西狩山奋然道：「让寡人和众卿比比马力吧！」

带头策马，冲下斜坡去。

午后时分，小盘这枝队伍满载而归。

快到营地时，项少龙偷了个空，向李斯说了桓奇的事，后者自是大拍胸口地答应，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储君和项少龙的亲密关系了。

项少龙想想都觉得好笑。

当年被时空机送到这古战国时代后，一心要找到落魄邯郸作质子的秦始皇，好傍着这大老板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岂知事情七绣八转，结果*怯勾约号莢屏烁銮厥蓊*出来，世事之离奇荒诞，莫过于此。此时乌廷芳和赵致赶到他身旁，快乐小鸟儿般吱吱喳喳，向他述说行猎的趣事，项少龙自是大大夸赞了她们一番。纪嫣然、琴清和田氏姊妹亦赶上他们。

谈笑间里，众人渡过泾水，回到营地。

到达主骑射场时，只见人头涌涌地在轮候登记猎获，乌廷芳和赵致忙挤了进去凑热闹。

纪嫣然眼利，告诉项少龙道：「小俊回来了，在场边与鹿丹儿说话。项郎你且伴着芳妹和致致，我想回营地小睡片时，醒来后再陪我到清溪沐浴。」

好吗？」

项少龙知她有午睡的习惯，点头答应了。

纪嫣然与琴清和田贞姊妹去后，项少龙跳下马来，嘱乌舒等牵马回营，眼睛找到了荆俊，见他不知说了甚么调皮话，鹿丹儿正拿粉拳往他擂去，这小子别转身来，任由背脊挨揍，而鹿丹儿果然愈打愈没有力道，附近的女儿军都笑作一团。

项少龙看得心中欣慰，旁边传来桓奇的声音道：「统领大人！」

项少龙别头望去，笑道：「桓兄弟为何不随小俊去凑热闹？以你如此人材，必大受女儿军的欢迎。」

桓奇致礼道：「现正是桓奇为国家尽力之时，故不敢有家室之虑，情欲之嬉。嘿！统领大人叫桓奇之名就可以了。」

项少龙暗忖这就是桓奇和荆俊的分别了，一个是专志功业，后者则全情享受人生，微笑道：「你今年多少岁了？」桓奇恭敬道：「小将今年十九岁。」

项少龙道：「你比小俊大一岁，我就唤你作小奇吧！」领着他离开骑射场，到了营地内的僻静角落，问道：「今天有甚么发现？」

桓奇道：「小将和荆副统领曾深入山内探察敌情，照小将观其动静，人数约在万人许间，可是阵势不固，旗号紊乱，士气涣散，行动迟缓，气色疲惫，兼之这数日天朗气清，无雾可隐，如此未战已逞败象之军，只要给小将一枝千人组成的精兵，便可将他们击溃，绝无一幸理。」

项少龙大奇道：「小奇怎么只去了半日就能摸清他们的虚实呢？」

桓奇像变了另一个人般道：「临战必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小中觑大，则知其虚实来去，从各种徵兆看出问题。高陵君的军队虽藏在密林之内，但只要看何处有鸟兽停留，何处没有，就可知其营帐分布的情况和人数多寡。再看其尘土扬起的情况，更知对方在伐树搬石，欲借上游之利图谋不轨。」

说到兴起时，就蹲在地上随手布放石子，解说对方分布的情状，大小细节，无一遗漏，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和观察力。

项少龙动容道：「假设我予你一支二千人的精兵，你会怎么办呢？但必须待他们发动时才可动手。」

桓奇站了起来，用脚拨乱地上的石子，肃容道：「侦察敌人除了留心对方的粮草储备、兵力强弱外，最紧要的是测估对方的作战意图。针对之而因势用谋，则不劳而功举。现今对方为了凭河之险，驻军于交通不便、低湿而荆棘丛生之地，又戒备不周，兼之军卒劳累，士气消沉，可采双管齐下之策，分水陆两路伏击之，纵使让他们毁去木桥，于我亦无丝毫损伤，我们还可凭河而守，立于不败之地。」

项少龙登时对他刮目相看。荆俊虽在其他方面或可胜过他，但在才智和军事的认识上却远落其后。

这番话若是出自鹿公、徐先之口，乃理所当然。但这桓奇只十九岁，便有如此见地，除了用天才两字来形容，实再无可替代。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到他时你要把全盘计画向他解说清楚，对于你日后的事业，会大有帮助。」

桓奇愕然道：「见谁？」

项少龙搭着他肩头，推着他往王营举步走去道：「当然是政储君了！」

桓奇剧震下停步，垂头低声道：「不若由小将把心中愚见告诉统领大人，再由大人亲自献给储君好了。」

项少龙继续推他前行，笑道：「那不是给我冒领了你的功劳吗？休要扭扭捏捏了，我项少龙只喜欢爽快的汉子。」

桓奇感动得眼也红了起来，呜咽道：「难怪王将军常说统领大人胸襟过人，乃我大秦第一好汉，大人的恩德，小将没齿难忘。」

项少龙笑道：「那是你应得的，我只是负起引介之责，不过记紧今趟我们是要让储君大展神威，而非我们去借机显威风，明白吗？」

桓奇那还不心领神会，连忙点头。

第十一章 特遣部队

项少龙能把桓奇留在主帐内与小盘和李斯说话后，匆匆赶回骑射场去接两位娇妻，那知两女早回营地去了。待要离开时，人丛裏闪出赢盈，扯书他衣袖，便把他拉往径水而去。

项少龙见她花容惨淡，显是心神备受煎熬，顿时心情非常矛盾，再没有使性子的意思。

赢盈一直没有说话，直至来到河旁一处疏林处，才放开了他，背转了身呜咽道：「我知你定会看不起人家，怪赢盈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了。」

项少龙走了上去，抓书她有若刀削的香肩，把她轻轻扳转过来，按在一棵树身处，细察她如花的玉容，见她泪水珍珠串般一颗达一颗的滚下玉颊，微笑善以衣袖为她拭泪道：「怎会怪你呢？男人可以风流，女人自亦可以风流，更何况你尚未与人定下名份，你大小姐不是常说样样事都要胜过男人吗？为何在这一项上如此泄气」

赢盈一呆道：「你真的不怪责我？」

项少龙潇洒地耸肩道：「人的身体最具奇怪，天生便很难拒绝挑逗引诱，一时冲动下甚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但假若大小姐连那颗心都交给了管中邪，那我只会祝福你们，再不插身其中，以免招惹烦恼。」

这一番确是肺腑之言，他以前在二十一世纪时，那一个与他鬼混的女孩不是有过或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男朋友，那时的项少龙已不计较。现在秦女又素性开放，他更不会计较了。

当时虽很不舒服，那只是自然反应，过后早平淡多了。

赢盈回复了生气，垂头道：「昨晚人家本是一心等你来的，那知他却来了，糊裏糊涂的就和他好了。真对不起，你真能不怪人家吗？」

假若可以选择，项少龙怎都不想再有感情上的纠缠，但现在为了对付吕不韦和管中邪，却怎都不该放弃赢盈，而且事实上他并不计较赢盈的私生活，俯头在她肤上香了一口，通：「我还是喜欢你刁蛮神气的样儿，那才是赢大小姐的真正本色呢。」

赢盈道：「可是我却觉得自己犯了错，我总是先认识你啊。那天见你在市集惩治那些流氓后，便忘不了你，只是你太骄傲和不近人情吧了。」

唉，怎么办才好呢？若他再来找我，人家怕拒绝不了他哩。你可帮我吗？」

项少龙心中暗叹，知道管中邪目的已遂，凭手段征服了赢盈的肉体，使她生出抗拒不了他的感觉，假若怀了孕，更是只好嫁入他管家了。那时会出

现甚么情况呢？

首先受害的会是昌平君兄弟，因为小盘会因此对两人生出顾忌，致他们宦途堪虞。

唯一的方法，自然是在男女情欲上予赢盈同样或相差不远约满足快乐，又予她正式名份，那就不怕管中邪再来作祟了。

项少龙叹道：「赢小姐试过在野外作战吗？」

赢盈一呆道：「甚么野外作战？」

项少龙凑到她小耳旁，楷书她耳珠轻柔地道：「就是在野外干在帐内的事。」

赢盈立时面红及耳，低头猛摇。

项少龙故意逗她道：「小姐摇头是表示未试过还是不想试？」

赢盈像火山爆发般纵体入怀，玉手楼上他颈子甜笑道：「想试，但不能够，人家女儿的红事刚来了。」

项少龙喜道：「那就不怕了，因为是安全期。」

赢盈愕然道：「甚么安全期？」

项少龙暗骂自己胡言乱语，也不解释。搂住她动人的肉体，亲热了一番后，才放过这被他逗得脸红耳赤的风流女，自回营地去了。

纪嫣然刚睡醒了，与乌廷芳等兴高采烈地陪着他驰出营地，到附近一个小谷内的清溪戏水沐浴，十八铁卫则当了把风的岗哨，以免春光乍泄。

诸女均没有全裸，但小衣短挥，肉光致致，已足把项少龙迷死了。

溪水清浅，溪旁怪石累布，野树盘根错节，俨然天然盆景，到夕阳西下时，阳光由枝叶间洒下来，溪水凝碧成镜，更是金光烁闪，仿似离开人世到了仙境。

听着众女的欢乐和闹玩声，项少龙浸在水裏倚石假寐，确有不知人间何世的感觉。

纪嫣然来到他旁，倚入他怀裏道：「夫君今趟去追杀田单，是否把嫣然算在内呢？致致已表示为了报毁家之仇，她怎都要跟去的了。」

纪嫣然道：「错了，她会留下来照顾宝儿，小贞和小凤当然也不会去。」

项少龙搂着她亲了个嘴儿后，笑道：「你们原来早商量好了，我怎敢*炊阅兀俊*

纪嫣然想不到他这么好相与，同赵敏喜呼道：「致致，夫君大人答应了。」

赵致一声欢呼，由水底潜了过来，缠上项少龙，献上热情的香吻。

项少龙想起赵倩之死，犹有余悸道：「那岂非廷芳都要去了。」

项少龙忽地想起了善柔，若她知道自己去为她去对付这大仇人，必定非常高兴了。伊人究竟身在何方呢？

赴晚宴时，滕翼才回到营地来，低声告诉他蒲布和太子丹的尤之已于今早上路去与徐夷乱会合，护行的有百多名乌家精兵团的好手。

项少龙把桓奇对高陵君那支叛军的估计告诉了他，道：「看来高陵君并没有多大作为，到时只要调两千都骑军就可把他打个落花流水，这处高陵君和他的亲卫便由禁卫对付，只要乱起即止，吕不韦亦无所施其技。实不用出动我们的精兵团，免得暴露了实力。」

滕翼道：「既是如此，不若我领人先一步起程，咬着田单的尾巴追去，不过最好得到储君的手谕，免得与沿途的驻军发生误会。三弟你可以脱身时，再立即赶来好了。」

项少龙道：「就这么办，二哥今晚连夜起程，小心了。」滕翼晒道：「我从不会轻敌大意，放心吧。」

两人又找来荆俊，研究了诸般细节后，才赶往王营赴宴。

刚登上王营的斜道，遇上来找他的禁卫，忙随之去见小盘。小盘正凭几独坐，研究书几上的帛图。

见他进来，招手道：「没人在了，师傅快坐下来。」

近日他们很少有两人相处的机会，项少龙心中涌起温暖，坐在另一边道：「见储君这么奋发有为，微臣心中非常高兴哩。」

小盘道：「师傅看人的眼光真不会错，李斯如此，王翦如此，这桓奇亦非常不错，可以造就。」

项少龙低声道：「缪毒不是都给造就了吗？」两人对视发出会心的微笑。

项少龙奇道：「为何储君会忽然提起王翦呢？」

小盘道：「刚才我问起桓奇有关王翦的情况，才知他把土地向西北扩展了数百里，赶得匈奴狼奔鼠窜，又修筑长城，立了这么多功劳，却给吕不韦一手压着，数次申请调回咸阳，都给吕不韦推挡了。哼，此人一日不除，终是大患。」项少龙苦口婆心道：「储君最紧要忍一时之气，若现在对付吕不韦，说不定会给他反咬一口。就算除掉了他，亦难保再无叛乱。」

上上之计，仍是由他把所有反对势力清除后，我们才对付他。」

小盘皱眉道：「只看缪毒刚生了内史之位，就要显露锋芒，当知此人野心极大，只怕日后难以制伏。由于他与母后关系密切，宫内说不定亦有人会依附于他。」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储君何不成立一枝特别调遣部队，直接由储君亲自指挥，平时借训练为名，驻守咸阳附近，有起事来，储君一声号令，他们便可进王城平乱了。」

小盘精神大振道：「是了，这就是师傅说的甚么枪杆子出政权了。不过我只信任师傅一个人，但师傅又要主理城防。唉，但这确是最佳方法，就算都骑军和禁卫车内，仍有吕不韦的羽翼在其中，迟些还加上缪毒的奸党，只有由外地抽调回来的人，才最可靠。那时就算有吕不韦也不怕了。」

项少龙道：「不若就起用桓奇，再辅以王贲，如此就万无一失了。」小盘一呆道：「小贲只得十七岁，不嫌太年轻吗？」

项少龙道：「正因桓奇和小贲都那么年轻，满腔热血，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才不会怕了吕不韦。现在我们有徐先和鹿公两人支持，便借口高陵君的事，成立这支应变部队，那时储君再把王翦调回来，代替年事已高的蒙和王齿，时机一至，就收拾吕不韦。那时所有军权政权均集中在储君手上，谁还敢不听储君的话呢。」

又哈哈一笑，眼中射出谨慎的神色，续道：「那时文的有李斯，武的有王翦王贲父子，再加上一个桓奇，天下还不是储君的吗？」小盘奇道：「师傅为何不提自己呢？」

项少能伸手轻轻拍了它的龙肩，叹道：「你母亲死后，又有倩公主的惨剧，我早心灰意冷，只是对你们放不下心来，但当你大权在握时，我便会离开这里，远赴北方，过点自由自在的生活。」小盘剧震道：「师傅你怎可以离开我？」

项少龙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压低声音道：「师傅代表着的是你的过去，只有我离开了，你方可真正与过去的小盘断绝关系，成为威凌天下，从所未

有的第一个始皇帝。你若尊敬我的话，必须遵从我这最后的意见。」

小盘呆望着他，好一会才喃喃念了两遍「始皇帝」，讶道：「为何师傅随口说出来的名词，都是含有很深刻的意思呢？」

项少龙真情流露道：「相信我，日后这天下必是你的了。」

小盘凝神想了一会后，道：「师傅是否准备去追击田单呢？」

项少龙记起了滕翼今晚便要起程，忙把详情禀上。此时昌平君来催驾，晚宴的时间到了。

今趟项少龙此昨晚舒服和自然多了，陪着昌平君兄弟同席，另一边还有李斯，居于小盘左方内围的第五席。

纪嫣然等今晚并没有参宴，昨晚若非朱姬的请求，素喜自然清静的纪才女，亦不会出席。

琴清更是芳踪渺然，今年还是她首次参与田猎，只不知是为了纪嫣然等人，还是为了小盘或项少龙了。

太子丹成了唯一的外宾，居于小盘右手下的首席，接着就是吕不韦和高陵君那两席了。

高陵君身材硕长，面容有点苍白，予人沉于酒色的纨绔子弟那种感觉，一对眼睛没有甚么神气，陪着他的是两个幕僚式的中年人，看服饰都该是王族的人。

吕不韦不时相身旁的管中邪耳语，出奇地吕娘蓉却出现席上，还不时偷瞥项少龙。

周子植、鲁残在后席处，另外还有两个吕府有地位的食客，项少龙均曾见过，一时却记不起他们的名字。

人数大约与昨夜相若，鹿丹儿、嬴盈等女儿军在最远一端的外围处凑了四席，可见即管是秦廷，亦因她们本身尊贵的身分，默许了女儿军的存在。

只是席中没有纪嫣然和琴清这两位绝代佳人，怎也要失色不少。

烧好的野味酒菜流水般由禁卫端上几桌来，空气中充盈着肉香火热的味道。

为了防止有人在酒食里下毒，禁卫中有专人负责这方面的保安。

朱姬不时和小盘说话，只不知她是否借此机会与儿子修补出现了裂痕的关系。

由于杯盘交错和谈话声喧天震耳，李斯凑到项少龙耳旁道：「储君对大人引介的桓奇非常满意，此人的兵法谋略，确是非同凡响，难得他尚如此年青，假以时日，必是我大秦一员猛将。」

项少龙大感欣慰，有王翦、纪嫣然和李斯三人同时称赏此人，桓奇绝不会差到那里去了。

这正是他对抗吕不韦的长远办法，就是起用秦人里有才能的人，既易于为秦国军方接受，又隐然形成一个以秦人为骨干与吕不韦和缪毒打对台的军政集团，同时巩固小盘的君主地位。

这时太子丹举杯向小盘和朱姬祝酒，众人连忙和应。

项少龙放下酒杯时，轮到昌平君倾身过来道：「储君已和我们说了有关叛党的事，就让我们兄弟打醒精神，你主外我主内，把叛党一举扫平。」

项少龙笑道：「你这小子弄错了，是内外都由储君作主，我们只是听命行事。」

昌平君一呆道：「储君尚未足十五岁，这样……」

项少龙道：「你难道不知储君乃天生的军事政治天才吗？不是要由储君亲自提醒你吧？」

昌平君乃才智过人之士，闻言会意道：「哎，是我一时糊涂了，来，喝一杯。」

昌文君凑过来道：「昨晚项兄说输了给管中邪，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昌平君听谈的是有关嬴盈的事，神情立即凝重起来。

项少龙暗忖只为了这两位好朋友，牺牲自己也没话可说了，何况嬴盈又是如此尤物，坦诚地道：「我刚和令妹说过话，以前的事不再提了，但日后如何发展，则仍难逆料。因为令妹对管中邪非是无情，田猎后我便要离开咸阳一段时间，谁都不知在这段日子里会发生甚么事。」

昌平君断然道：「那不如先定下名份，若管中邪仍敢来逗小妹，我们就可出面干预了。」

项少龙把心一横道：「假设嬴盈肯答应，那就这么办吧。」

昌平君两兄弟大喜，亦是心中感动，明白到项少龙有大半是看在他们的情面上。

昌文君最冲动，立时退席去找嬴盈去了。

此时吕不韦忽然起身向太子丹敬酒，同时道：「尝闻贵国剑法善走轻盈险奇的路子，不知可否让我们见识一下呢？」

场内立时静了下来，人人均把目光投向太子丹。

项少龙心中一震，知道多次和太子丹接触的事，已落入吕不韦耳里。

现在他就是借故公开挫折燕人，好向自己示威。

假若自己被迫动手，就更正中他下怀。

现在谁能击败他项少龙，将立可成为大秦的第一剑手了。

